

街頭講話

柳 湜 著

街 頭 講 話

柳 從 著



一 九 三 七 年 三 月

前記

遠在一年七個月以前，新生編者曾經屢次和我商量，要我替新生寫點什麼，照他的意思，最好開社會科學講座一欄，讓我每期『講』一次。我記得，我當時頗不贊成設什麼講座，因為『講座』似乎太堂皇，嚴肅，不適合新生讀者的要求，同時像我這樣『半瓶醋』的人，站在『講座』上去，實在也覺得有些羞愧。後來他同意我『愛談什麼就談什麼』，於是從廿三年八月廿五日的新生第一卷第二十九期起，到新生停刊止，除開稿子被圖書雜誌審查會抽去外，每一個星期都替新生寫過一篇『街頭講話』。新生停刊了，雖然我預備說的話還未說完，可是我的筆也同時擱下。但是新生的讀者中，也還有些人並未忘記『街頭講話』，特意寫信告訴我，希望我能把它寫完，在別的刊物上登出，或趕快印成一本書。這些

II 建議，我都未曾『趕快』照辦，現在想來，很對不起這些求知的朋友們。

『一二·一六』以後，因為從許多到過『民間』的朋友們的口中，喊出大眾需要適當的讀物，但社會的供給却沒有，很引起了許多關心大眾教育的人注意。我有幾個好友又想到我寫的『街頭講話』了，他們勸我抽些時間，把沒有說完的部份補寫出來，權且補補這缺項。在我自然也是同意的。但是幾次的決定，總被別的雜誌的定貨所破壞，我非常的感覺遺憾，到最近我才下了一個最大的決心，在三個星期內將全部講話續完，並且將新生上發表過的三十五篇，也一一加以校正。現在這本書總算是可以印出了。

關於這本書的內容，我不想說什麼，一切都讓讀者批評者去說吧！不過我對於這本書的編製以及寫作態度上，却還想說幾句話。

在編製上，有人主張按文章的性質分作若干部份，並且掛上『政治』，『經濟』的小標題，使讀者知道，這些『談天』，也原是按照社會科學一定的系統

的。但我却未這樣做。

我覺得那會變爲『四不像』，這裏談的是信口扯來，最多也不過做到像鄉巴老談上海一樣，能引起讀者對社會科學的一種景慕，已經是成功了。那敢冒掛着社會科學的牌子，自己一點不知羞愧呢！所以我竭力保有本書原來比較輕鬆的形式，以切合『街頭講話』的意義。

但是在這篇『前記』中，我却要把這些『街談』按照社會科學的分類加以指點指點，這與以上的意見不是矛盾的麼？不！這不是嚴格的分類，說我某幾篇是談『經濟』，某幾篇是談『政治』。這裏的指點，是說某幾篇乃介紹『經濟』，某幾篇乃推銷『政治』，作爲一個社會科學推銷員口中的話，那還是需要的。

那末，本書五十篇文章中，一——二兩篇就算作『總論』罷；三——六是『社會』；七——十四是『經濟』；十五——二十八是『政治』；廿九——三十三是『道德』；三十四——三十八是『宗教』；三十九——四十是『風俗』；四十一

——四十四是『藝術』；四十五——四十八是『哲學』；四十九——五十就算是『科學』吧！

至於所謂寫作的態度呢？那不是對讀者說的，本來在這裏不必多嘴。但爲了恐怕這樣一本東西，偶然也落到某一位真正不折不扣的科學家或文學家的手裏去，因此而引起雙方對我夾攻起見，所以也須得在事先就有一點交代。我寫文章本來是近三年才有的事，自己不僅不懂科學，文學，就連『文章的作法』，也是從來沒有研究過的。也許因爲自己沒有專門，也就不受專門的束縛罷！我在和一些知識大不相同下的朋友們討論一個什麼理論上的問題時，總覺得抽象的理論不容易了解，在大家聚談中，越說得具體些，就越好懂，越博得大家的會心的微笑，越說得抽象，越說得像『煞有介事』，面孔上登時就減少笑容，認識的門對於大家好像是高不可攀的，這是我的生活經驗。這種經驗正與現在有人在提倡『科學與文藝結婚』，『理論形象化』這些呼聲，恰相符合，的確這還是值得注

意的一個問題。

因此我在寫作方面，不知不覺中受到這種事實的影響，這是很自然的。本書的文體，也許對於科學，或文學雙方都要變為罪人，也說不定，但我並不以『非驢非馬』為恥。我感覺慚愧的是自己對理論還不深入，對文學的手段還太薄弱。我不以本書寫作的缺項，對自己寫作的態度就懷疑起來。

無疑的，這些習作僅僅還只提出了我對於『理論形象化』的主張的一種傾慕，離成功之路遠遠的很。在文章的形式上，尤其覺得沒有利用夠大衆所熟習的形式，是一個不可原恕的罪過。因為所謂大衆化的問題，並不是單憑學者的想像，不管大衆目前的文化水準，接受性，而武斷的創作的。我在這一方面，現在正在注意。在最近的將來，如果還要寫理論的東西，我想，第一要做到真正的『形象化』，第二想試用『唱本』，『彈詞』，『演義』，『故事』等形式，真的做到『街頭』的人一看就能夠通曉。我對於新的形式的創造的了解，覺得不是

單憑幻想，不是死板的模仿法布爾或伊林先生，或在苦雨齋欣賞衛生香豆腐，而是吸取各種最能活潑的表現內容的要素，通過實踐，形成一種新文體。在當前國難期中，寫作者站在喚起民衆的意義上，寫作的形式，我以為越接近大衆，大衆越熟識的越好。這是我個人看法。在街頭講話中，無疑的是沒有做到的。

最後，我希望科學或文學方面的朋友們能夠給我一些指示，同時也等待讀者諸友更具體的意見，我願虛心受教。這一冊不成熟的東西就作為紀念新生而印出罷！

柳 湜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於上海。

目 錄

躍平

一	關於街頭講話·····	一
二	生活經是什麼？·····	八
三	生物的家·····	一五
四	願不願由你·····	二二
五	我們可以改變世界·····	二七
六	如果人類停止了勞動·····	三五
七	從這裏拆穿西洋鏡·····	四三
八	一盒火柴內藏着的祕密·····	五〇
九	它的身份·····	五七

一〇	爲啥一盒火柴會有錢賺·····	六
一一	『你要裝給我看』·····	七〇
一二	僅有小聰明造錶·····	七
一三	常百萬的故事·····	八三
一四	這隻吃人不吐骨頭的大蟲·····	八九
一五	從離地較近的談起·····	九六
一六	由『國際大飯店』說起·····	一〇三
一七	三大悲劇·····	一〇九
一八	總算是進了一步·····	一一六
一九	毀掉那把交椅以後·····	一二三
二〇	不是垃圾不成堆·····	一二一
二一	政治上的狸貓換太子·····	一三九

二二	巴力門·····	一四
二三	閒話衙門·····	一五
二四	冷門·····	一六
二五	解一個謎·····	一七
二六	又在另一種人口裏喊出來了·····	一八
二七	掃台戲·····	一九
二八	新的時代的序幕·····	二〇
二九	再向上一大步·····	二一
三〇	行爲的標準·····	二二
三一	力量和勇敢·····	二三
三二	十七世紀貴婦的戀愛·····	二四
三三	可尊貴的傻氣·····	二五

三四	街堂內的風波·····	二四二
三五	嚙哈神奇·····	二五〇
三六	人造的神·····	二五九
三七	神秘都是從賭場中來的·····	二六九
三八	怎樣去說服他們的成見·····	二七八
三九	少見多怪·····	二八七
四〇	把戲弄穿了·····	二九六
四一	藝術是什麼·····	三〇六
四二	什麼時候就有『綺雅海』·····	三一四
四三	私家花園和將來人類的花園·····	三四四
四四	怎樣使它成爲教育的工具·····	三四四
四五	哲學的踪跡·····	三四二

四六	她的氣量·····	三〇
四七	最大的『口舌』·····	三六
四八	作爲解放自己的戰術·····	三七
四九	賽恩斯先生·····	三五
五〇	賽恩斯先生在蘇聯·····	三八



關於街頭講話

站在街頭上說話的人，同蹲着聽的羣衆，無論古今中外，大致都是一些穿短衫褲的朋友罷！真正的士紳名媛，在這擾攘的途途，是從來不大停留的。住在高樓的人，一向看不起的是街頭人。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母親就不准我一個人到街上去玩，因為怕我學壞。誰會教壞我呢？自然是這些街頭人。據此類推，街頭的談話一定是不大能入正人、紳士之耳的。但街頭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因為人多，所以熱鬧，有趣。我自小就心愛它，覺得它並不如大人所說的那樣壞。後來，我長大了，能夠自己翻讀西洋史，纔知道原來法國今日的文明，就要全然歸功於這些街頭人，而那長列的濃蔭古道，的的確確就是法國文明的發祥地。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當時我想。

以後，我又在歐美歷史中看見許多『高貴的人們』，在某些時候（大概是他們要羣衆的時候），也走下樓來，步入街頭，揀一塊空靜場所，對羣衆說話。雖然，這些高貴的人們說的什麼話，我已不大記得了，但街頭人被人漸漸提高重視是無可疑的。至於，當我看見一個革命者，或街頭的人羣自己在街頭怒吼，也居然使樓上人顫慄起來，我簡直魂飛室外，佩服到五體投地了。

這是我十三四歲以前的一點記憶。

隨着時代的進步，街頭上的人的知識自然也比昔日住大樓的人還要豐富了。街頭上的人，現在已另創了一個新的世界，它的面積就佔住地球的六分之一。六分之五的街頭人，雖然還未建造好自己的住屋，不免仍然流浪街頭。但他們都已漸漸感覺到自己需要新屋子住了。如何去拆毀那些不合式的舊建築？如何計劃創造中的新工程？這兩種巨大的工程，現在正被千千萬萬的心所吸住，成爲全世界街頭人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由這關心所造成的，是大眾迫切地要求參加這拆毀與建築房子的工程時一切地應備的知識。於是，素來被洋樓的學者所專有的社會科學知識就一天天在街頭生長起來，成爲街談巷議的極平常的大眾的談話的資料之一了。

在中國，社會科學還未能變爲街頭的東西是不能否認的；同時街頭人一天天急切的要求着它，也同樣的是一件事實。『街頭講話』就是想按着目前街頭人的需要，對於街頭人應該知道的關於社會科學基礎知識方面，作一點隨隨便便的講話。

首先我要向大家交代一句，我自己雖不是完全屬乎街頭的人，但自己也沒有自建的住宅。目前是住在我的主人的樓下，也極希望大家能有好房子住，我也能分得一間半間給我設榻。所以，我與街頭人一樣的心理在講求拆毀與建造的一切知識。因此這裏要談的，雖然標出是社會科學，可是，我並不想將整套的『洋樓講話』拿來當做禮物送給大家，也不想將外國『街頭的話』原封原樣當做是『我

們自己的」，我不能如此做。我不能離開中國的街頭的實踐，去談天說地。

因為『街頭講話』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的工作；並且還是一種嘗試。所以，這裏面要講的還不是整套街頭人應學習的系統知識，講話的重心不能不專重在洗清街頭人腦中的沉澱及不合色彩的映片，對日常從街頭所感覺到的一切現象作正確簡明的科學的分析。同時在解釋現象時，提出我們應記憶的科學的法則，使『感覺的知識』與理論融合為一。但決不就限於這一步而止。

我們學習拆毀與建造的原理固甚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從事拆毀與建造，不是專在認識與解釋一些現象上。自然，關於工程中的實踐，也不是這裏可以一概包括進去的，但我們不能忘記了它的聯繫，變成完全抽象的講話。我認爲這只要緊緊的握住中國大衆的生活的實踐，這一點，或者是今後講話每一篇的最高原則罷！

這末一來，這種講話自然不能避免名流學者所譏刺。或要認爲『離經叛道』

之作也未可知。但我自甘這種批評，我不妄想這些東西會被住在高樓的人們所重視，或意外的在大學講壇上居然被人提及。不！我所期望的是，它真能是街頭的東西，或近於是街頭的東西，切切實實地替街頭人解決了一些疑謎，增加了一些生活力。凡是街頭的人都要看，想要，看後還要傳看，認爲真是他們的東西，以外，儘管世人如何大罵，那都與我毫無關係。

但是，我對於來讀這講話的街頭朋友有怎樣的希望呢？我覺得，首先希望是大家從速從社會科學是難讀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不！社會科學並不難讀。你們一定應注意說難讀的話的人們，是否住在樓上？你要知道，只有住在高樓的人纔會怕我們大家讀懂了，要去毀壞他們的瓦屋，來自己造房子，所以特別散佈一種疑陣。我現在舉出一個故事，以破諸君的沉悶。

有一個當家和尙，在他出門前，一面交給一個徒弟一瓶白粉似的東西，一面說，你却不可打開，你如果吃下肚子，那馬上就會毒死了。徒弟在師父走後，一

個人在玩弄這瓶白粉。他仔細的攷察，覺得這白粉並不像毒藥，反而有點像白糖。因為他一向相信師父的話，他在師父下山後半天，依然不敢打開來試試。一直等到深夜，師父還未歸山，此時徒弟肚子也餓了。又想到那瓶像糖的白粉上來，因此，他就打開來嚐，果然是一瓶白糖。原來是師父惟恐徒弟偷嘴纔故意說了一回大謊。

說社會科學難懂，或故意把社會科學寫得難懂，等於現在有許多人提倡文言，反對大眾語似的，都與那位師父一樣在說謊，我們却應摹倣那位徒弟，我們應自己去嘗一嘗啊！

最後，我還得交代一句，街頭講話雖然好像說三國演義似的，要說多久，連自己也不知道。不過它也是有章回的。每一次所說的，雖然有一定的綫索，但每一回却都是獨立的，這無妨「聽官們」的不便。因為我深知道，我的書場既然設在街上，聽客自然是一些沒有安定生活的人，那能希望每一聽客，次次能到呢？

我祇要看了每次書場上人是滿滿的，就心滿意足了。所以聽官們不必顧慮到我以前沒有聽到前段，就不能聽後段，固然，能全聽到是好的，但今日街頭人的生活實踐，却只能得到一點就是一點，連連場的聽恐怕都不許可罷！

這就是本書場開張的交代了。

生活經是什麼

自從前天我在大街上說出社會科學四個字來的時候，就有兩位朋友不大高興起來，好像批評似的說道：『什麼是社會科學，我們所要知道的是生活經』。不錯，這批評一半是對的；但那位朋友誤解的地方，就是他不知道我要說的正是『生活經』。社會科學正是一種『生活經』。不過，普通所謂『生活經』，大概是指個人生活的門路，社會科學這種『生活經』却是指一個社會生產集團，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大家的生活的門路罷了。『生活經』三個字因為我嫌它太不明白，所以用了這四個很生疎的字。至於要說的内容完全可以包括生活經的意義的。

又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他說：『我們現在連飯都會沒有吃了，那裏有閒工夫聽你說東說西呢，我們要知道的是眼前的事，我們身外的事，我們那能管得着

呢？」

這話也有一半道理。我們要知道的是眼前的事。但眼前的事實在就太多了。太容易知道了。而我要說的也正是眼前壓在我們大家頭上的事，我們不能不管的事，尤其連飯都會沒有吃的人更不能不了解的事。這些道理，說來並不艱深，在外國已寫成大衆讀的書了，但在中國却因文字太難，大家看了書就害怕，所以那位朋友聽了說書以爲就了不起了，一定是什麼大道理，要住在高樓的人纔能聽懂似的，其實，我們要談的還是擺在我們眼前一些極平凡的事。

我們是天天在街頭混混的人，每天所看到的事就不知道有多少。就說上海罷，上海的交通多方便，有汽車，電車，輪船，飛機，有無線電報，電話；上海的建築多美麗，有二十四層的大樓，幽靜富麗的別墅，廣大清潔的公園，莊嚴華偉的紀念碑，塔，人像；上海的享樂場所多闐氣，有劇場，舞場，有聲電影，回力球，跑馬，跑狗，有各地的小調的播音，令你心醉。說吃的罷，有大菜，有中

菜，有……有……有……有……，真是說不盡的山珍海味，在等待你開尊口去叫喚。然而，我問你這一些現象就是上海嗎，你或者要說，這還不對。上海雖然有這樣的繁華，但同時也還有黃浦灘頭整千數百無衣缺食的苦力，黑夜就躺在馬路上，或藏在蘇州河內穢水中的破爛的船室裏。大馬路仍有黃包車夫，拾煙頭的瀛三，告地狀的乞丐，工廠門外有的是失業的人羣，薦頭行內坐的是找事的大姐。夜晚上街頭做的是人肉交易，黑心買賣。天天新聞上登的是罷工，怠業，捉捕，電刑，自殺，殺人，發狂，綁票，梅毒，肺病，紅丸……等等等的消息，然而，你把這些現象再加上，那就是上海嗎？仍不是的。

或者你要說，上海還有租界，洋人，兵艦，洋旗，水兵，洋行，銀行，洋鈔，洋娼等等，我還未說到的。即令我們統統算上，無限的排列起來，決不能說這就是上海，瞭解了上海，認識了上海。如果我們只知道了這一些碎片就算交關學問，那馬路上的瀛三先生都要做上海博士了。這些事情只能說明上海社會一點

性質。這猶如一個鄉下姑娘從城市回到家鄉後，別人問她在城裏看了些什麼？她就數她一個一乾二淨，自傲自己上過城了。

但這一切現象，我們細玩起來，都是人與人間的關係。譬如洋大人與我們，闊人與窮人，老闆與勞動者，房主與房客，娼妓與嫖客之間，都各有一種特定的關係，以上的萬千的現象，又各有一種人與人間的相互影響，這些關係，就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

這萬千的關係，是彼此相關，像一張網一樣聯結得異常複雜。你就請一位細心的小姐，也不易一會兒理得清的。但他們之間，却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因果關係的解釋，就是說有了娼妓制度，就必然有梅毒流行；有了私人開工廠的制度，就必然有資本家，勞動者，失業，罷工等等；有了帝國主義就必然有殖民地，戰爭，屠殺，租界，特權；有了不做事的闊人，就必然有忙得不得開交的苦力。這真是說不勝說，舉不勝舉的例子。

社會現象既然有一種這樣的因果關係，那我們就不怕如何繁複，我們可以找到這一個繭子的絲頭了。社會科學之所以比起鄉下姑娘談城市的熱鬧要高明，就是它不是講一片片的閒話，它要理清繭頭，找出因果的關係並說明這些現象的所以然的緣故。不獨如此，它最重要的，還在告訴我們街頭人，如何去改變一些於我們生活不利的現象，使我們生活開展，向上。你看這不是生活經是什麼？不過，我已在前面說過，它不是站在個人着想的，個人的生活要包括在大家中去解決。

我們還要知道，人是社會的一份子，同時人亦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本身，並不是什麼靈怪，也完全是物質。所以我們的家，雖然乍看起來不過是社會，其實社會是在自然中，所以我們除了遇到許多社會現象外，又要遇到許多自然現象。自然現象，我們也是天天感覺着的。這裏有物理的，化學的，生理的，心理的各種現象，並且也相互的有牽涉。不過這是自然科學的『閒話』，這裏暫

且不說它了。

但我們要知道，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是有密切的關聯的，因為人類所組成的社會是生在自然界中，人類的生存，營養就是靠勞力去採取自然界的物質的，這一點我們應該特別的明白。這是生活經上不能不提及的啊！

中國又有一句俗語，說靠『天』吃飯，『天』是什麼呢？天並不是神，就是自然。就是說人類生存一半要靠自然，但要注意的是大半還要靠自己去改變自然，自己從自然中找東西吃，不能純粹『靠天』吃飯。

人類社會是如何構成的呢？這不是簡單的幾句話說得清白的，現在勉強的用上海的大馬路打一個比喻。馬路的地基是經濟關係，在這馬路上建有許多層的大建築物，那就是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風俗，藝術，哲學，科學。大馬路地基發生了地震，變動，先施永安等全部建築也要坍塌改變。這道理不是一天所能說盡的，所謂社會便是這種種社會現象及其聯繫之總和，綜合，統一。研究這全

部的門路就是社會科學。這就是全部生活經的大體。我們要知道最近的事，同時不能不知道很遠的事和很古的事。所以書也不能完全不讀，更不能完全不聽。因為很多的事，在今日的南京路，我們是看不到的，聽不到的，我們仍不能不管它。

以後我們就分開來一一解說罷！

生物的家

我們在以上的講話中，曾經交代過，人一生下地來就是在社會裏，同時社會是藏在自然的懷抱中，我們人的本身也就是整個自然的一部份。不過，人這種東西，時常有兩種癖性，一種由於生活的高壓使他只知道一天天地過活下去，不敢多想事。昨天已經發生了什麼，明天將要發生些什麼，很難使他想起。所以凡與他的一天的生活自早到晚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就不容易引起他的注意。所以我們生在自然中，並不了解自然，這猶如魚在水中，不知道水一樣。

在原始時代的人對自然沒有正確的觀念，現在我們鄉下的祖父輩也大半是模糊混沌。他們就把那自己茅廬前後的山溪風月，當作宇宙（即自然，又稱世界）真比井底青蛙無異。另一種是由於狹隘的社會生活的利害，使他不敢認清真理，

反將自己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來人化自然，故意誇大了人性，以爲宇宙是由一種特殊的人造的，人爲『萬物之靈』呀！『宇宙並不真的存在，只存在在人的頭腦中』。他們說了許多鬼話，不是說自己的『法力無邊』，創造了世界（卽宇宙）。就是說本來沒有世界，或者有一個靈怪在那裏主持世界，好像他們統治地下的僕人似的。他們鬧得烏煙瘴氣，夾七夾八，造成了一種統治僕人的宇宙觀。他們在骨子裏呢？也知道這是謊話。但這謊話却與自己確是有益。

在我們的街頭上，平日聽見的是鬼話多過人話。現在天不下雨就設壇祈雨，七月半到了，大街小巷都在打醮，設盂蘭會。南京路那樣的洋場，也還留存了一個鬼氣十足的虹廟，有不少的『善男信女』在那裏許願求財，希望中航空獎券。他們這一切的來源，都是對自然不了解的結果，都是那種統治僕人的宇宙觀在那裏發生力量，顯它的魔力。

至於我們常在上海街頭混混的人呢？我們的實生活却漸漸不相信這種欺人的

宇宙觀了。譬如在這樣的炎天裏，我們夜間總是躺在黃浦灘邊的草地上的日子居多，在衆星朗朗的天空下，遙望天空，自己對於宇宙總不能不發生一點思想。我是常常自己對自己發出一些傻問的，我是誰呢？我是我父母的兒子，子女的父親。不錯，我還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我還是黃種人。由此，我更想到我是屬於人類的一份子，人類又是屬於動物的一份子，動物同時又屬於生物世界的一員呀！我想到了這裏，我就想到我現在躺着的黃浦灘，是中華民國的國土，是東亞的一個大都市，東亞呢？東亞是屬於地球的一部分呀！

這時，天上的星在向我弄笑眼了。使我記起了一位朋友告訴我的話，地球也是一顆小行星，我們是寓身在這一小行星上面的一件小生物啊。我們的家的這顆小星，也與忙人一樣的在那裏行動，她步着鴨蛋式的步子，在那裏跟隨着她的愛人太陽團團轉。這太陽名叫恆星，她在恆星中却是一位最不出風頭的小妹妹，因為宇宙像這樣的恆星就不下千千萬萬，像孩子吹肥皂泡似的，一團團的浮在天空

中。我們知道，天上這些『明星』們也與地下的『胡蝶』，『徐來』相似，是最出風頭的。她們都很勢派，都愛活動，我們看見她們都不是乾乾淨淨，孤另另的一個歸一個，在天空中旋轉，她們的周圍，都各帶着一大羣嚙嚙嚙的小東西，嘻皮笑臉的跟着轉，向着衆星所崇拜的仙子朝拜，畢竟是天上比人間熱鬧，偉大，使你到不能想像呀！這就是所謂宇宙大觀。

我又記起了我那位朋友還告訴我。我們不要望着星星發呆呵！世間上最大的星球固然使我們驚歎，誰知最小的東西反會使我們覺得更出奇呢？任拏大的宇宙中任何一碎片來，那裏面都包含了無數的祕密，包含了另一小的宇宙啊！一切物質，拿肉眼看來，好像是連成一片似的，但在實際上，一切物質都是由無數極小的東西構成的。並且這些小東西，也與星球那些大東西一樣的時時刻刻不斷的在那裏有規律的急速運動，形成了許多小的宇宙體系。這就是由分子原子和電子組成的一個宇宙系統，每一件物質是由許多分子構成的。分子是一個肉眼不能看

清的東西，它的大小擊比喻來說，如果把一個針指套裏面的水擴大到地球那樣大，那物質中的分子的大就有足球大了。但這小的世界又是由比分子更小的粒子構成的，這粒子名叫原子。譬如食鹽的分子，就是由兩個原子構成的。原子的種類，總共有九十二個。譬如自號爲『萬物之靈』的人；也不過是十四個原子構成的。但是原子並不是小的宇宙最小的東西，因爲它還不過是一種包有幾個粒子的空洞的空間球。這種最小的粒子名叫電子。電子在原子內，好像是一個小小的太陽系，它繞着一種帶陽電氣的中心核運動。電子是一切萬物的原料，萬物的差異，亦不過這些小東西在那裏作怪，他們因數量，配合，等等不同的運動而呈出形態罷了。這樣說來，宇宙雖然偉大而又新奇，但並沒有什麼神怪可說。一切多是由這些小東西在運動，小東西形成較大的東西，一直形成到不可言的星星的世界，五花八門的物質，千奇萬怪的種類。人也不必自誇，本身不過也是宇宙一分子而已。不過，因爲人類的屬性，造成了社會，利用了自然，自己更向前

發展，比其他生物要進步些，但是，這就好比孫悟空的筋斗，一翻雖翻得十萬八千里，但到底還不能翻出如來的手掌。人也不能離開自然而存在。

我想到這裏，我仰望着天上的星辰，我想不到廣大無涯的大宇宙裏有什麼主宰，有什麼離開物質而存在的精神現象。更不是只存在在人類的頭腦中，恰恰相反，它是在人類尚未來到地球以前，就是悠久的存在的，是確確實實存在的。

同時，我們不能不存着驚嘆的，是無論在小得不可開交的電子，到大到不可形容的星的世界，都是在一種規律的秩序中在運動，成了一種天然的法則。這法則是按着發生，發展，死滅的步調，進入更高級的新的歷程，一步一步的向前發展。無論是自然與社會現象中，都沒有兩樣。同時我們看不出宇宙的「目的」。

這就是人類的家，同時是生物的家。

願不願由你

人類是生活在自然母親的懷抱中，但這位『仁慈的』母親的懷裏，人類並不是她獨生子。這位多子的母親生性有點特別，她對於所有的子孫，一概都不姑息，也不偏袒某一個兒子。她完全『一視同仁』，讓你自己去生長，發展，完全要你自己獨立奮鬥，任你生生死死。

母親的家財雖然是無限的，但她並不傳給某一個子孫，她要你自己去掙取，你的能力能取多少，她却從來不會拒絕，同時也從來沒有隨隨便便的暗自給與過那一個兒子。所以，有人又說，自然是『仁慈的』，同時又是『殘忍的』。其實，這不過是譬喻的話，人間的母親聽了，不要心發罷！

我們總算是勝利者，雖然在自然界中，我們也不過是由十四樣原素構成的一

件物質，在生物界中，僥倖的做到了動物；在動物中，又幸運的做了兩腳直立，前面兩腳變成了手的兩腳獸。但這兩腳獸，在今日的自然母親的懷抱中，確確實實是頂括括的成功者。他已取得了他的母親最大的財產。我們自己雖說不必過於誇大是『萬物之靈』，却也不必過謙的否認自己努力的收穫呀！

我們並不是自古以來就過着今日這樣的摩登生活的。最初人類與普通禽獸無異，餓了只知向母親（自然界）的懷中尋現成的東西吃，冷了像綿羊似的大家聚着一起取暖，以維持自己的生活，並不能生產什麼新的東西。雖然，尋覓果實與魚蝦也要費大力氣，也可說是一種最簡單的生產方法，但因爲沒有改變自然物的原來的狀態，實在還沒有生出什麼，產出什麼，也談不上現在所說的生產方法。回想我們的祖先的當年來到世間，既沒有虎豹的銳牙利爪，又沒有龜鼈的厚甲堅壳，孤零零在一個廣大無涯的荒漠裏，受着風霜雪日的欺凌，嘗着虎豹豺狼的襲擊，真要替他們捏一把冷汗，他們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呢？

他們戰勝這一切的方法是結合互助。許多人聚在一起勞動，比一個人的能力要大，這是不用說的。人類能夠共同生活，所以他纔能生存。但人類結合而互助是他的生物的根性，並不是先有了獨立的個人，因為要對付野獸，才共同開會討論，而後有意識的，由分而合的組成社會的。人決不是生在社會之外，決沒有獨立經營經濟生活的可能。

諸君也許要說，魯濱孫飄流荒島也能生活了呀！我要告訴列位，那到底是小說家的空想，那位小說家在替初期資本主義鼓吹開發殖民地的冒險呀！即令退一步說，那小說裏的魯濱孫先生，他也是從文明世界裏帶了許多現代技術智識及獵槍，犬，小刀等生產工具到荒島上的呀！他不是一個像我們原始的祖先那樣孤單的人呀！

人類的生存競爭的工具，粗粗的說，就是人的共同生活。共同生活中，個人的勞動同時就是社會的勞動。從共同勞動中，自然一天天得着許多經驗。他不獨

採取自然物，他慢慢還能學會了製作，譬如捉了魚，還能把它製成魚乾，從以手捉捕，慢慢能利用網罟，於是禽獸每日用盡氣力只是一飽肚腹，人類却漸漸有了多餘，人類除了滿足『飲食男女』的需要外，漸漸就發生比前更繁複的需求，這種需要是由生產多了才惹起的。因為生產加多，同時需要也加多起來，又轉轉的想法子去再求生產方法的進步。同時改變自己，一天天與禽獸的生活遠離了。

這裏關於近代人類生產方法的一切變革且按下慢表，却先提示一點人類的經濟生活的來龍去脈。不過，要列位知道，我們現在都不是孤零零各人生活各人的，而是與我們的祖先一樣，仍是在結合互助。我們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我們生活在自然的懷抱中，可是同時，我這個人是社會的一分子。離開了社會，就不會有人存在，當然也不會有我，你，他，更不會有『街頭講話』呀！

社會呢？社會是剛才說的就是人類勞動的結合體。從我們的祖先的食物尋求，果物的採集，以及狩獵漁撈，到目下我們將自己的力氣論斤論兩的賣給工廠

主人去轉動機器止，都是由各個個人加入了某一種生產關係勞作的呀！我們就是在這樣的關係中被結合着，不過，我們自己不知不覺罷了。

我們的祖先最初的勞動，雖然是由各個人協力去做的，但祇限於用自己的體力去採集或佔有自然物，完全被自然環境所支配，並不敢向母親（自然）頑皮。雖然如此，它却明明已現出一種社會的過程，即由集合的協力與集合的經濟而定這種過程。我們在這中間，我們不難想像我們祖先們之間已發生了種種的相互關係，這就可說是社會關係。

人類爲了生活計，不能不取得最低限度的生產養料，要獲得生活養料，不能不有一種經濟行爲（即取得生活養料的勞動），個人的經濟行爲是不能單獨去做的，所以不能不參加社會的生產，不能不與許多自己以外的個人發生關係。這完全是出於生活的迫脅，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都不能不如此，它與個人的意志毫無關係。於是，所謂社會，才明確的被人意識到。人在生產過程中，天然的是在

共同的勞動，相互的合作，直接間接的發生了千千萬萬關係，這關係叫做生產關係。綜合這錯綜關係，便形成社會的經濟結構。

這是建築人類萬花撩亂的文化的基礎，但這基礎也是由着生產用具的進步，勞動努力的增加，勞動的對象（自然界的產物，原料及一切其他）不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改變。因此，社會也分出有許多名稱不同的社會來，現在，在這裏暫時都不去說它。

我最後要向大家說的，世上本來就沒有萬事不求人的人，也沒有離世獨立的人。列位都是生在社會中，並且是生在半殖民的中國現代社會中，你能不問當前的一切社會事情嗎？不能的。願不願由你，它總是要影響你。在要求了解目前社會一切事件之前，說了上面一些閒話，或者不是完全無干係的事罷！

我們可以改變世界

我們在前面交代了兩件事：一是告訴了大家世界有多麼大，人類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不要誇大，也不必自卑；二是告訴了大家，人類到底是一種最進步的動物，他趕上了原始時代一切的衆兄弟（一切動物），獨自艱辛的創造了一個社會，發展了今日的文明。

人就是這樣的生在自然與社會中，以自然與社會做自己的環境。一切的個人都不能不受這兩重環境的力量所支配。

就自然說，譬如現在的人類，因為住的地方不同，生理上就不得不有些差異，皮膚也就生出各種顏色了。因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就有的已走入高級的文明的階段的，也有還在半開化及野蠻的道路上。個人不能不受環境的決

定。今日『最文明』的美國人與愛斯基摩的人，在個人的本質上，並不是誰比誰天生的聰明，只是他們所生的環境不同，就生出天上地下的分別。個人，真正是非常的渺小，『願不願由你』，你總是環境的產物，你會頑皮，你總頑不過你所生存的自然與社會所給與你的限制。

但這不是說，自然與社會完全束縛你的手脚連動也不許一動，恰恰相反，人這種東西，一生下地來就是要奮鬥的。自然母親，社會父親，雖然一向對自己的孩子不會姑息，並且還帶一點冷酷，有時竟使你感覺孤零零的，一個人飄流在荒島上似的，了無辦法。卽就個人說，在今日這樣炎涼慘酷，祇有利害，缺乏熱愛的社會裏，個人英勇的突破壞的環境，創造了自己發展的條件的人，也正不少，這就是說，人類雖然不能跳出這二重支配，但人類是能自動的，有意識的一步一步去克服困難，人類對自然，不是以我去適應它，而是使自然來服侍我。人類漸漸的克服自然，其偉大驚人的成績是值得誇耀的。

同時人類對於自己創造的社會，不斷的用血肉去爭奪一天天的合理，更適於大家的生存，社會也就一步步的向前邁進，都是明白的事實。這又說明人類就是對社會也不是盲目的服從既成的一切，而是積極的向前奮鬥，決不會停止在某一段落為滿足。所以我們聽了以上的兩次講話後，並不必灰心，這是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的。我們不管是如何受自然的限制，受社會的威脅，展在我們面前的祇是無限的前途。

這有什麼證據呢？有的。

人類自從脫離了類人猿以後，人類在其經濟協作中，慢慢的學會了能把採來的樹枝加上一塊石塊，做成一把石斧。把樹條子盤成弓，取樹枝做成箭，磨石為利斧，刀等工具。自然這一切都是為勞動，是勞動的工具。這一開始，就改變自然對於人類的限制，人類每天狩獵所得就比虎豹每日所得要多，同時人類也改變了自己的性質，不再是人猿了。

人類自覺的變易工具，同時就是變化了勞動生產量，就是報復了自然的冷酷，他就知道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奮鬥。他們一方面在勞動中，經驗使他們天天對於勞動工具的加以改變，勞動生產量也就天天增加，人與自然的關係，因此也時時在改變。

這一改變又惹起了人與人的關係的改變。我們知道，人對自然的關係是勞動方法和其生產量，（技術），人與人的關係却是社會內協作及分工的方式。沒有人造工具時，那時的社會裏只有共同拔樹，採菓，獵獸，捕魚等簡單的協作，並無分工。生產的東西自然不多，沒有儲蓄，交易。分配的方法也極簡單，大家吃食用用就完了，決沒有人會藏起一條魚，一隻鹿，作為自己私產的。

等到人類中積聚的經驗越多，必然要發生一種特別的工具來記憶這些經驗，組織這些經驗，於是由勞動生出了智識，智識幫助勞動，發展了生產技術。人類的勞動工具一進到能用許多犀利的鐵器，農業手工藝的時代就一步步的到來，社

會便必然的發生分工。分工，其實就是協作的一種形式，是人類社會進到比以前較高級的階段，人類的生存是比昔日簡單的協作，無儲蓄的時代容易生存多了。

可是，這時社會的關係，也大大改變了。以前什麼事都是大家做的，一同採菓，一同狩獵，現在就職業上說，有了農夫，織女，鐵匠，陶匠，管理者，軍事家，學術專家等等數不清的系列。

同時，生產量這時增多了，自己消費不了，就發生了儲蓄並，發生了交易，因為智力與體力分工的結果，那些生產的指揮者，漸漸已將大家協力生產的東西，認為是自己智力與指揮調度之結果，就將這些多餘的生產物佔有起來，當作自己的私產，以後更變本加厲，公然的使用暴力取得他人的勞動結果，分配的方式更不是以前那樣平等的了。

於是平面社會的廣野上，是造了許多層的樓房，就有了一些高踞高樓的主人及在為這些主人勞動的奴隸。但是，雖然如此，人類在進化的過程上，這仍然是

一種進步的階段。

自然，接着手工藝而來的是機器生產的時代。勞動工具不再是許多零散手工具而是將這些手工具組織了機器，更由動力轉動起來，於是近代文明就開始了。自然，這是人類更進一步的階段了，對於自然，漸漸堪稱得支配自然，克服自然了。就人類的生存說，也比手工藝時代有了更適宜的條件與向上性。社會的分工的繁雜，令你沒有方法把它一一排列出來。今日製一只縫衣針，就要經過幾十道手續，經過幾十人的手。一個醫生，以前是什麼病都診的，現在不獨分爲內科，外科，卽就外科中某一病的某一病菌說，都可成爲一個單獨的專家，以外也就不必說了。

生產物的增多，更非我們的祖宗夢想可及，你祇要留心上海的烟囪，來來往往輪船火車的運載，就可推及一切。至於社會分配呢，諸位比我更要明白，誰佔有工廠，機器，土地的人就可以爲所欲爲，支配一切，像我們這些街頭上的人，

只有出賣血汗，它的價格是論斤論兩用銅子計算的。

人與人一切的關係也都與手工藝時代不同了，這裏只認洋錢不認人，就是連父子，夫妻，兄弟之間都是如此。這不是我多說了，諸位閉着眼睛一想，諸君中說不定有一位昨天夜裏回來，因為賣不掉自己的血汗不能預備家裏今天的早飯米，被你自己的妻子大鬧了一頓，這個事實不是最好的例子麼？

是的，人類並不以現在的文明爲滿足，人類還向着電氣化的前途邁進。這種更巨大的生產力的發展現在已開始了。這種生產力的發展，會使勞動生產量大到全人類『各取所需』那樣大，『自然』這時也將變爲人類的僕役，人與人的關係也將天翻地覆的改變。人類社會總會現出有史以來第一次人類兄弟的情睦，再沒有人支配人的事實了。大家同心合力去征服自然，展開人類的黃金時代。

人類的歷史是向前進的，這就是我還出的證據。人類是不斷的創造歷史，改變歷史。從來沒有滿足過。

雖然我們在某一階段，我們不能超過這一階段客觀條件的限制，但是我們要緊緊的抓住每一時代的環，並往下推移下一環，無論站在我們個人，或大眾的立場，對於當前的環境都要抱着打破現狀，創造自己發展新社會的條件。

如何去打破一切難關呢？這，要了解的東西還多得很，以後再說。這裏：我們希望諸位的是不要『聽天由命』，同時知道『事在人爲』，我們確可改變一切，連偉大的自然都要它馴服起來，如海京伯訓練野獸一樣，使它替人類服務。

如果人類停止了勞動

人類社會是勞動的結合，如果全社會的人大家忽然有了一天發起懶筋，停止了勞動，社會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不用說，在生產技術很簡單，祇知到山林川澤去採些現成的東西充飢，不知製造的我們的祖宗的當日，採在手裏，吃在口裏，那確是夠危險。一發懶筋，就是死命，而四五十人的小社會，登時就要滅亡。卽就後來說，人類除兩隻手外，還能利用畜力，風力，水力並且有了簡單的機械了，生產有了剩餘，我們以爲大家稍微發幾天懶筋是沒有關係的。其實不然，我們也常常看見因爲這種社會的勞動組織不好，就發生社會的枯萎與死亡，不要說大家真的停止勞動了。

就是今日，像美國那樣會生產的國家，像現在正在狂熱的紡織業大罷工，已

經鬧到全美雞犬不寧了。這還祇是一小部份衣着料工人向美國資本家開一點小玩笑呀！如果全世界的人，果真有一天大家都要發一次懶筋，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全世界的生產機關，交通機關自然全停止了。像倫敦那樣的城市，它碼頭上不再有糧食運到了，不到三天，恐怕全市就要連餅乾糖果都要吃得一個精光。夜裏自然也會沒有電燈，沒有電話，沒有無線電播唱，全變為一個黑暗而又死寂的世界。那時洋燭也許要賣到十金鎊一枝也說不定。不，那時商人也發懶筋呀！你連買也會買不着，只能過着黑暗日子。是的，沒有燈還可以熬過，水是要喝的啊！那時自來水也自然斷了，不要說人沒有水喝會變為魚上了岸一樣的厄運，就你家的抽水馬桶，沒有水如何將那些黃燦燦的東西，送到十八層地獄裏去呢？那就夠你麻煩了。

啊啊！我不必再想像了，那日子是不能延長的，一定不到一星期，剩餘的東西，都吃光了。世界變得不成一個樣子。如果大家不再高興起來，要繼續懶下

去，那也沒有例外，非把社會弄到滅亡不可。

這種事實是不會有的，我們不要怕天會掉下來打自己的腦袋。我們這裏要注意到的是，如何使上回講過的那種生產力的東西，能夠好好的開大步走，我們却想過一點好生活，有個更進步的社會，決不會發懶筋的。

我們知道，社會的基礎就是看我們有怎樣的工具，有怎樣使用工具的能力，能夠運用一些什麼樣的原料，這些我們在以前已經交代過的。社會的變動最基本的就是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能力並不是由於幾個聰明人想像出來的，它是要受當時的技術，當地的環境所限制，譬如沒有鐵器的時代，煤雖與現在一樣藏在地下，可是不是人類的燃料，更不能發明蒸氣。人類不能依自己的意志隨便選擇一種最進步的生產力，它總只能按照某一時期，某一技術階段所許可的，既有的生產力的狀態着手去改造。人類對於生產力的創造是由簡單到複雜，由無意識的到有意識的，由徐緩得像駱駝步行沙漠，到飛機御風而行的一日千里的飛躍。

隨着生產力的變動，社會也同着變動，過去的人類社會曾經唱過一些什麼拿手好戲呢？在上一次已經說過一點，不過那祇是從人類努力方面舉出的例證，不是着重說明生產力。現在我們還得跟着以上說過的要更詳的說一遍，就請生產力先生的引導來回顧人類數千年的歷史罷！

最初我們的祖先拿着樹枝與石塊作成的石斧躍出舞台時，這裏的生產力是這樣表示的：『人』+『最簡單的工具』，生產性質是只採取不製造，勞動生產量是『採在手裏，吃在口裏』，沒有剩餘。這時代，社會的評論家（即社會學者）把它叫做民族的原始共產制度，以母性為中心，經濟關係是無剝削為特徵；共同生活的範圍呢？小得很，祇有四五十人為一族。這是自然經濟的時代，一切都是直接分配，沒有交易，沒有市場。

接着生產力進了一步，採取了『人+畜』+『工具+機械』的形式，生產的性質就變為原始的農業及畜牧了，這裏『製造』已成了主要的，『採取』漸漸變

爲不重要的成份了。勞動生產量因而增加，除了男男女女都吃得肚子飽以外，剩餘的東西漸漸發生了。

因爲生產分工的結果，男性在經濟上漸漸取得優勢，氏族共產體便崩潰下來，舊的經濟關係已被新的生產力所突破，於是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大家庭共產體的形成。這時共同生活的範圍已擴大到三五百的人羣，組成了村落或部落了。這是家庭的自然經濟的時代，村社與村社之間已開始了物與物的交易了，但非經常的狀態。

等到『人十畜十風水力』十『機械』這個公式代表生產力時，所謂封建國內自然經濟的時代就登場了。這時農業畜牧業都比以前進步，新的手工業也發達起來，剩餘的生產品增多，原始的共產體就再不能維持了。舞台這時出現的是裝作人君，儒牧（卽士大夫，官僚），商人，農奴的各色的人物，這時一個人君的國度要統治數千的人。

生產品有了多餘，勞動分工的發達，自然促起了交易經濟出現，買賣成了經常的事業，市場也就正式成立起來。這時生產力進展到『手藝機械』，城市中的手藝技術大大的改良，自由手工業者及自由農民，小本商人，變為舞台的主角，所謂人君等漸漸失去了昔日的威勢，數萬人的大城市也建立起來。

在『人十畜十氣力』十『複雜的組合機械及機器的自動機』的這公式代表生產力時，所謂現代文明就揭開了序幕。資本主義制度是以純粹交易經濟為特質的。這一時代，大機器工業生產，瘋狂的只為着賺錢，造出了連自己也不能知道是否可以販賣出去的東西，名叫商品，無孔不入的遍佈全世界各角落裏。

這就是我們的時代。其經濟關係，諸位也很知道，它特別明顯的把同是一樣的人分做兩種不同的人類，一種樓上人，即佔有生產工具者，一種是街頭人，即出賣勞力者。樓上與樓下雖然中間也還住有一層層的人口，但他們是可上可下，大致往上的少，跑下的多，所以在此地不必細分它，這時人類共同生活的範圍就

擴大到可驚了。首先將幾千百萬人組成所謂『民族國家』，進而形成了世界市場，造成世界經濟，統括了全人類。

我們是生在這一階段，這一階段的經濟生活，是我們以後要特別分開詳細說的，在這時代以前的也許就略去不說，今後的，自然等到適宜的時候再詳細說。

此時，我要告訴諸位的，就是我今日送給諸位的只是一些進窺社會秘密的鎖鑰，指示了過去人類的經濟關係是如何的受着生產力的規定，這些經濟關係表現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即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及資本主義制。

不錯，生產力的進展，雖然就是人類的進步，在原則上應該是每個人都無不爲這一進步的目標努力的。其實不然。人類歷史上總是有二種抗爭，樓上人因爲他們已是支配的主人，所以總想維持那高高在上的勢力，譬如秦始皇，他就想維持秦氏天下到萬世不滅。他是舊的生產力的代言人。街頭的人們，他們總是代表一種新的生產力，想創造一種新的生產關係的。他們主僕之間是一向認真，不僅

睜睜眼睛，動手動腳，到了某時候還用真刀真槍廝打的，歷史上滿是這樣的全武劇。由一個社會制度轉爲另一個社會制度時，從來沒有和平平過，總是經過一種很可怕的戰爭。

譬如現在的生產力已昭示了電化的道路了。今日私人經濟制度內就不許你有實現的可能，現在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度裏，反在天天低減生產力，如婦女打胎一樣，你說怪不怪呢？

反觀歷史，大致總是如此，然在胎內的孩子也總是要出生的。人類到今日雖然有一部份人離開了勞動，但是同時也出現了『不勞動不得食』的話。結果，終究非大家勞動不可。如果人類果然全體停了勞動，那自然就是到了社會的末日。

從這裏拆穿西洋鏡

閒話少敘，言歸正傳。

却說我們現在所住的這個大社會（即世界），頭上戴了一個什麼大名呢？大家都說慣了，它的榮名是資本主義。現在祇有我們的北鄰的五房兄弟那一對新分了家的小夫妻，名叫蘇聯的，過着另一種新生活外，其他房份的兄弟，還艱難的過着老的日子。

至於我們中華這一房份呢，說來慚愧，在昔日所謂封建的家道中，也曾當過家（即大社會，或稱世界），榮耀過宗譜的，但因爲百餘年來子孫不爭氣，現在連比東鄰的滿房都比不上，天天還要受他們的閒氣和欺侮，主要原因，就是人家都改用機器弄飯吃了，而我們仍是用些小手工具，做些小本生意，一天天窮得像

個癩三了。

近幾十年來，衆房兄弟都欺侮我們，他們仗着發了橫財，已不認得大家原來都是骨肉了。我們這一氣，非同小可，一氣就是八十多年，這中間我們拆穿了他們不少的西洋鏡，覺得非自己建立國民經濟起來，決不能報復他們這口鳥氣。但是因爲我們自己的氣魄太小，資本的壓力過大，一切企圖都告失敗了。我們社會弄得一天不如一天，所謂自己建立國民經濟，只學了一點時髦，裝飾了一下門面，造成了上海、天津、廣州等數個摩登都市，教會一部份人民吃巧克力糖罷了。

中國社會到現在還是頭上戴着西洋博士呢帽，口裏含着呂宋雪茄，身上披的却是花緞大袍，足踏的更是雙樑緞履，見了人點頭，又握手，並且還加上作揖灣腰，十足的表示資本主義還學得不像，一股半封建的酸味兒。這一些，在這裏我們不能詳表。

我們現在要談的是各房的家況，他們的致富之道。我們之所以要將話拉扯到

我們自己的家境，那是因為我們目前的『街頭講話』不能是空談，如果事不干己，我們爲啥要管人家的鳥事，在這裏閒嚼舌呢？我們不客氣的說，現在我們已將各房人家的西洋鏡都拆穿了，最最闊氣的大房的老英，二房的老美，三房的老法都只是外強中乾，都要破產了，至於滿房日本小子，他的得天已不很厚，更不用說，我們已看到我們已不能再走他們的路了。最有希望的現在似乎只有五房那對新夫婦，他們是創造了另一個世界。我們應走什麼道路呢？我們先應澈底明瞭各房的現象；尤其要先明瞭除開五房以外各房的真相。

既然，所謂資本主義就是各房致富之道，現代社會就是用這種建築術構造的。雖然各房由它發了橫財，又因它宣告破產了，我們却仍應研究它，資本主義是什麼呢？這話說來長，這猶如一個鄉下老遊過先施公司後，你問他，先施公司是什麼？他不能馬上很正確的回答你的一樣。雖然如此，資本主義是什麼，不是不能答覆的，不過，請諸位不用性急，聽我慢慢的道來罷！

現在你們也許一點也不覺奇怪，一個織布廠裏，一天織成萬千數匹布幹什麼？世間上怎能有那樣一個家庭，一天能做這樣多的衣裳穿？

你一定說，這有什麼奇怪，他們是出賣的。老闆開織布廠爲的是賺錢，他家裏的少奶奶真不希罕這個呢！她們的衣料從來也不穿廠裏的。

這話你對我說，我也不奇怪，你如果去問八十年前我們的祖宗，他就以爲你說瘋話。不錯，現在生下地來兩歲半的小孩子，就會叫媽拿錢去買糖菓，就知道糖菓是可以買來的。這話在八十年前又誰能相信？

那時代的孩子吃的東西大致都是自己家裏做的，並不要買，也沒有地方去買，大概這現象現在在窮鄉僻壤中還存在。布匹，糖菓，和千千萬萬說也說不清的衣食住行各類的東西，現在你就非買不能得到。

像我現在坐在亭子間裏寫『街頭講話』，精神寫得倦了，想抽一枝雪茄，喝一口開水，都非拿銅板去買不可。現在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掛有幾圓幾角幾分牌

子，標明價格。皮鞋是七塊錢一雙，跳舞絲襪是兩圓半一對，自來火是三個銅板一盒。這自然你不會奇怪，現在連人的身體勞力也掛上這種價格牌子了，你難道沒聽見過嗎？買賣人口雖然現在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但事實上你花上一千八百仍可以買一個美貌如花的女子，供你享樂，妓女更明白的由貨色的不同標出七塊，十塊，念圓一夜的價格了。至於我們街頭人出賣的呢？是勞力。二角洋錢可以買得一輛黃包車夫從靶子公園拉到先施公司的勞力，五角大洋可以買到你在紡織廠裏做上十一小時的勞動。兩，三塊大洋也可以買得一個作家寫一千字的腦汁。這些標出價格出賣的東西是什麼呢？這不用我多說，在實生活中生活的諸君都習以爲常的稱它叫做『商品』，『商品』了。

不錯，凡是出賣的東西都是商品。商品這東西都有主人的，譬如，我們雖一無所有，却有勞力，我之出賣勞力與張三或李四，都得由我，我就可以自傲說，我也是主人呀！但是做了商品的主人，雖然也很榮耀，但也要這商品能賣得出

去，如果布匹的主人不能將堆棧的貨兜賣出去，那樣多的布匹要它何用？我們滿身的精力，如果賣不掉勞力，那精力也會無用了。布匹老闆賣不掉布匹會鬧得關廠，將布匹燒掉或拋到海中去，我們賣不掉勞力會要『嗚呼哀哉』，『閉眼大吉』。這都不是玩的，所以商品最重要的是流通，越流得快越好。

你也許在這裏要說，商品這塊磚頭不僅是資本主義的殿堂的基礎，在我們過去社會裏又何嘗沒有呢？

我答道，這也不錯，成爲現在這樣猖狂的這塊磚頭，確是在母體內早就發生了。當我們的祖先不經常的用一條牛去換一匹布時，已經發生了它的芻形了。後來它一天天長大，變成用銀子去交換，也漸漸經常了。但它的魔力在三四百年前還小的很，誰會想到它今日如此的猖狂呢？

不錯，它成爲資本主義殿堂的基石是與人類採用『人十畜加汽力』＋『複雜的組合的機械及機器自動機』這公式同時開始的，它的發生却原是很久的呀！

我們知道，世間上並沒有完全是沒有母親的新東西，同時一切的新東西也是會養孩子的，孩子並不就是祖父呀！資本主義的一切秘密就都包藏在這商品中，我們就從這基礎部份開始去拆穿這西洋鏡罷！

一盒火柴內藏着的秘密

在我的寫字台上此時有一盒火柴，這火柴盒的蓋上印有一隻鳳凰，還刻上『瑞典國鳳凰牌』六字，這東西是瑞典國所製造的，現在販賣到中國來了。它是一件商品，諸位還有疑問嗎？

我知道，如果僅說它是一件商品，諸位也許點頭無語，如果我說資本主義的一切秘密就都包藏在這盒火柴中，諸位恐怕就要懷疑起來，說不定要我拿出這秘密來給諸位看罷！

不錯，說到那裏，就要做到那裏，不過諸位不宜心焦，要把商品內的秘密還它一個三清四白，是不容易的。

八十多年前有位名叫馬克斯的，就將這秘密寫了三大本比聖經還厚的書，現

在世界上的，真的好好的讀過這書一遍的還不很多。中國還有很多大學裏專賣經濟學的教授們連這書的名字還未曾聽到過呢！所以在這裏，我們不能將這一份的談話拉得太長，免得諸位蹲着腳酸啊！但這秘密還是要從這盒火柴中掣出來的。

諸位，第一我要告訴你們的，這盒火柴是一件商品，同時又不是一件商品，你說這夠不夠奇怪呀！不奇怪就不成爲秘密，沒有秘密就使得我沒有話說了。我說它是一件商品，因爲我給了煙紙店老闆三個銅板，他才把這盒火柴同我交換，我如果缺一個銅板呢？煙紙店的老闆太太就要罵出『癩三！你也配用火柴嗎？』

但是，我買到袋裏了，現在我將它站在香煙盤上，一根一根消費，眼見得不到三天，都用光了，剩下的自來火桿子，堆滿了一個香煙盤子，最後被娘姨倒到垃圾箱內去，於是連那鳳凰的影子再也不能看見，一切就此完事。這盒火柴到了我的手裏後，再也不能有外遇了。我當然也再無法去收回我花的那三個銅板。所

以從進到我的袋裏，就是說它已走出了流通界，好比女人走出了交際場，已嫁定了人。這時這盒火柴原來是叫做商品的，不再叫做商品了，它不過變爲一種消費物，這猶如小姐嫁了人以後，一定要改稱太太的。

在這裏也許你們還能想到，當交換不發達的我們的祖先的時代，自耕自織，自給自用，那時就根本沒有現代性質的這種商品。更說遠點，在原始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時代，就連夢也不能想到這二重人格的東西。再推到將來說，如果我們五房兄弟那種理想真的大家都採用了，『各盡其能，各取所需』，這盒火柴，它也要把那三個銅板的徽章拋掉到爪哇國去。同時我也要少受煙紙店老闆太太的閒氣，豈不痛快！所以商品並不是一件東西中凝固了一種什麼物質，故意要同我們窮鬼開心，爲難，它不過身上賦有了一種交換的鬼魔。

機器發達了以後，生產擴大了，交換更扯大了，交通發達了以後，又再把交換範圍擴大到全世界各角落裏去，現在瑞典的火柴也走到我的香煙盤子上來了。

於是，這商品身上賦着的魔鬼，就猖狂得空前無比，社會間人與人的勞動互助關係，在今日被魔鬼播弄得一點也看不明白了，誰還相信我們的祖先們，他們是如何的兄弟的情睦呢？現在我們大家都是拜倒在這商品之前，社會就是市場，人情也有時價，我們都把商品作為我們的時代之神了。

但是，這商品之神並不能久安神位的，它的生命完全寄托在交換上，在交換存在的時代雖用得着它，這一風頭期間一過，就會退下神位的。並且為時已不久了。

再回到這一盒火柴上來。我們僅知道這一盒火柴可以稱它為商品，又可以稱作消費物，這還不過露出了一點小小的秘密，現在我們要問，為什麼煙紙店老闆要怕我沒有火柴吸煙，而特意到瑞典替我們預備那許多火柴擺在貨架子上呢？

也許你要答道，「你在說瘋話呀！煙紙店老闆的太太又不是你的愛人，她那裏關心你吸煙沒有火柴這些鳥事，她的目的是賺錢呀！她那裏要直接到瑞典去，

她是從大的批發店批發的，那大的批發店又是從上海的瑞中洋行批發的，瑞中洋行呢？它才從製造鳳凰牌火柴的公司批發處大批的批發了，用大輪船運到世界各地的呀！那瑞典的火柴公司，才是真正供給你的火柴人啊！』

如果照這話推想起來，豈獨煙紙店不是我的愛人，中外批發商，瑞典火柴公司的老闆又那能算作我的朋友，不過都是在打算我的荷包內的三個銅板罷了。現在問題就是爲什麼這盒火柴能和幾個銅板交換，同時它是用什麼方法把它賣作幾個銅板的呢？

一盒火柴之所以能夠站到我的香煙盤子上來，是因爲它有供我吸煙點燈之用，在我甘心情願，我要用它。但煙紙店爲什麼肯接受這三個銅板，這不能不算一件奇事。

我們知道，在沒有銅板以前，我們祖先是用一件衣去換五斗米的。現在不過把一方換了銅元。在我們的祖先那種交易中，我們看得更明白，一件衣能與五斗

米交換，是除了因為甲需要米不需要衣，而乙需要衣不需要米，衣米都有使用的關係，這是一層。

此外還有另外一種關係，不然這交易還不能成功，因為我們從沒有見過人家用一條牛去換一口針，用百塊錢去換一條手帕。如果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價值的不相等，不能成交的。一件衣服與五斗米的成交，除了使用的關係外，就是他們的價值相等。現在煙紙店接受我的三個銅板，給我一盒火柴，按照交換的道理，必然是我這三個銅板中已含了一盒火柴的價值。這是一切商品中包含的秘密，沒有這秘密，一盒火柴不能掛上商品的徽章，到市場上去招搖的。

然則，這『價值』又是什麼東西呢？如果不是要交換，我們一定要想到人類的字典中一定不會有這個名詞。它也同商品一樣是交換社會所特有的徽章。我們如果不管交換不交換來看一件物品時，我們只看見，除開物品的物質的構成要素外，以外就只有人花在製造這物品上的勞力，在共同生產與消費的社會內，這勞

動是人與人間彼此互助的，並沒有論斤論兩的必要。這其間，人與人的關係，十分明白清楚。如果把這種交換關係加上，現在你拿了一疋布我牽了一頭羊，在兩人用途互易上都彼此願意時，要計算的就是我花了好多勞力織這疋布，你花了好多的勞力養這頭羊。如果相等，就成交大吉，否則，各人都掉着頭走了。

不錯，一切商品價值就是這樣決定的。至於說到一雙跳舞襪子掛上兩塊半洋的牌子，這兩塊半是價格，價格決定雖然還要受市場供給需要等影響，但最基本的是由價值去決定的。

一盒火柴的秘密，當然不祇如此。以上所啓示的秘密，不過是作爲拆穿西洋鏡的秘密的一片鑰匙。

它的身份

一盒火柴中藏着有許多秘密，諸君聽了已是吃驚了。其實是一件極平常的事。因為太平常了，往往反被人忽視，如果要過細追根起來，說不定要難住許多人。

現在的人，再也不會覺得一盒火柴賣三個銅板有什麼奇怪，也不會對整千整萬箱的火柴從輪船碼頭運進，又整千百的男女工人每天早上五點鐘就走進本國人開的火柴廠內去工作等事，有什麼值得驚異，自己拏五角錢做一天工還有什麼懷疑呢？這些人人自問能懂的事，如果要反問起來，火柴爲啥賣三個銅板一盒？爲啥會有這許多火柴從外國運進呢？這整千百的男女工人早上爲啥不曉得睡覺，要走到工廠中去？我們的精力爲啥祇賣五角錢一天呢？這些疑問，你們也許要說它

是優問，但不能說它闕得沒道理，要好好答覆起來，都是很有興趣的問題呀！

現在一點也不奇怪的事情，若把我們的祖先從地下復活過來，他將會如何的吐出舌頭，大叫『怪事怪事』啊！我們知道，一盒火柴出賣三個銅板，並不是自古就有的事。在我們的祖先當日，自己製造的東西自己用，再用不完，也不過稍微有點多餘和東鄰西舍交換交換罷了。那裏會生產出這許多自己不要的東西來呢？一雙手怎會造出這千千萬萬箱火柴呢？從那裏招募這千百工人呢？

在現在你可說，這有什麼新奇，工人是招來的，現在各地都鬧着失業，莫說千百人一招即滿，再來幾個千百也不會沒有人呀！要是在昔日，情形就不同了。那時，大半的人，不是有一小塊土地耕種，就是手上還有一套手工具，造出來的東西，自己也能作主，除開自己用外，隨便拿去換點自己需要的東西，就可生活下去。那時，倘若真的有一個今日的工廠老闆要招募一萬工人，你說還有誰會去應徵呢？是不會有的事。

今日的工人，其所以願意到工廠工作，是因為早已失去了那小塊土地，手上又沒有那一套生產工具了。不然，誰肯把自己的力氣賣給別人作牛馬！所以現在火柴廠內千百的工人，你們問問他們是從那裏來的？你會聽到他說，『先生！我沒有田種了，沒得吃纔上城的呢？』或者他說，『我以前是個手機織布匠呢，因為現在人家都愛穿機器織的布，我沒有事了，纔來做火柴的。』

是的，這是極常見的事，但這對一盒火柴的出身是很大的一個要素。我們知道，天下如果沒有勞力，那裏還會有商品，要想造出這千萬萬盒的火柴的勞力，即要想使千百的工人走入工廠，就先要希望有千百農村破產的失業的人口存在。不然，就無處找到這種勞動力。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好多工友們平日是夢也沒有夢想到的，反倒以為我們一生下地來就是替老闆造火柴的。如果我們把這一點說穿了，諸君不是要嘆一口重氣道，『原來如此』！

自然，火柴要想成爲今日三個銅板一盒，不僅要有勞動力，也還要用機器

呀！這一點，諸君是明明白白的。今日上海堆積如山的洋貨，那一樣不是機器製造品呢？所以火柴賣的這樣便宜，是造出的貨色比用手工工具的時代多，本錢花得反比以前少，不然還有那個傻子幹這買賣！這裏，就告訴了我們，機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的時代以後，才有這種廉價的火柴啊！這就是所謂生產力的發達啊！從英國有名的產業革命後，世間上對於巨大的機器生產品是不覺得可奇了。

說到這裏，這盒火柴的秘密並未被我道盡呀！如果世間上盡是一些我這樣會抽雪茄的人只知買火柴抽煙，去消費它，沒有『大腹便便』，『肥頭肥腦』的火柴公司老闆，那還成世界嗎？要看透這個秘密，我現在要拉你到市場上去走一轉，請你去會一會一位叫做資本的先生罷！

市場上是做買賣的。在那裏我們看見有兩種人，在做着兩種不同的交易方式，譬如一個農人到城市賣去一担白米得洋七元，他再用這七塊錢買了衣料。這一種交換方式是：

貨物——金錢——貨物

另外有一種有錢人，他用了一百塊錢，買了許多布匹，然後再轉賣給別人，或者他用了這百塊錢，用了幾個織工，買了幾件機械，一些原料，生產了五十匹布，再將這些布送到市場上來，（他們自己到市場上來不來可不管）他們交換的方式就變爲：

金錢——貨物——金錢。

如果我們把以上二種方式拿來一比較，在第一方式中，農人賣米，不過是爲了要買衣料，金錢不過是做了這賣與買間的媒介。在第二方式中，兩個有錢人買入布匹，或爲了製造布匹買了許多東西進來，但結果不過爲了將布匹轉賣給人。他們花錢，心在得錢，貨物反祇作了賺錢的一種媒介。

其次是，農人賣米，意在要替他的妻子，兒女買衣料，供家庭消費。他注意的是布匹的應用。他起首是賣，落尾是買，結果，兩手空空，荷包內連一個大都

花光了。但那有錢的人倒不然，他起首是買，最後是賣，他完全不注意自己對買入的東西的應用不應用，他只注意那布匹能否有人要，交換得出去。所以，一買一賣後，最終錢仍回到他自己的手中。

還有，那個農人的錢是永遠的消費掉了，但這位有錢的人一買一賣後，不獨錢仍舊回來，而且回來的錢更生出了兒子，比原來有的多，你想，天下那裏會有這樣的傻子，以百塊錢去買布匹，而又作百塊錢賣出去的道理。所以他的錢必比起首時增多了。

最後，還有一點，就是農民買回這衣料後，交給他的老婆，一切買與賣就終止了。但那位有錢人則不然，他用了那循環增長的金錢，在那裏循環着買或賣，他總不會停止那運動，因此他手裏的錢，也就越滾越多，如同獅子滾繡球一般。不用說，現在這裏談的火柴老關，無疑的就是第二方式中的人物，至於我呢，不過先賣了自己的稿子，然後去買火柴，剛剛是第一方式中的人物呀！在這

市場上，我們遇了一個新的東西，這東西就是爲買而賣的過程中可以生出比起首時更多價值的東西。這東西就叫資本。

『資本』，粗粗的看來好像就是指錢，其實資本並不是物，它是代表一種擷取剩餘價值的社會的生產關係，表現在一物之中。這比如金銀並不就是貨幣，要等到受了一種法律的規定，多少分量的金定爲一金元，七錢二分的銀定爲一銀元以後，這時這金銀方賦有一種特殊的社會性質。這裏也許還不能使大家弄清白，以後再談罷！

總之，一盒火柴作爲現代商品而登諸市場，不是簡單的一回事，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一盒火柴是一件商品，並且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它是要有了以上各種關係才能走上市場的呀！它的身份是不平凡的呀！

下次，我要專門來解釋一盒火柴爲啥能有錢賺，這錢是賺得誰人的：阿貓的力氣爲啥祇賣五角大洋一天？今天就在此帶住了罷！

爲啥一盒火柴會有錢賺

我常常傻想，爲啥三個銅板賣出一盒火柴還會有錢賺呢？

我去問煙紙店的主人，他告訴我，他能答覆我的，僅僅是批發價比門市要低一點，他賺的就是這差數。這答話粗粗的一想，並不值得再懷疑的，過細的一想，就不對了。

我想起我們的祖先用三塊羊皮換得一匹錦綢的故事了。那時他們交換的雖然同是一件物品，可是標準仍是有的，那就是看每一件物品上每人花費去的勞力是不相等的。如果這話是對的，交易上又都是規規矩矩的，那就應該是造火柴的人照原來花費的勞力的估價賣給批發商，批發商照原來的廠價賣給煙紙店，煙紙店再就原來的批發價賣給我了。如果要這樣，那就沒有今日的世界了。誰能空着

肚皮去做這樣『無意義』的空肚買賣呢！

是的，今日的火柴商人要在流通方面賺錢，按照等價交易，老少不欺的原則，他一定是要從廠主手裏買到的火柴，比自己花費去的金錢的價值要更大；並且，這不是欺騙後來的，這要那火柴廠主甘心情願讓渡才行。大火柴商人賺的是這位廠主放讓的這一部份價值的收回，但還不是全體，因爲大火柴商人又要輾轉批發給人，一級一級進到煙紙店，這盒火柴的運動才終止，一直到賣給我，這一羣大小肥瘦的商人賺的錢，都不過是火柴製造人以低的價值故意出讓，而這些得了便宜的商人，再就原價值賣出去，扣除花費的本，而落到手內的一部份差數。這是非常的明白的。

但是，爲啥這位火柴製造人，他會如此的恩惠給這一羣大小商人呢？他這種以低價值讓渡給人有什麼經濟意義呢？他是發了瘋嗎？

沒有！瑞典火柴大王正是當今瑞典政治上牽線的聰明人，他怎會不明白呢！

這裏有一個秘密，不僅一盒火柴是如此，千奇百怪的一切商品都是如此，你懂了這秘密，你就不會發生以上的傻想頭了。

原來火柴並不是那位大王自己動手造的。造火柴的是千千万萬的沒有生產工具的勞動者。他們的氣力現在是被當作商品一般的出賣了。當這商品登場時，買方與賣方是如此這般的見面了。

買方說：『你們出賣力氣，不過是在養活你們自己同家人罷！你們一天要消耗多少，才能使你們的氣力天天這樣的挺幹呢？』

一個賣方說：『我一家五口，老婆也在主人的工廠作工，現在只有三口人吃白飯，有我二口子養，一天，一餐小米粥，二餐老米飯；一年四季布衣各一套，就能夠天天生出挺幹的氣力服侍主人呢！』

買方沉默了。他在肚內打起算盤來，他自己對自己道，這位漢子說的話倒還誠懇。不過，算盤是不能不清的。三二三十一，啊啊！現在一百盒火柴的時

價，可賣七角，五百盒可賣三圓五角。買原料用去二圓半，製造五百盒所消費的一切機器用具價值五角，如果現在花二角半買進這勞力，共計要消費三圓二角半。三圓五角減去三圓二角半，不錯，還有二角半多餘的，這交易還可做，於是他就說：

『好吧，我就每天給你二角半！』

從此，千千萬萬的『二角半』，站在那位火柴大王所開的廠內，各種機器的旁邊，替他在無晝無夜的生產連數也數不清的鳳凰牌火柴，這些東西就像蝗蟲般的飛到世界各地去了。

但秘密就在這裏。原來我已說過，這種特殊的商品，是由造出氣力的食糧等價值來決定大小的。二角半就可造出這氣力，但是這氣力並不只造出『二角半』。這是怎樣說的呢？因為『二角半』買到的勞力是一整天的，但五個鐘頭就可以造出二百五十盒火柴，二百五十盒火柴就可多賣二角半，這二角半就算作出賣氣力

人的代價，其餘還有五點鐘，也同樣可以生產二百五十盒火柴，也依然可賺到二角半。這二角半明明是多餘的。

於是，火柴主人對於他的產業的計算是如此的：『我的生意經只在抓住這一點就夠了。我要注意的是儘可能快的將這勞力所下的成本收回，二角半要五點鐘，如果勞動力的主人再節省一點，如果只要二角時那不就於我更有益嗎？或者再把機器改良一點，譬如一架普通劈火柴桿的工具機，每天只能生產一千盒火柴桿子，現在換了一架新式機，却同時間可以生產一千五百盒，勞力的報酬都是二角半，但從前是需要五點鐘才能抵補的，現在祇需四點鐘了。這就是說必要勞動的時間越縮短，越於自己有益呀！』

同時，他又想道：『把機器轉得更快點，工作場與勞動力配置得更合理些，利用了工人每一秒鐘都不白花費了，這也可以將這必要勞動時間縮短啊！』

他總在這些方面苦用心思。但是，他的荷包因此就一天天高聳起來了。

現在話說回來，我以前不是已經說過，火柴商人他是以低的金錢的價值買進更大的商品價值的嗎？不錯，在這裏，我也就找着答案了。原來那位火柴製造公司確是放讓了一部份權利的。因爲他要賺錢，就非將貨快速的脫出不可，這些商人也就因此分得一點肥了。這肥也明明是出自那『二角半』的。

這還有什麼奇怪嗎？如果沒有這『二角半』，（這就是在學名上稱作剩餘價值的）也不會有今日的世界呀！

你還有什麼傻的想法嗎？

『你要裝給我看』

昨天騎馬將一個新買的香檳錶掉壞了。回到家來就自己動手來修理，將錶內一切機件拆成了一小堆，仔細的在檢查損壞的地方。鄰居的孩子，小蘋倚在我的身旁看得有趣，她指着發條，柔絲，螺釘一樣一樣的問我是什麼，我也只得就我所知道的答覆她了。最後，她嚴重的問我道，『難道這一堆東西就算一個錶嗎？』

我說，『這一堆東西散放在桌子上，不能算一個錶，我不是告訴你了嗎？它是發條，柔絲，螺釘啊！如果把這些小東西按照以前一樣裝置起來，加上點油，它就再走了。那就算一個錶了。』『你要裝給我看！』她這命令我雖然不一定能照辦得好，但不能不遵命照做的，不然這孩子就會認你在撒謊，錶並不是由這些

小東西配合起來的啊！幸喜我勉強的弄好了，這香檳錶居然再滴滴打的響起來，她就笑了。

這一段小小的故事，使我想到了這幾天我在街頭，『拆西洋鏡』的把戲了。我不是已經把我們現在所住的這個大家庭（社會），所謂資本主義那個金燦燦的西洋鏡，拆出幾項重要的機件來把大家看過了嗎？但，自然，這是不夠的。『這一小堆的東西』，並不就是資本主義呀！所以我現在也要將這些『零件』，再重新配合起來，在一種『滴滴打』的活的運動中，來再交代這西洋鏡的神奇。

構成資本主義這怪物身上的細胞的是商品。商品中的秘密，我又從一盒火柴內找到了。我們又在市場上，生產機關內會見了資本先生，碰到了另外一種特殊的活的商品（勞動力）。在這件特殊商品的買賣中又發見了商品主人的聰明的發現，看清楚了爲什麼說瑞典火柴公司老闆一直到我那衙堂前煙紙店的六麻子都一樣高興的在兜我的生意。

不錯，分開來認識這些東西却對於拆穿資本主義，西洋鏡有萬分的必要。但同時我們已知道，生產物採取商品的頭銜招搖過市，在世界上沒有今日的市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有用一頭羊換三匹布的事實存在，既然有了這事實，開始了交易，粗一點說，商品老早就有過的，商品內的秘密自然同時發生了。

當我們用手工具的時代，交易比羊換布更發達的時代，也就有過爲賣而買的商人，他手上也有過叫作資本的東西，至於那種特殊的商品（勞動力）以前雖未有過，可是，在佔有他人勞動力的這一點上，也並不怎樣新奇，奴隸不僅被人佔有他的勞力，連自己的身體也算作別人的財富，是一種私產。這樣說來，這一些新奇的事物，原是老早以前就在舊事物中發生了的。這美麗的姑娘原來就是那醜老太婆的小姐呢。但是，雖然如此，我們如果把這一切關聯扯攏來，就會發生另一種新的關係，由這新的關係再來認識這位美麗的小姐外，她已是一位時代的姑娘，再不是誰家碧玉了啊！

不錯，商品是建造資本殿堂的磚石，但它不是像以前的舊建築一樣，偶然用一兩塊點綴點綴，現在是在這新的建築中佔着支配的地位了。商品在資本主義下，是變成了一般的、經常的、三歲孩子也不會奇怪的事物，現社會就是一個龐大得令人不能想像大的商品體集的魔物呢！

現在我們仰首望了這魔物是一點用處沒有的。商品這小東西之所以會有今日之猖狂，資本主義因此會誕生出來，却有一段很長的故事。不過，這故事，在今日不能說它，遲日再說罷！

此刻要交代的是趕緊把以上拆下的各件東西好好排置起來。其實，這些零件並不能單獨的存在，它是相互的聯繫中發生出來的。由勞動生產物變成商品是由於交換。『交換』目前看看是極平常的事，在原始時代『採在手裏，吃在口裏』那就不然了。要生產力有了相當的發達，生產量有了多餘的時候，才有偶然多餘的東西同人家去交換。光只偶然交換了一點多餘的東西也不能是資本主義的。

因為當十四世紀以前，法國的小手工藝家就開了許多小小舖子，在做它的小買賣。那時手工業的師父，自己個人或帶了幾個學徒，在生產着某種貨物，雖然數量不多，也自然可算作商品，供給市場上的需要。這情形，在我們今日的中國，仍然可以看到，所以我們比較是看得更清白。那時如果有一個大野心的皮匠要夢想製造今日這樣多的『拔佳』皮靴，人家一定說他發了狂。這是因為生產工具今昔完全不同的原故。要有了現代的巨大迅速的機器，才能使這夢想實現。

單是有了這種好的現代機器，如果人與人間仍像原始時代一樣的親睦，機器變成了人類的奴隸，雖然能替我們生產出和空氣一樣多的東西，但也決不能有資本主義的商品這東西出現，自然不能有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出現正是另一部分人取得了一切生產的工具。

譬如，工廠、土地、礦山、鐵道等等。另一部分人呢？再不許他們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了，他們一時失了生存的依靠，只好到城裏，有生產工具的工廠內

去做工。這就是說，伴着生產工具被人獨佔的側邊，一定有失去原來的生產工具的人，即勞動力從此與生產手段分離了。同時，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下，不單是生產物變成了商品，連勞動力也變成商品了。

這樣的互相依存下，資本主義的生產才告成立。如果我們走進這生產圈去，我們登時看見以上拆下的機件，原來都在巧妙的運轉，一個齒輪正套着一個齒輪，剛剛恰相配合。這與我們祖先那種以耕種為正業，隨便做點小手工藝的生產圈完全兩樣了。以前開一個小小店鋪，生產要顧前顧後，現在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管它媽的，自由競爭啊！在同行中，在老闆與老闆間是誰的氣魄大，誰就壓倒誰。市場上是變成了無政府的狀態，完全讓自然法則去碰命，誰也不能有百分之百把握會賺錢或虧本。這裏就埋藏了生產的社會性質和佔有之資本主義形態間的矛盾了。

在這生產圈內，那些衣服破爛只會運轉機器，或站在機器旁邊加油的污穢的

人羣，一天天變成了社會中的大多數。在機器旁邊，他們受了機器生產所給與的洗禮，他們認清了彼此的地位了。

由這生產的不合理，而發生的矛盾，就成爲資本主義社會基礎的矛盾。由此再擴充的看社會其他的各方面，亦無不如此。不過，這不過是這西洋鏡的零件合攏起來最簡單最粗略的輪廓，至於我們眼前的資本主義，並不是這般簡單的。這馬上我們就要談到的那擦牙血面的帝國主義喲！且讓下回分解吧！

僅有小聰明造錶

我們曾經把考究我們現代的社會經濟底結構，比作拆穿西洋鏡；同時還用過一個修錶的穿插，說明我如何一件一件的拆散來看，又如何一件一件重新裝置歸原，說得頭頭是道，好像我自己就是一個造西洋鏡，造錶的人了。其實，這不過是一個譬喻，爲要說明這個名叫資本主義的這種社會經濟的各種要素，相互間是如何的連繫，如何的配合，在研究時，爲了方便起見，先應從各方面看，所以首先把它分開，隨後又應把它合攏。不是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構造真的同機械一樣，有個什麼樣的人，在預先就同造錶一樣，把各種要素配合得那麼精巧，機械，可以分開，可以合攏。

如果不從研究方法着眼，專就一個錶的構造與資本主義的構造打一個比，人

類這東西可以說僅僅有點小聰明造錶，造社會的本事還不夠，這是怎樣說的呢？

就是人類造錶時是有一定的計劃，按照一定的物理的，機械的法則，一個齒輪與一個螺釘，到處都是很合理的配合的，用材非常經濟，相互並無矛盾。人類造社會在過去可不能這樣的有計劃。原始自足的時代，那種打夥生產，打夥吃飯，雖然頗可說一句有計劃，可是那是粗劣得很，幼稚得很，並不經濟，打夥與自足的生活一過去，於是你種田，我織布，他養羊，各弄各的，各走極端，其間一點沒有商量，並不知道要把多少人種田，把多少人織布，把多少人養羊，一切都管，讓大家到一個市場上去交易去，讓它自然的去碰運氣。

田種得不夠，讓一部分人去餓死；布織得不夠，讓一部分人去凍死，這些事，誰管得着呢！

不過，在兩百年以前，雖然人們白費了許多精力，做了許多傻事，可是那時到底大部分的人在耕田，就是織點布，養幾頭羊，也還是爲着自己的需要，並不

敢大量的生產。所以雖然無計劃，也還沒有鬧出今日的大亂子，傻到像今日資本主義這般濫費呢！

資本主義這一兩百年來的光華燦爛的文明，我們雖然不能否認，但是你知道，這些文明是用什麼代價換來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構造，乍看好像比一個錶還要複雜，精緻，合理。其實，它的構造到處都是漏洞，矛盾。不獨不像造錶一樣精心，並且無計劃，完全是兒戲，濫費物力。這些弱點就造成將來致自己的死命。現在我們且就它的主要的荒唐提出三言兩句來說說罷！

是的，現代人是比古人聰明多多了，但對於自己所造成的今日的社會，却也實在愚蠢到不敢恭維。

我首先找一個最大的矛盾給你看。你說蠢不蠢，人類發明了機器，本來就可從此享福了，讓這隻不吃飯的奴隸去作事，自己落得大家和和氣氣過日子。機器發明了，機器把生產工具由個人的集在一起變成社會的了，這自然是一件好事。

人類却不這樣，竟讓這搖錢樹被極少數的人掣了去，作成個人的所有物。生產的東西雖然可以養活社會，但個人却把它抱在懷中，死不肯放，弄得忙的忙過死，窮的窮過死，閒的閒得發愁，闊的闊得死人。把人類的感情弄得更糟了，彼此紅臉對白臉，把歷史塗得傷心慘目，一千年以後的人，讀了今日人類彼此的恩怨記，不要笑煞我們麼？這是最大的不合理，說一句不好懂的科學話，這叫做『生產之社會性質，和佔有之資本主義形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

由此矛盾而生出的傻事就多着呢！不獨以上的矛盾永久不能調和，卽同是握有生產工具的老闆間，你也以爲一定是和和氣氣的麼？那才不是呢！他們除了對僕人扳起那同一樣的牛肉臉外，他們各造各的東西，大家喊着自由，你撞我，我撞你，你吃我，我吃你，你要發財，我就倒霉，反過來，你倒霉，却正是我的走紅。你以爲今日的福特先生，果真是像他的照片一樣和善麼？不見得。他的財產除開是他的雇用人替他創造的外，同時還犧牲無數的同業而後才有今日。這些老

鬪集團間，獅子滾繡球似的，兩百年來的競爭，好像大魚吃小魚，不知犧牲多少小魚，但是大魚與大魚間的私利也就越發不能調和了，而在外表上却變爲是『國』與『民族』的相爭，這種恩怨，也是鬧到山翻海覆，到死方能罷休的。不然，也就沒有今日的戲看了。

有了生產工具，巨大的生產起來，固然可以發財，但造出來的東西，可以賣得出去與否，那只有天曉得。無計劃的生產，完全不知道社會的需要，只是聽天由命的讓市場上自然的法則去碰命。所以資本主義總不免一時繁榮一下，等不到好久又要恐慌一次，一次恐慌，就加深一次矛盾，擴大一次矛盾。不弄到自己毀滅自己不止。

大魚吃了小魚，產業的規模就更大了。採用最新式的機器，更合理的管理了。這裏就發生兩種致命傷，使你沒有法子解決。第一是本錢花在機器上的大了，人工減少，能夠賺的利錢就逐漸減少。這是一種不利。但這不過不利而已，

少賺一點罷了。在另一方面，因爲人越窮了，不能沒有法子安插許多各方面破產的人，並且自己工廠也在減少人手呢。這種多餘的氣力（勞動力），本來是有用的，現在排斥在街頭，與垃圾一般，形成了長蛇陣，等你們開廠的人養活呢！你說不養他們又怎樣？不能的，因爲勞動力雖然是商品，但同時是活人呀！狗餓極了也會想法子亂咬的，何況人呢！

這病象現在是一天天看得明顯了。今天不能說它。話分兩頭，現在要回到的，是過去人類在大的方面的愚蠢，真是可悲可笑，人總是一種不受苦不知道留心的東西。回想當日我們的祖先，如果不受飢受凍又那裏有以後的努力呢？幾千年來不能夠大家計劃過日子，鬧了這一段大錯，在歷史上佔去不少的頁數，真冤枉。不過，這幾千年所做的傻事，漸漸使人清白回頭，有了現在的經驗和偉大的生產力，再來打算打算過有計劃的日子，也還不差。這話以後再表，緊接着我們要談的，是我們中華民族正委屈在它的膝下的那隻吃人不吐骨頭的東西。

常百萬的故事

幼小時，每聽到家人說起常百萬的故事，就張着小耳，睜着大眼在出奇，總是越聽越有趣味，好像聽西遊記似的。常百萬是誰呢？我到如今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常，是當時我們縣裏最闊的財主，有百萬的家產。

百萬是多少呢？那時我也自然弄不明白，只曉是多，比任何人都多的意思。我記得有一次我會問過外祖父，百萬到底是多少呢？他也好像不能回答實在是多少，他祇說，有了百萬就可『萬事不求人』了。他又告訴了我，常百萬這樣的人，縣裏並沒有好幾個。我除了聽了這些話之外，我還曉得的就是常百萬有很多的地，山場，鎮上開有肉店，布店，醬園，礮坊，河裏還有數十號帆船。他與官府有往來，新知縣大老爺到任，就得首先下駕拜訪他，他却不自回拜，只派兒

子去答禮，如此這般勢耀之類的事。

這故事近來是不大被人提及了。

現在的孩子張着小耳，睜着大眼在傾聽的故事不再是常百萬了。因為故鄉的闊人輩出，百萬已不是大不了的數目了。我又記得，有一年我從北京回家，十一歲的春妹就要我講摩爾根的故事給她聽，是的，現在支配世人心目的人物已經換了摩爾根，佛特，三井這類名字了。

我當時是如何回答春妹的呢？我記得，我是十分狼狽的。因為要形容摩爾根這類闊人是不能拏百萬千萬，或田地，山場，肉店，布店去說明的。如果要舉出摩爾根投下資本的事業的數字出來，不獨會嚇壞人家的孩子，就是自己也記不清楚，所以我也學了廿年前外祖父對付我的那一套方法，對她說下面的一個故事：

『在美國的紐約，摩爾根辦了一個大學，他自己是終身董事，他的養子，管

家人，他的銀行家也都當着董事。校長又是摩爾根的人壽保險公司的董事，他與摩爾根的牧師，摩爾根的醫生，摩爾根的報紙都互相結託着。如果這位大學校長著了一本書，去教育美國國民，勸他們成爲摩爾根的善良而又溫順的被雇用的人，那末，這本書就一定由摩爾根的印刷所出版，用摩爾根的國際紙公司的紙張。這個製造紙的都市就有摩爾根銀行的地方分行，這分行中的一個董事，就是當地的教育局長，全部的視學員都是從摩爾根大學出身的人。教育局長，部員，視學的教員都加入了摩爾根人壽保險公司，學校教科書，也都是採用摩爾根大學師範部長所著的書。這些書就有摩爾根大學創辦的教育雜誌，摩爾根日報去稱讚它。

如果摩爾根當着理事的那個共和黨，要把一個摩爾根的管家推薦爲美國副大總統的候選人。於是就有摩爾根牧師向他祝福，摩爾根的新聞向他宣傳，摩爾根的灌音公司忙着灌出這候選人演說的留聲機片，摩爾根大學生忙着開同樂會，大家興高彩烈的喝着摩爾根飲料公司的檸檬水……」

「嗚嗚！嚇死我了，摩爾根是個什麼怪物呢？」我十分清白的記得當時的春妹是如此反詰我。

「你覺得奇怪罷！這不過就他在美國教育方面舉出一個小例子啊！他那裏只有這點勢派呢！因為太說大了你會不相信，所以只揀小的講點你聽。這就是今日世界的「常百萬」呢！」

「我聽見先生說，摩爾根是美國財閥的領袖，但不知他到底闊到怎樣，照你剛才說來，美國簡直是他個人的了，這還了得！」

「這話實在一點不假，今日美國是世界上最闊的國家，全國的經濟都操在五個大公司手裏。這些公司的大老闆像摩爾根先生這樣出色的人物也就數不出多少個呢！在一九一二年末，美國財富就集中在一百多個金融大王手裏，管理五百億金圓。現在這類大老闆的集團的人數也就一天天的越發減少了，集中的財富當然還要超過這個巨大的數目。他們不獨掌握了美國國民經濟生活上最最重要的各

種經濟部門，它還掌握了全世界大部分人的命運呢！

我記得當時我還畫了一張地圖給她，說明由紐約華爾街（金融中心）這類巨頭如何的把資本投到北，中，南三美洲去；如何的侵入歐洲；如何的又將他們的巨爪伸入遠東的中國。我又告訴了她，這不獨美國如此，老牌的英德也無不一樣，現在連東鄰的小朋友日本也出了三井、三菱這類的東方摩爾根了。

這是新時代的闊人的故事。這些闊人現在不叫做財主，他們叫做金融資本家了。現在世界上真正的統治者不是別人，卻是這四五百個摩爾根，三井先生之類的巨人了。這時代就被人稱作金融資本時代。

這些巨靈是如何誕生的呢？我們回頭望望，前面是有過交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洋鏡，從英國人做了那次破天荒的產業革命的玩意後，世界就一天天變得萬花撩亂了。佔有了生產工具的人們，首先開工廠發財，獅子滾繡球的，有的越滾越大，有的被別人兼併了。大魚吃小魚，大魚大到無稱可稱了。於是工廠老闆

同時開銀行，銀行老闆兼而開工廠，把工廠擴大成了魔物，什麼托拉斯，加爾特爾，辛狄克這些怪物就出現了。

是的，這都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商業資本，工業資本，銀行資本一部一部的匯合起來，世間無水不東流，結果就都集中到這金融的大海了。並沒有什麼可怪的地方呀！

不過，到了今日世界的財富既然這樣集中起來，資本先生的把戲也就快玩完了。這就是那些教書先生說的什麼金融資本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盡頭的一類的話頭啊！

在常百萬的故事中，我們聽見了許多勢派的排場，好不威風的氣概，在那個時代裏如何的成了時代的最崇拜的人物，我到現在還未忘記盡呢？但是，今日世界上的常百萬的新的勢派的排場又怎樣呢？是的，這是有趣味的故事啊！上面舉出的那一段還不是正文呀！好的在後面呢，下次再說罷！

這隻吃人不吐骨頭的大蟲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談虎色變。我們在聽水滸時，一聽到武松打虎，我們是何等的興高彩烈呢！虎是一個吃人的大蟲，在古時確是人類的仇敵，它不知傷害了我們多少兄弟。不過，現在人類早征服它了。它雖性猛，人却能把它教成馴良了，它也可以同猴子一起玩起把戲來。現在，在文字中所用的『談虎變色』，與『洪水猛獸』一樣，不過是一個古典了。我們不僅談虎不會色變，我們還敢到動物園去戲玩這隻大蟲呢。

但是，現在世界上另有一隻大蟲，確是人類當前的大敵，它傷害今日的人類，爲任何猛獸所未有，現在我們整個的中華民族，都血斑斑的臥在它的巨爪下面了。這隻大蟲是誰呢？它不是一隻真的具有血肉的獸，而是一種制度，它的乳

名，我們已說過多次了，是資本主義，現在的大名，却就是我們天天喊的帝國主義那東西。

『帝國主義』，『帝國主義』這已被人說得爛熟了。但它是一種什麼東西呢？爲什麼它是一隻吃人不吐骨頭的東西呢？今日的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已領教過太多了。這裏要表出的却不是一件一件的我們的血的記憶，而是這隻大蟲爲什麼傷害人類的所以然了。

請諸位回憶一下，我這十多次的講話中，到現在，剛剛可以算一個段落，就是把現代社會經濟生活作了一回骨節的提示了。現代社會經濟構造，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幾個比我聰明的人，從頭腦裏想出來的。它是過去人類社會經濟構造的發展。資本主義就是從封建經濟的母胎中長出的。但是資本主義本身呢？

我們從商品談起一步一步談得不少了。資本主義從生到現在也走了一段很長

的路，到上次談話時，你們不是忽然聽了一回今日的常百萬的故事嗎！這是一段需要的穿插。資本主義一天天成長，到它發現了世界上只歸幾個摩爾根之類的人們管理時，那也就是它的發展到了盡頭時的最後形式了。所謂帝國主義呢？說一句籠統的話，它就是金融資本時代的一種政策。

諸君！請你記住：爲富是不能仁的。我們家鄉的常百萬的生財之道，主要的是取之於農民，今日金融資本家生財之道，主要的是取之於勞動者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衆的。不過，無論是常百萬，或摩爾根個人，我們對他們雖然不能相諒，但也決不是對人的。因爲造成他們這類肥人到底是一種制度，不是他個人長得肥，比我們會想事的。所以，以下我們要詳表的就不是這些先生的起居注了。

話說回來，我們要抓住的是這隻大蟲的骨骼。這可以從幾方面說的。

我們先從『獅子滾繡球』、『大魚吃小魚』說起。這就是說以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資本家之間大家尊重的是各弄各的，互不相干，叫做自由競爭；但是

既然有了競爭，小資本總要吃虧的；這無用細說。在市場上，馬上現出的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不費多大氣力，大的越長越大起來，小的漸漸的不見了。於是生產集中了，資本自然也集中了，由是而由競爭漸漸走到只有少數人的獨佔，專利了。這種專利的對面，是中小資本破產，無產的人就變得更窮酸，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經濟構造的第一根骨頭。

其次，工廠老闆同時開銀行，銀行老闆兼而營工廠，挖礦山，愈兼愈廣，這一來，就替荷包裏有錢的人更開了一條發財之路，世界上就造出摩爾根這類金人了。財神菩薩是最受人尊敬的，他也偏偏愛管人間大小一切公私的事。這裏橫豎吃過它的虧的人不少，不用詳說。

我們要詳說的是這隻獸的第三根骨頭。即帝國主義時代，不僅開工廠的人要把製造品運到經濟落後的國家去兜賣，同時還把資本移殖到別國去。我們常常喊抵制洋貨，這還只看到洋貨傾銷的害處，至於外國資本的害處，大家還不易看

出。這很容易了解，放賬是最有利息的，借了人家的錢，除了要付大的利息外，自己也就無形中比人小三分了。我們天天看見，個人欠賬不能還錢，自己的女兒就不免要被債主拏來抵賬，家內的器物更有被人拏去拍賣的危險。國家的借債也是一樣，弱小一點的國家，它會受人的挾制，規定特殊的通商條約，攫取抵押品，干涉內政。這一切，我們似乎都很內行，我們的國家就是一個受人經濟壓迫的。不僅如此，中國國土以內，更還設有外國工廠，河裏的輪船，天空的航空，陸上的鐵道也多是與外人合辦的。中國經濟上受人榨取，那真是說不勝說呢！這一項與我們最有切膚之痛。

再其次，就要說到這些世界巨人爭奪世界市場了。生產的東西多了，光光是國內，實在容納不下。資本的集壘過多了，也是要找新的投放地的。於是世界舞台上就發現了一團代表各種民族或國家的巨人，指手畫腳在計劃如何的分割世界。大概在比較清平時，他們也手拉手的現出了幾分親熱，彼此商議用和平一點

的方法來分割弱小國家；一到分贓不勻，彼此利害十分對立時，就各自拏國家來自衛。一面用外交官的舌，一面用八寸口徑的炮，幾十年總要拚一次誰高過誰。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就是爲爭這些市場發生的。

最後，可惜得很。今日的地球已被這些巨人分光了。這不曉得是地球本來太小了，還是帝國主義這怪獸的魔力太大了？今日世界上的空地已被列強分盡了，如果再要分的話，除非把一九一八年分好的，又再來一次分配，再沒有別的方法了。

是的，這一些都是資本主義必然達到的前途，並不足爲怪。而帝國主義本身的矛盾也已決定了它的壽命了。現在全世界的經濟的恐慌，政治的危機，社會的騷動，弱小民族的反抗，勞動大眾之醒悟，已弄得許多世界的巨人寢食不安。

造成這種世界不安的，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必然的結果。這隻大蟲的出生不是偶然的，但它現在已盡過了時代的使命了。這隻大蟲雖然比一隻普通老虎來得

兇惡，但今日人類已學會了的本事比武松還高。在今日社會生活的不安，不穩，無衣無食的狀況裏，人們自會團結起來，把這隻大蟲捉到籠子裏去的。現在一切的條件漸漸的備具了，中華民族在這個轉變中說不定是可以大出一次風頭的呢。不過，最後諸位不要忘記，這隻大蟲目下還未捉進籠裏去呢！它還有吃人的力量呀！我們應如何的走上景陽崗去？

從離地較近的談起

『街頭講話』講到了今日，據大晚報的批評，我們這裏『常常揭發了很多的神秘的事情』，其實，並不真的是神秘，不過極平常的小事，往常沒有人仔細的去追問，一旦挖樹要盤根，就有點覺得神秘罷了。

譬如最近開明書店出了一本『十萬個爲什麼？』我就幾乎有一大半問題不能答出。其實，一說出來又都是我早就知道了的。這就是同一樣的道理。天下事，每每有些奇怪，有同一個道理，在大學講堂上用難解的辭句說出來，就常被入尊重；在街頭用粗糙的言詞說出來，就不能認作道理，這是頗不公平的。街頭講話，雖是從針鼻孔裏去窺天，但並不只看見針鼻孔那麼大的一塊天，我們是能看見天的全體的。

好了，以上說明了人類社會最最基本的部份，用起房子打比喻，就是把社會經濟基礎的部分，在一些極平常的小事中說過了。話雖說得不高明，並且太掛一漏萬了，這一點要求聽官們見諒，這是因為大家生活的忙促，街頭到底不比學堂，不容我們高談闊論的，祇得簡單些。還有呢，就是所謂『經濟』這東西不大好懂的，我不敢天天來同諸位瞎纏，弄得大家無生無氣。我要書場能熱鬧一點，我只得揀有趣味的多說，所以就在十來次中，草草的把大學堂要講幾年的東西，三言兩句的就算說完了。

以下呢，我再用造房子比喻說，現在要講的是地基上的建築了。自然，當我說明這些上層建築時，有時也還將涉及地基的，所以諸君儘管安心，就是以前聽了我的話，還是不明不白的，也不打緊，以後婆婆媽媽，嚕哩嚕噠的地方還多着呢！

閒言少敘，書接上回。却說現代社會這一棟大建築，比起上海郵政總局來真

不知要大好多倍，上海人跑到郵政局，要尋着匯兌處都不很容易，我們要談什麼上層建築，這巨大的東西，我們從什麼地方談起呢？哈哈，我們姑且碰碰運氣，從離地較近的政治來談起罷！

一提到政治，諸君切勿不要慌張，以為這是大道理，不做官的人就不配談，不能談，不應談，不敢談的。我知道，諸君中一定有人反問我：『早幾年前，中國許多做督軍省長的人，在通電裏都不是說過，『我們是武人，不懂政治』的麼？連督軍不懂的東西，咱們街頭人難道倒能懂得麼？』哈哈！這可算是一句老話了，現在已不能適用，北伐以來，不是連軍隊中都設有什麼政治部麼？是教人民懂政治呀！也許你們還聽了許多高人雅士說，『我們不管政治，政治與我沒有多大興趣』，這也是一句傻話。這類的高人雅士，以前在東三省就不少，他們現在換了一位大老闆，弄得到處流血，雞犬不安，子女為奴，生死不得，你不管政治，政治與你『沒有多大興趣』，那是無關的，但政治要管你，它對你却有興趣，它現

在卻弄得你哭笑不得，生死不得，你怎麼樣呢？這樣說來，可見得談政治是不必一定要具有一種什麼資格的，並且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的，你總不能不過問，一過問就多少要談起來啊！

好的，你也許聽得有點不耐煩了，會這樣反問我：『談就談罷！你說了這半天，到底政治是一個啥東西呀！』朋友！萬勿性急，我如果像大學堂裏一樣的來解釋這兩個字，那用着五分鐘就夠了，不過那與諸君會完全無關痛癢啊！聽了倒不如不聽，要說得不同一點，又不容易；不過，我也可以先交代一句，它並沒有啥神秘，只要我一說出來，你們就會大喝道，『這些道理我是天天都在領教的！不過不像你們這些讀書的人能說得這般的有條有理罷了！』

我是慣會從針鼻孔去窺世界的。還是先從手頭的事情來說起罷！諸位大概都是來自田間不久的人，在我們鄉村裏，我知道，政治這兩個字，連穿長衫的人都不輕易說出口的，但鄉間並不是就沒有政治，連農夫村婦也不是不懂政治，他們

都在一種政治下生活着，也常常在田事忙了，冬天在火爐旁，夏天在天空下圍在一起扯着亂談，但那亂談大半就是鄉村的政治的談話。

『金七長子到底槍斃了，我們地方上好多人雖想救他一命，可是何局長（團防局）不肯，說他總不該同別人一起去搶米。』

『他只搶了七升米呢！何局長真心狠。』

『據說也不是何局長心狠，到是上頭（即縣裏）的命令。』

『據說又在拉夫了，明天可不上鎮！』

『上鎮去不上鎮去！王排甲已到過這裏了。我們這一村攆派六個人去。』

『要車水呢！稻子快要乾死了，我又不能去！』

『那也由不得你喲！』

「李雲生的娘這次死得太慘了，想不到辛苦了一世，七個兒子都養大了，死了連板都買不起！」

「這也只怪得現在的日子太不是的了。有了兒子也沒用了，李雲生的兄弟也沒有懶過，一年的收成不夠納稅，這怪的誰呢？」

「他的錢借了沒有呢？」

「那裏，章四先生的印子錢是大一分，還要把雲生的十四歲的女兒毛丫頭去抵押。「借了沒有」！說得這樣好容易！」

以上這些談話不是在中國每一個鄉村的草屋內都可以聽到的嗎？這些話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告訴了鄉村中某一部份人，在管理另一部份人。沒有飯吃要搶米就設有什麼局，局長就要抓住你，槍斃你。受槍斃的又是一些什麼人。有槍的人常常要打仗，要拉夫，被拉的又是一些什麼人；辛苦一年，七個兄弟不能好好的替娘買三塊板，弄得賣女兒還借不到大一分的印子錢，但同時另外有收租，放印子

錢的人。

我們又看到，雖然是那般荒涼的鄉村，却設有團防局，煙酒公賣局，這些小衙門，也有局長，紳士，團總，排甲，等等大小官員。他們管理了一鄉辛勤的人們。這些大小官員天天在那裏『公事公辦』的，他們確實都不是壞人，他們確也是在『替天行道』，替某一種政治制度在『行道』。

這例子已夠明白了，它說明了那些談話就是政治談話。鄉村那些小局就是小朝廷，那些局，槍，和局長，紳士，團丁等合起來就是一個起碼的小政府，就是一種『強制機關』的小單位，小細胞。政治就是這些機關治理衆人的事。把這無數的小細胞結合成一巨大的魔物時，就變得更複雜了，在大學堂裏，把這魔物作成了一種專門科來研究，就叫做什麼政治學。但是自有人類以來，我們鄉下就是如此的麼？這些小細胞結成的魔物有一些什麼秘密呢？這以後的話長，且待下回分解罷。

由『國際大飯店』說起

從國際大飯店回到家後，小萍就一五一十的對她母親說，國際大飯店是一座如何高大得怕人的建築，一席話又引起她祖母的說古了。

她從故鄉草屋，山峯式的瓦屋，北京的宮殿，西藏的廟宇。目前住的小小洋房，先施，永安大樓，一直說到這二十二層的國際大飯店，如數家珍般的，說了各式各樣的建築，令人羨慕她的鹽米到底吃得不少。她說，她活了六十多歲，在上海也住上了二十年，像這樣高的建築以前是沒有見過的。由這飯店的高大，又扯到地基上來了。這位老太太又向大家說了一套什麼樣的房子要打什麼樣的地基，不然房子就不牢。她說房子總要與地基配合。這樣大的房子，難怪它的地基要用那樣粗大堅硬的樹木，深深的打入土內呢！要是只建造七層洋房，自然地基也

不必要那樣堅固的。她說完後，大家也都嘆服。

她這番話，使我想到現在我要談的社會的建築了。我記得在上一回的談話裏已吩咐過這樣的一句，我們先從離地基最近的一種建築開始，那就是名叫『政治』的。如果說國際大飯店這般的建築是世界目前一般的建築的話，那末，現在世界的政治建築最一般的形式又是什麼呢？

是的，就房子說，在今日的世界，洋房總算是最典型的了，但它仍然是各式各樣的，並不完全相同，那末在政治建築方面是否也是一樣的複雜呢？上海人今日看了國際大飯店覺得有點新奇，是中國房子老式的仍佔着多數，所以乍看有點看不慣，但是，世界政治最一般的形態，自然就是所謂代議制，獨裁制罷！世界的房子是各式各樣的，我們可以說出世界政治也能說出各式各樣的，像那位老太太一樣麼？我們在建築學中，知道世界的房子的樣子天天是在變動的，在改進的，房子造得像國際大飯店這樣不知經過了多少變動，但是這樣還不是最後的形

式呀！在世界政治方面呢，這種變動可能說得出麼？

這一些問題，我現在簡單的說一句，我們都要把它好好的向諸位交代。但是，諸位不要只記得那位老太太說房子談得有趣，也還應留心她說到的房子與地基的關係呀！這譬如真正打得巧妙，政治這樣建築也要與社會的基礎是一致的。社會的基礎就是經濟關係，這老早我們就知道的。這種一致，猶如烏雀身上只長一對翅膀，水牛頭上一定要生一對長角似的，換過來，水牛身上長出一對翅膀，烏頭上長一對長角，那還能成麼？

我們既然在房子的建築中了解了什麼建築是打什麼地基，工程師可以一種一種的背給你聽；但是在政治制度（即政治建築）方面呢？不錯，政治學者也能告訴我們，人類從古到今，有過氏族制度，奴隸制度，封建制度，代議制度，各種政治的建築。如果我們從上面往下挖掘地基時，我們看得清清楚楚，在某種經濟關係上，才能長出某種政治制度。現代的代議制度，不能建築在封建經濟的地基上。

，奴隸制度也不能早在氏族制度興盛時發現。這幾句話內裏是藏着許多話的，等我有機會時再一一補說罷！

現在要問到的是另一個問題，就是政治到底是什麼呢？有人說：『政治就是管理衆人的事』，注意呀！管理要是『人的事』，不是『人』，才是最高的理想。但是目前的政治都還沒有做到這樣，現在還是人管人的東西。

我們再來翻古罷！如果管理社會或管理人的，一定要用政治方法，那應該是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現在這樣政治了，人類也永遠要有這樣一種的政治了。其實管理社會，管理人，並不一定需要用政治的方法。以前在原始社會，只有直接的經濟行爲，並無政治，政治這東西，是可以追出它出生的辰光的。我們問什麼時光人類才建造房子呢？據中國的傳說是有巢氏始；什麼辰光人類社會才有政治這種建築呢？政治學者告訴我們，要社會上發生了不平等的現象以後，人與人間不能像以前一樣打夥兒過活了，感情上失了和諧，就需要一種東西去協調它。這種東

西，自然帶有強制作用，由這個作用運用就成立了一種政治的系統。

自此戲劇開幕以後，台上的現象多着呢！國家，政府，政黨，戰爭以及千千萬萬的現象都出現了。這些現象說來話長；是要個別表出的。

是的，政治是經濟現象的集中表現，誰在這方面佔有上風的人，誰就在政治上也就是最出風頭的。所以政治上表現的不覺帶着強制性，這道理淺顯易明，我們只要看在今日世界政治上活動的人，誰不是很勢派的肥頭大老官呢！我們再回顧我們的社會一下，中國鄉村統治的是些什麼人？不是土豪劣紳嗎？這秘密不必多說，橫豎我們吃的虧總已是多過他人的，不是領教的很多了嗎？

這樣看來，所謂政治這樣東西，只是人類社會史上，有了不平等的現象，才需要它的。以前沒有過它，人類也能好好過生活，以後呢，如果人類都能夠平等了，自然，經濟的管理，直接就會是社會的管理，社會各種組織的管理，都變爲技術的管理，事物的管理，再也不是管理人的東西了。到那時，這種人對人的惡

翻，也當然用不着了。

說到這裏，我們回顧以上所用的比喻，我們知道，人類造房子是爲了免除全人類風雨之苦，式樣雖然因時代不同，房子總是永久存在的；至於政治這種建築却是庇護一部份人的「風雨」的，所以它的存在沒有房子一樣的永久。然而它的複雜多樣性是甚過房子的。

所以人類社會的政治基礎，比那位老太太說的國際大飯店的地基，是更令人值得注意的。

三大悲劇

『人生好比作戲』，這是倒了霉，不想活了的人說出的話，我們不能贊成。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實實在在生活的，挺起身子在嚐着甜酸苦辣，不是裝給別人看。至若說，政治好比作戲，那倒有一些相像了。

戲無論如何做到挺真，總還是假的。諸葛亮雖然裝得挺像，那也不過是說戲，誰又真的看過諸葛亮。女京戲班子，最怕人上後台去窺視，因為在台前現身的女女，也許退裝後，會現出滿臉的大麻子來。台前台後，實在是完全不相同的。戲子在台前越做的像戲中人，就是他真會做假，假做到了家。梅蘭芳明明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他一上裝就變得嬌滴滴，肉麻麻，妖精似的仙女了。自古以來，政治上的名角色也莫不如此。不同的是戲子玩的把戲是對看客，政治家玩

的把戲是對全國的人民，各人手法的高低，大小的不同罷了。

愛拆西洋鏡的人，他看完了台前戲，他還要上後台，聽完了某一政黨領袖的公開演說後，他還要想法子打聽這位政黨領袖的大老闆是誰，並且偷到那位老闆的秘密會客室去窺聽他們事前的密議。於是，天下事只怕不做，一做就是你的老子娘偷人，結果也是會被人知道內幕的。更何況戲子是有班有派的，做官也不過是傀儡戲，另有牽綫的人。這樣一來，不同的班派，不同的牽綫人之間的不和競爭，就好像『鞋子店裏失火』，你揸我，我揸你，弄得醜聲外揚，於是做假還歸做假，真相終是要大白的。一旦外幕揭穿，傻子變成明白的一天，政治這種劇目就要更換了。於是『你方唱罷』，『我又登場』，演成了人類的政治的史劇。

在過去人類歷史中，這種叫做政治的戲演過一些什麼劇目呢？前回已經交代過，它與人類最基本的社會經濟生活保持着同一的步調，人類是一種什麼樣的經濟生活，才能唱出一種什麼樣的政治的戲來的。這不難按着經濟生活的發展一代

一代去回顧了。

人類踏上歷史的時代，就是大家打夥兒過日子過得已經頗像樣兒的時代，那時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人與人間吃虧佔便宜的現象還不會發生。所以在簡單的生產中，只有極簡單的怎樣處置如何共同行獵，如何採取果食及一些幼稚的計劃，『怎樣管理人』的事還未曾想到了。有人雖然就把這種簡單的處置事物，叫做最原始的政治，並叫它做『直接民權制度』，其實，真正的政治是還沒有存在的。那時沒有政府，沒有政治制度，也沒有所謂政權。一切的強制都不曾存在，人與人間並不需要玩一套你欺我騙的把戲的。

人類政治序幕一開始，演的是什麼拿手好戲呢？那就是叫做奴隸制度的。奴隸制度在今日我們這些文明人看來，好像極不人道似的，我們的祖宗居然過過這一段時代，豈不是不大名譽麼？其實，不然，人類由打夥兒生活變為奴隸制度，在生產上是演了一大革命，大進步。因為生產上的進步起了分業，牧畜，農

業，家內原始手工業也有了發展，這時人類的一天的勞動，能產出維持一天生活必要以上的東西，這一來造成了人的勞動力有產生剩餘的可能，於是發生了奴隸制度。奴隸是怎樣發生的呢？它首先是發生在部落戰爭中。以前對於戰爭的俘虜是一律殺戮的，這時就把他們用之於耕作，森林，開墾的場地了。這時人與人間就分化爲主人與奴隸了。這些作主人的人，這時雖然不必自己從事勞動，却不想方法來管理這些奴隸。因爲奴隸同一樣是人，比起其他動物來是難對付的。

所以在最古的希臘的雅典國家，就發明了一套管理的好方法，產生了什麼議會，軍隊，等組織。這時因爲需要強制，所以設許多機關，要許多人來辦公，這就是所謂政治了。在雅典最盛的時代，自由公民的總數不過九萬人（連小孩婦女全在內，成年男子不過兩萬人），而男女奴隸却有卅六萬五千人，被保護民（外來移民與釋放的奴隸）爲四萬五千人。平均每個成年公民，至少有十八個奴隸和兩個以上的保護民替他們勞動，這就可見沒有上面許多方法和機關是管不了他們

的。

到羅馬時代，奴隸制度就比希臘時代更進一步了。羅馬市民只管政治，上層社會的物質生活全歸奴隸供養，甚至於精神生活方面，在文學，音樂，美術，也多賴奴隸中的學者與藝術家來貢獻。而羅馬市民報答這些奴隸的是政治的虐待。他們被剝奪了一切自由，他們是能言的牲畜，在人類感情上說來，確要起一種不快之感。所以，政治的開幕劇，就是演了一齣悲劇，以自由民與奴隸爲其主要角色，政治這兩個字，從此就染有一些人類的血跡了。

接着第二幕也仍然是悲劇，它的劇名叫做封建制度，雖然如此，它却依然是人類生產上演了一次革命，是生產力向前推進了一步，是農業經濟強化的時代。這一幕戲是這樣唱起來的：一方面是掠奪耕地的軍事飄泊的酋長支配權力絕對的強化，一面是農業本位的經濟制度的固立，在政治上就需要一套封建的政治制度。這幕悲劇的主要角色却又編列成爲一種樓梯式的等級了。在上的是貴族，貴

族的頭兒自然是王，皇帝，以下一層一層往下降，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們都由王或皇帝這大老頭兒手裏得了一塊土地了。每一個小老頭兒又在自已這塊小土內做土皇帝，做農奴，士，農，工，商的元首了。所以王或皇帝就是一個大地主兒。他以前或者是一個身體頂挺幹的人，帶了許多嘍囉，以武力掠得了許多土地了。因為當時生產技術還沒有夢想到用機器耕種，所以就一塊一塊的分給自己家庭裏的子弟，就是貴族，或是有戰功的臣僕了。同時，軍事領袖之外又形成了僧侶和儒士這一種人，去替戰爭終結後管理下層的人民，所以他們也是封建統治中一種最重要的角色。這以下有脫離農奴地位的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最底下是農奴。這一種政治的裝置，乍看起來自然是複雜極了，但仔細一看也簡單得很，不過壓迫的形式是採取一種金字塔式疊着罷了。主要被榨取的對象是農奴，或農民，他們的血汗造了中世紀的黑暗的文明。

這個制度在中國到如今也還留有它的一些殘餘。中國內地如四川就有不少的

捐稅還是封建時代的，北方還有一些地方也還保有力役及許多的現物的封建徵發。至於講到以前中國做官的人的不講法律，「我就是法律」！殺一個人算不了什麼鳥事，那都是封建政治的特色。

我不想再搬古了。以下詳細說的是接着這幕悲劇後，人類政治上第三幕更大的悲劇，那就是在歐洲鬧了一二百年的現代政治。那種新式的「管理人」的殘酷的悲劇！

總算是進了一步

恭賀諸位新禧！新的年頭希望諸位有新的思想，新的生活！但是，在我們的書場上說來說去，總免不了是些諸葛亮的人物，三討荊州的舊話。好『新』總是人的常情，爲什麼我還要來說舊話？就是凡事總有一個來歷，要知道當前的新的東西，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總是由舊的長出來。如花美貌的小姐，她是那醜老太婆的女兒，要知道這位小姐的性情，嗜好，總還不能完全忽視她的母親是一個怎樣的女人這一點罷！不過聽故事的人，自然愛的是小姐的羅曼斯，不願多聽老太婆過去的戀史，這是有理由的，這是一種現實思想。不能反對，所以本場去年年底的說書，就把人類幾千年來玩的那一齣叫做政治的傀儡戲，七扯八拉的說了一頓，對於過去的只就我們需要知道的，提一提就得了，要注意的還是現

代。所以今年的開場白，就從現代政治開始，使諸位聽了腦筋中也有一種新的印象，新的啓示，進而引諸君去看新的東西（指政治）與新的她（政治）去戀愛，結婚。

閒言不敘，書接上回。我們現在要來細細的讀『現代政治』這齣名劇的戲考了。是的，我們知道，這是從資本主義經濟那一種社會的地基打好後，才正式開演的。在戲考上大概是寫着：『近世代議制國家』這一類的戲目的字眼罷！諸君聽了這生疎的名詞，不要害怕，暫時的讓它去，聽了正戲，這些名詞以後自然會熟識起來的。不過，這裏要交代一句的，凡一齣戲到了已經有了戲考，那戲的開演，一定是已經有了一點時間的，我們談現代政治也是一樣。我們雖把她做一個新的東西在新年來談，其實這一幕戲最早開演的時間是遠在十七，十八世紀，自然一直到她又快要收鑼的現在止，也還要算在她的範圍內。因此，我們談新，實則還是話舊。

這戲是如何登場的呢？現在說出來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但是，這裏要請諸位特別明白，她的登場就是說明另外有一種老戲的退場，這一登一退，是人類用血換來的，並不是和和平平，揖讓而登而退的呀！現代政治這新的戲劇登場就是由立憲國家，民主國家，代替了封建的專制國家的意思。

在過去，中國有過皇帝，皇帝號稱天子，就是說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僕，土地財寶都歸他所有，他要你死，你就不得不死，所謂『唯我獨尊』。在歐洲也有『朕即國家』的話。當時這個皇帝或王的怪物，確是一個無法無天的魔鬼，你不能奈他何，當時沒有什麼法律可以束縛他，他說的話就是法律，違反了他的喜怒就是犯了法。他說，他是天老爺要他下凡來管理人們的。這一個時候，他這種無法無天的管理人，就是政治。這政治無非是把千千萬萬的農民或農奴壓得馴服馴服，使他們還糧納稅，爲各級的主子服役，如此罷了。所以這個時期稱爲專制時代。

近代代議制的國家出現，首先與專制主義不同的，在口頭上是叫做一切人在法律上的平等。自然，這句話也要打一點折扣的，實則受法律平等保障的仍是屬於少數人，大多數人仍不過只在紙上獲得平等罷了。然而比起封建的專制主義來却有天大的區別。

爲什麼到了十六，十七世紀，人類突然講起法律來呢？這也是專制太厲害的一種反動，但這反動發而爲一種運動，自然是由於社會生活經濟起了變化。當時在農業經濟內已孕育了的資本主義的要素，都市農村一天天對立了，許多工商業者變成了資本家。不久，亞美利加被發現了，亞非利加也通航了，還開闢了東印度及中國的市場。於是，更刺激了歐羅巴的生產交換的方法，蒸氣與機械被採用了。這時資本家的羽毛長了起來，爲了自己的個人的私利，爲了生產與貿易的自由，爲了封建諸侯的無法無天，他們自覺了原來自己本有權利的，不過被人家剝奪了。於是這些資本家就喊出『天賦人權』，說人生下地來，無論貧富都

有生存的權利，誰也不能侵犯誰，他們發生了反叛思想。不久又把這反叛思想變成許多偉大的革命，其中最令人永久不能忘記，而又是最標本的是法國的大革命，這裏恕我不能閒拉，有工夫的人，請自己去讀法國大革命史吧！（神州國光社有一種最好的讀本，是克魯炮德金著的。）

不錯，現在是一些商人和工業家登場了。這後台上的老闆現在變成一大羣人，並且彼此都是以兄弟相見的。不像以前一樣，雖然也是一羣人，却要把它排成樓梯似的，一層層的，最高只容一個皇帝在上，以下是自己的頭把上一層的人坐，自己又坐在下層人的頭上，疊這樣的一種寶塔。你知道，彼此都稱兄弟，誰也大不過誰，這就只有大家坐着來講理，自然也需要一套法律，來互相規約。不過，這時上了台的工商業家，在台上到底比在台下不同，他登時看出在台上作戲實在也有些說不出的苦處。在台下可以儘量的攻訐名角，越有人喝采，可是在台上就要會做假，越假自己的地位就越鞏固，你爲什麼明明知道他不是諸葛亮而

偏要捧他呢？他唱得像，不錯，因為他越像就越不是他本人了。

他們知道，在台上及後台的人總是少數，我們工商業家的人數，到底敵不過工農。現在是咱們做戲把他們看了。說自由，平等，博愛以前是可以大喊特喊的，現在可不同了，注意：聲音要放小點！謹防台下人要兌現啊！是的，咱們工商業家自己都是一家人，在我們影子內自然這樣辦。自家事慢慢談，我們首先要對付的是那些台下人呀！所以在這些工商業家走上這舞台後，打出了代議制度的招牌來，實際上代議制的國家，仍不過是台上台後一羣爲它自己的利益，在那裏作戲，而叫做公共事務的一種玩意兒。

所以在這代議制的國家下，雖然在統治的形式上有立憲君主國與民主共和國之分，在本質上並不會有什麼差異。立憲的君主與共和國的總統，都是工商業家的傀儡。君主現在的權不是歸於天授了，是由於某一些有財力的工商業者所賜與，戲，而叫它做這時候的天，就變成大龍洋了。

這樣的戲從十七，八世紀就在歐洲開幕了。它到現在雖然還在舞台上不斷的演，可是，因為後台裏的老闆們的事業發達的情勢不同，那戲的唱法也隨着大同小異，而到現在竟是只留了一點形式上的過板之類的東西了。內容則好像時裝展覽會一樣是花樣翻新，千奇百出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戲劇與大皇帝時代的來比一比，這總算是進了一步，它雖然還是被少數人所操縱，到底比大皇帝個人爲所欲爲要強得多，何況它還供給了另一个新的戲劇發生，成長的機會和條件呢！有人說，由它展開了近代文明的序幕，在相當的意義內也不算誇大，這些台上的戲子們却實實在在都盡過一些使命，所演出的東西，有一些，在過去的，也實在是可「喊好」的。不過，前面已經交代過，我們自然不能把它來滿足我們自己，我們還應編排更新的，完全不分台上台下的喜劇。

爲了這新的喜劇，我們却不可不來研究它，這新的喜劇的母親。

毀掉那把交椅以後

一談到看戲，總先得問問是什麼班子，有些什麼樣的角色。因為戲總是人排演的，主要的還是在人的活動上。政治這種大戲，也自然是人的活動，不過是一個階級在一種更大的場面上表演的活動罷了。我們前回說過，從十七世紀起，歐洲就發生了許多暴發的工商業家，他們對於那種壘寶塔式（皇帝，公，侯，伯，子，男，士庶，農奴）的封建的老戲生出了厭棄之心了。漸漸的他們領導了無數窮苦的人民，聯合拆了一些王朝的金殿，於是舊戲就響了下台鑼了。

是的，這在歷史上就叫做資產階級革命。但是，這一批工商業家取得了這座冷清清空台後，自己繼續排演的是什麼呢？自然，不再是壘寶塔了。這時候走上台的都是一些東隣西舍的熟人，製襪老闆約漢，紡紗老闆曼斯，船廠老闆馬耳，

鋼鐵老闆佛特（這些名詞都是假設的，實在隨便什麼阿貓阿狗都行），其他無數老闊們。他們擠滿了這座平日不能走上的舞台了。大家忘情的在那裏稱兄道弟的打招呼，握手，吸淡巴菰，商議如何如何維持劇場秩序不亂，使台下列人有戲看。

他們看了這許多人在台上七嘴八舌不成話兒，總得有點秩序才好，大家都覺得，第一，我們不要被台下人輕視。因為他們走上台的辰光，有的耳上夾着的那一枝鉛筆並未記得取下，有的老闆甚至手上還帶着算盤，發票，這被台下人看見了，會疑心這新的班子只會做生意，不能唱出好的戲劇來的。如何是好！他們中最聰明的人就說，『我們趕快到後台去，前台我們犯不着露面的。約漢先生！你就派你的賬房留在這裏，你老人家簡直可以在家裏享福，有啥事體解決不了的，就叫劇務主任到貴公館請教就是。曼斯，馬耳先生！你們將令郎們留在這裏也就夠了，他們都是新的戲劇家，還不會來一手頂括括的麼？』這時，這位發言人就轉問佛特先生道：『老闆！我們在這裏已足代表你老人家了，還是早點回府

安息吧！」原來他就是佛特老關的手下人。這樣一來，接着聲明我留誰代表我，他留誰代表他，又鬧過一大回，這才把許多麻煩的交涉交代清楚了。

以後，台上果然看不見耳上還夾着一枝鉛筆的怪模怪樣的人物了。出現的人物一變而爲頭髮梳得光光，鬚鬚剪得齊齊，頸子挺直，適宜的配上大禮服，手套也是保持得潔白的，再配上黑油油的公文包，黃燦燦的司荻克，個個都有禮貌，人人皆有辯才，你就把諸葛亮從土裏挖出來，他也會自知才屈舌短，不能有昔日舌戰羣儒的威力了。這一批人來到台前，對觀衆會作出各種各樣的媚笑，撒嬌，啼哭，發怒，會把死的說出活的來，會引出無數的大道理說明自己是如何的爲了大家，如何不是爲自己的老關，說許多謊，扯許多白。他總要把台下人弄得昏昏沉沉，癡癡顛顛，他們於是就放手替老關擰下一筆大錢來。至於他們在台後呢，就完全現出本來面目了，他們變成了一羣各爲着自己的主子的忠誠的奴僕。在那裏狗咬狗，你爭我奪，連甲倒乙，連乙倒丙；或者用盡鬼蜮伎倆，陰謀，險毒，

殘酷，陷害，台下無數人的命運就在這裏決定。這一切不過爲的老關的『生意興隆』，『財源茂盛』八個大字。

是的，台前戲的出演固然決定於這後台了，固然由這些穿着禮服的角色扮演了，但我們要知道，這後台的人物，也多是許多老關們留着的在這裏代表自己的，真正的後台的後台是大老關們自己的公館，會客室，臥室。這些在台前現身的大人先生們，大事也還不能自主的，所以他們在揭幕之前，更正確點說，在走到後台之前，先不得不到老關的公館去，或者在會客室密議半天，或者被老關喊到臥室裏去，在老關睡榻前，聽老關吩咐，一聽說不定就費去一個整夜。這裏我們就知道，以前唱壘寶塔的戲，雖然大吵大鬧，鑼鼓喧天，到是比這『平起平坐』簡單得多的。那時，這一座寶塔下，雖然是壓着無數萬的生靈，但是坐在寶塔上的人，確只一個人，他可以發號施令，爲所欲爲，寶塔各層的人，也只是留聲機似的，上頭說什麼，他也說什麼，他們不敢違背上頭的命令。這自然因爲構成這

寶塔的分子，比起『平起平坐』的代議制，絕對的矛盾雖然也是一樣，但相對的矛盾，構成寶塔的土地所有者間與構成代議制的自由生產，自由販賣的工商業家間，那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前者只要人口不突然增得過大，不遭什麼天災，沒有外敵侵入，大皇帝不太『無道』的話，大致上相對的矛盾是極小的，後者老關與老關間彼此利害不同，人人都想利用這政權來掩護，保育，自己的產業，打擊自己的同業者的競爭，這矛盾只有對共同的對手（即另一社會層勞動者），才能完全相一致，否則，都是紅臉對白臉，除開大家來比比武藝的高低外，沒有和平的可言的。會打算盤的人，計算是無孔不入的，俗話一句言，買賣佔厘毫，他們那能過於慷慨呢！

因此，代議制這個場面，雖然由以上的一段話已可知道代議是『代』誰人而『議』，但即令把這點暫時不談，這個制度內部是會呈出如何的矛盾，這些矛盾會展開如何鬥爭的場面，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這種基礎上建不起寶塔來的。

現在是任何工商業家也不想自己去坐金鑾殿上的那把交椅了。他們不是把那把交椅毀掉，多換上數百議席，就是把一個傀儡坐上，同時添幾張議席在他的旁邊。因為做買賣的人的看法與土地所有者到底不同，他們不要什麼虛榮，名份，他們只圖利息的巨大。誰還願意在那冷冰冰的深宮內院去坐那種冷板櫬！

經約漢，曼斯，馬耳，佛特等人一致的同意，先把金鑾殿改成了議會，大家都很禮貌的道，「今後は兄弟們的世界了。兄弟們的事，坐着慢慢談罷！不過，我們第一要注意台下人。至於以前唱寶塔戲的爵爺們，那倒不足重視了。」

他們想道：這裏所議的雖然是如何去管理站在機器旁邊的人羣，如何分配市場，推銷貨品，買入原料，但是如果竟這樣露骨的說，這些曾經參加搗毀寶塔，現在又爲着自己生產商品的人羣不會灰心，怨恨麼？是的，這裏要加一點潤飾啊！於是他們將這會議堂前掛上一塊國會的招牌，這就變得堂哉皇哉，一點生意氣味似乎也沒有了。並且還在議席中，也留下幾席給台下最低級的人層坐坐，使

他們在名義上也取得一樣平等的參加國事的權利。由是，這裏從各位老闆送來的代表，擠擠一堂，就都號稱國民的代表，並說是全國人民的喉舌。

這樣一來，台前台後變得有點昏亂了。這時，真正的牽線的人物，站在戲台前的人，大致是看不到的。在外表上，如果約漢先生公司裏一位董事，一旦被選舉成爲大總統了，約漢先生也仍以公民的資格，向這位總統祝賀，行三鞠躬禮，好像這位總統真正是『國民之父』一樣，與自己的買賣是連一點關係也沒有的。這位總統呢，也只有回到老闆的私家小書房後，才說：『老闆，這次選舉費雖然花了一百多萬，但是老闆在國外的生意到底得着一種新的保障了。現在又在同×國訂下一種最惠國的條約了，使老闆的貿易每年可以少付進口關稅一兩千萬，並且還代老闆找了一塊新的原料產地了。哈哈！』顯出特別的恭敬，謙虛。

所謂代議制這一種戲法，粗糙一點說大致就是這樣的東西，不過，事實上約漢先生的代表人，並不一定是真正的一個人，也並不一定就是他公司裏的司

賬。我們知道，這裏常常的是一團人，這一團人，實質上也不是僅僅代表約漢先生的，凡與約漢先生同利益的，他都可以代表。並且當十七，八世紀這些工商業家與封建貴族鬥爭的時候，就產生了代表工商業家利益的一團一團的人。這些人就是以後的台前的人物。新的戲劇的班子，或稱京派海派，但在政治上，則稱爲政黨。約漢，曼斯，馬耳，佛特，他們手下也許不僅是上面舉出的一兩個人而是一個所謂政黨。這一點留在下次再說。

不是垃圾不成堆

我們不要在約漢，馬耳，佛特這些先生的家裏久打停了，離開他們的公館罷！我們現在來看代表他們的意志的，出現到舞台（指政治舞台）前的人物何如？

是的，這裏我可介紹的人物，就有史易斯，麥克登，波門波門，羅唐（無論用什麼阿貓阿狗都好）諸先生。也許你要說，我介紹的人太少了，他們不過是代表幾個班子，史易斯並不是一個人的資格出現到舞台上的，他是一團人的代表者，麥克登，波門波門，羅唐諸位也都是一樣，他們都是一個班子的領班，決不是孤家一人，所以我們看他們的言論同行動，切不要以為那是他個人在『主持公道』，『造福人羣』，或者『違反衆意』，『喪權辱國』。他們個人雖然也有智愚，勇怯的分別，但他們在台上的一舉一動都是不由個人自主的，在出到台前，

就先在班內決定好了的。

現在在這裏交代一句，在政治舞台上，這種戲班的名稱不叫班子，而叫做政黨。一個國家，中央大戲院（政府）照例只准有一個，其他地方戲院（地方政府）在大體上也完全由中央這戲院所管，他們不過是一些分機關。至於戲班子呢，一向是不加限制的，在原則上可以隨便組織，不過近幾年來，也漸漸傾向歸一個班子演連台戲的。同時在另一方面也現出看客要上台扮戲，要演那台上和台下完全變得沒有分別的新戲了。不過，這些是新現象，還不很普遍，到以後再說罷！現在要談的是一向最普遍的現象。

一個舞台，許多班子，這戲如何做呢？這就容易想到要競爭了。這又會使我們想到，競爭的結果就是史易斯上台，波門波門退位，或者是麥克登同羅唐的合作了。不錯，這種想法都是對的。你就拿法國來做例子罷！法國的內閣幾個月就要換一個，在英法甚至日本也可算在內，都有所謂在朝黨，（就是拿了政權

的)和在野黨(就是沒有拿得政權的)的分別；不過，你也不要以為這種政治的戲班子那麼容易組織，隨便訓練幾個會跳會翻筋斗的小子，會做肉麻的調情的毛丫頭，就可成立一個班子跑三江了。不！政治的戲班子的組織，完全要受到許多限制，說一句老實話，在那種唱壘寶塔的天官圖的時代，現代英法美這種班子就組織不起來，這種新的班子(政黨)的出生，也是因為社會經濟的關係把人與人的關係弄得與『狗與狗』，『老虎與老虎』的關係都不如，『狗不吃狗』，『老虎不吃老虎』；但是『人要仇恨人』，『人要吃人』，一部份人不能不同別一部份人扭辮子，抓胸脯。爲了我們制勝你們，或你們制勝我們，大家總是最關心的在那裏打主意，等到這種想頭更爲明確了時，那在同一利害下的最覺悟的分子就團結起來，是的，『不是垃圾不成堆』，於是這些同一利害的『垃圾』(這裏沒有好壞的意思)的東西就『大成了堆』了。

在十七，八世紀以前的各國工商業家就首先組織了這種堆(政黨)與封建王侯

在政治上相爭，預備搶這家中中央大舞臺的公演權。這些工商班子，在未搶到公演權前，是一種臺下搗亂分子，張着大喉嚨打『通』！自然當時對於疊寶塔的戲，大家的不滿意是一致的，大家想要扮演的戲大致也是一致的，所以現代政治這種戲班子，確確實實是同這些工商業家一起長成起來的，換一句難懂一點的話說，就是同資本主義的制度一起發生出來的。它是在政治上反映出來的東西。封建的生產制度，在政治上只需要疊寶塔的戲，在以自由競爭與剩餘利潤為原則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在政治上就需要代議制。前者的劇中人就只要有大皇帝，士大夫官僚家臣這類角色就夠了，後者却不要這些東西，却是由史易斯等的班子才行。

所以，政治的班子，總是代表在經濟上同一利害的人的東西。不過，這種班子的產生，是要等到這同利害的人羣有了相當的覺悟，有了相當的反抗力量的時候才能產生的。在十七八世紀歐洲工商業家反封建貴族的時候，當時在經濟上與封建貴族站在對立的，不僅是工商業家，還有農民和工人，可是他們並沒有先工

商業家組成政治的戲班子（政黨），就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覺悟夠，還沒有力量，還想不到自己也上臺來，但是現在就不同了，各國真正代表工人和農民而組成的戲班子（政黨）就顯然以自己的利益為立場，在臺下打「通」！並且躍躍欲試的要上臺來了。

這就是說，政黨是代表一種經濟條件相同的人羣利益的東西。搶奪的目的物是中央大舞臺的公演。

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體制，是一種矛盾的綜合，所以在中央大舞臺上所出現的現象，自然也是萬分矛盾與複雜，在經濟上要自由競爭，這裏約漢，馬耳等大老闆，就不能完全傾心相見了。雖然在舞臺上，對於某一些政策能夠取得一致，但是生意人與生意人間，見面總不免是冤家，你賺了錢，就不免影響到我虧本，彼此間既然盲目的在競爭，怎能在這掩護自己的政治舞臺上輕於放讓呢！因此，在同一老闆之羣內，就不能不另有班子發生了。這就是為什麼同美國老闆之

羣間，有民主黨與共和黨，英國有保守黨與自由黨，日本有政友會民政黨，其他各國亦多如此，就是這一個緣故。這也說明了約漢，馬耳爲了代表自己的一個小羣團的利益，彼此的利害絕對沒有完全消滅的可能，不得不又分出成爲若干集團。這是由於『私有』，並以『自由競爭』爲原則等經濟法則所決定的。至於真正代表統一的生產之羣的班子是否能存在呢？能的。那是由於另一個在經濟上完全沒有彼此利害不同的法則所決定，也祇有這一羣團才能產生一個統一的班子來。那就是無財產的大衆所結成的政黨。

在目前世界政治舞台，雖然已經分裂了，開創了新的戲劇，但最大的場面仍是由於約漢，馬耳等等老關爲牽線人而組成的班子，在臺上，臺下做好做醜的扮演，新的生產人羣自己的班子，雖然一天天被人注意，重要起來，在現在大部分自然還是臺下人。

是的，在今日世界政治舞臺上，是由老關們組成的各色班子，東轅門走進，

西轅門走出，好像走馬燈似的上上下下，在外表上竟看不見約漢，馬耳那些銅臭面相了。這就是工商老闆們高過封建貴族的地方，因為他們手法高明，一些得罪人的事情總放在別人身上，自己裝做什麼事都不管，一心在做生意，安安適適在私家會客室內拉那些傀儡身上的線就得了。那冷冰冰的寶座，陰木林的『瓊樓玉宇』，讓羅斯福這類傻子去坐去，你說新奇不新奇！好的，這裏我可以列出一個公式來，就是：工商業的大老闆會客室↓政黨（戲班子）↓議會↓政府（前臺）。

這些我們不必管它。但是，這些班子是怎樣組成的呢？它是某一經濟條件下的人的集團中最覺悟的分子，是這集團的一部分，是這個集團的頭腦，不是全體。這裏自然並不是說這個頭腦集團內不能包含其它集團中的份子，如雇用一種人做班子的『助手』，充當一個班子的『打手』，『清道隊』之類的工作，都是可以的。

在一個毛兒班內，都有一定的班規，政黨自然比毛兒班要認真，因為它要領

導去搶公演權的。這裏，它需要『一貫的意識與行動』，它有『主義作爲信仰，有政綱作爲行動的指標，有戰術以佈置敵我的力量，有政策指明對於各種問題解決的方案，運用策略以進行實際行動，提出口號作爲號召』。簡單一句話，一個政黨有主義，政綱，政策，策略，口號一套有系統戰術的理論與戰術。

史易斯，麥克登，波門波門，羅唐諸先生就是這領班者，至於他們如何導演呢？這說來話長，且待下回分解罷！

政治上的狸貓換太子

我們已將史易斯，愛克登，波門波門，羅唐諸公民所領導的戲班子（政黨），大概的說過了。實在在這政治的世界中，並不祇有這幾個班子，這猶如在今日經濟世界中的老闊們不僅是約漢，曼斯，馬耳，佛特幾位一樣。但是，爲了聽書的人的方便起見，就暫且拿了他們來作例子，把關係弄得簡單些，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妨害罷！

還要請聽官們注意的，就是不要把這些戲班子的領導人過爲重視了。這裏的史易斯無論換什麼阿貓阿狗的大名都可，我們要注意的倒是這班子。這班子代表什麼人的意旨呢？這班子是用了誰的錢，在替誰唱戲呢？這些班子，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他也有盛衰興敗等現象，這現象大致是隨經濟世界中老闊們的盛衰興敗

而決定的。

這些話交代過了。再來看這些班子的拿手好戲罷！不過，政治舞臺到底比天蟾舞臺這類地方不同。因此，政治的班子所做的戲，一般的也與天蟾舞臺中各名角們所做的戲有些兩樣。主要的是，政治的班子上臺固然是做戲，下臺也仍然是做戲，比起天蟾中的名角，到了後臺就卸下衣冠，那是完全不同的。說一句更正確的話，政治的班子在臺下活動要比臺上多。因為臺只一個，班子至少有名的也有兩個。所以，政治的班子要想爭到上臺去演自己班內排演的戲，可是不十分容易，非經過激烈的競爭不可。所以，有人說，看一個政治班子的戲劇，有時臺下反比臺上好看，他們更賣氣力，有時上了臺反做不出出色的花樣來。這裏，我們就應該附帶提醒大家一句，上政治舞臺去看熱鬧，也該先有一點這樣的預備知識。

在政治舞臺上，在清平時節，大致是由兩三個班子在輪流轉。上了臺的班

子，自然就是表示在經濟世界中最有勢力的某一羣大老闆對於另一羣大老闆的勝利。上得臺的班子，自然是賣盡氣力在唱戲，總想佔着舞臺不放手。但是在臺上確比臺下爲難些，在臺下，沒有排演以前，你可以用賣狗皮膏藥的流腔滑調去騙人，盡量發出不兌現的支票，以博得臺下人來看戲，幫幫你的場子。所以，在觀衆中，對於史易斯，麥克登諸先生，總覺得他們未上臺前，和藹可親，關心大家，好像兄弟一樣，及到藉着他們做樓梯，踏着觀衆的頭，跳上舞臺後，他們的行動就會現出兩樣，這不是他們有心擺架子，是因爲他們本來做的是空頭生意，對於以前發出的支票沒有兌現的能力，不得不對於以前捧過自己場的人，有些故意迴避了。

在這時候，必然有好多臺下人表示不滿。打「通」聲音在樓前樓後發現。你們要知道，這「打通」的人不僅是老實的觀衆，同時也就是那些與自己敵對的班子。他們一向是幸災樂禍的，你唱踏了板，走了調，在他們正是高興，他們於是

轉向觀衆道，『這樣胡鬧，成個什麼樣兒，倒不如等咱來。咱有的是嗓子，正確的板路，不會這樣現醜。』於是，大家一個吆喝，臺前幕布，就登時放下了。幕布上揭出的是休息十分鐘幾個大字。

幕，自然又接着高舉了。臺上一切如舊，只是換了一個班子，這些名角就是剛才在臺下怪聲打『通』的人。觀衆對他首先是笑嘻嘻的，不到幾小時又看出破綻來了。不滿的空氣，登時充滿這戲院內。

這時，剛才被打『通』下臺的班子，又變爲在臺下打他人的『通』的好手了。這樣一來一去，就叫做政黨政治，上了臺就叫做在朝黨，在臺下的，就叫做在野黨。他們就是這樣玩的。

這一兩百年來歐洲政治舞臺就是由於這些班子在那裏做戲。

但你切不要以爲史易斯上臺，或是羅唐下臺，在歐洲政治史上，這些變動就叫做革命，那是完全的錯了。這猶如在過去的中國金鑾殿上的交椅，今日由一個

姓張的胖子佔住了，明日換了一位姓李的瘦子，這朝代的更換，不能叫做革命一樣。所謂革命，那是要根本翻臺的，不僅要改變人物，同時還要改變臺的裝置。這說來話長，以後再表。

但是這些政治舞臺上的變動，却不能完全輕視。今日的講話，我們的主要點就在這些變動上。不過，這變動是有一定界限的，即以資本主義的發生成長一直到歸天這全過程中爲限，跳過這個過程，轉到另一政治形態時，那時政治舞臺上就會有另一種更新的戲劇出現了。那就是叫做革命了。

至於目前要講的，仍不是目前世界政治舞臺上的新情況，還要回到過去一點，因爲要看清現實的特殊現象，却不能不先查查戲考，認明一般的現象。

却說所謂代議制度，說來說去，就是由於上面所指出幾個叫做政黨的班子做單位。在那裏代約漢，曼斯，馬耳，佛特的議，外表上雖然現出的是斯斯文文，冠冕堂皇，稱做國事，其實骨子裏不過是這幾位老闆的談生意經，每一條議會的

法案，每一項法律的明文，骨子內都是銅臭薰天，生財的大道理。

是的，因為現在的生意人是生產自由的，彼此都是兄弟，彼此也應該共同服從大家同意的生意經（國法），自由競爭是應規矩矩，守法守信的啊！生意人相互的競爭無已，這些吃了各個老闆的小米與牛肉的雀子與雀子間的戰鬥也不會變為和緩的。不過，到底有一個限度，就是他們變來變去，雖然在這變動中，許多小老闆犧牲了，小雀子死亡了，產生了一些大肚子，金菩薩，大雀子，在這些金人與大雀子間仍是互相火併，只有在對於臺下一般『平庸』的觀眾，是一致的。所以這些班子的變動，可以不調換那一幕吃人血的佈景，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同時，在表演技術方面，不論那家的班子，也都善於撒謊，裝做，使臺下人越看越糊塗，越看越發昏。使你糊里糊塗捧他們的場，不由自主的喊好。因為無論那一家班子，都不能不在上臺前就取得觀眾，在上臺後維持場子上的人滿滿

的，這在用他們術語，叫作『民衆擁護』。凡經過觀衆糊塗叫過好的劇目，他們就說這是民衆的要求這樣，他們是代表民衆的意和見意志；是民衆的代言者，這些講生意的場所，就名叫『民意機關』，由這『民意機關』所選出的官員，就叫做『人民的公僕』。由這樣的『民意』全套的運用起來，就叫做『民主政治』。

這就是近代政治舞臺上，同『狸貓換太子』一樣時髦透頂的劇目。

但這不是說，臺下人就不能根據這『民主』的口實而組織代表真正臺下人的班子，提出自己的劇目來的。這樣的班子，在現在各國不僅產生了，並且也一天長大了。但這又是後話，現在不詳表它。不過，我們知道，這些臺下人的班子，他們代表的人是大多數，其力量自然是很大，它與這臺上的少數人的利害是勢不兩立的。所以，這樣的班子要較和平的走上舞臺，是事實上的不可能。在未走上臺前，他們在臺下光祇白着眼睛着急麼？不！他們就利用臺下，或臺上不重要的地位，去宣傳自己的劇目，批評暴露別的班子的騙術，使看戲的人，頭

腦更加清醒。同時，他們並未忘記如何拆毀這座舞臺，去建立合於自己劇目的舞臺。

巴力門

一月二十九日，報紙上登載有一則倫敦路透社的電訊，是講英國巴力門（國會）在討論追加預算五百萬鎊，以充作新失業救濟處的經費案的時候，演了一幕趣劇。現在我提到它，不是專來開心，引諸位笑一笑，是我們的書正講到巴力門來了，既然現在世界上這最有名的巴力門，正演着最標本的趣劇，爲何不停着腳去窺探一窺探呢！

這一天，這莊嚴的『大英帝國』的巴力門中，黑壓壓的坐滿了代表約漢，馬耳，波門，波門，羅唐（但他們說是代表帝國的）等領班統率的蝦兵蟹將，在那裏討論追加新失業救濟處的經費五百萬鎊。人聲哄哄，各自在心中打算，要怎樣才能使自己的老闆少出幾個。但這時工黨議員布恰南却惱怒了，他一向對於政府救濟

失業的辦法是反對的。他認為是兒戲，欺騙，不是根本的辦法。這時，他大罵首相麥唐諾道：

『野孤禪！豬！下流！惡徒！我們要用馬箠去鞭打這忘了大眾飢餓的東西，把他擯於公共生活以外。』

於是，全體議員愕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吐舌頭，也有的現出得意的微笑的。

這時旁聽席上騷擾起來了，許多趕着來聽政府對於失業救濟策的女子，聽了政府只追加這一點點經費，已是悻悻不滿了。布恰南的話，正打中了她們的痛處，她們一時情不自禁的大聲狂呼起來。

『打倒舉國一致的政府！打倒俄斃嬰兒者！』

一時秩序大亂，經過數分鐘，這些示威的人才由警察一一逐出旁聽席外。

聽官！你們以為這是一件奇聞麼？這一說出來不是有點損壞『大英帝國』，

或麥唐諾先生的尊嚴麼？決不要作這樣想！巴力門中一向就是如此的。不過，這次這位布恰南先生，說話說得太爽直一點，這才引起全世界各報用特號字排出這段新聞來了。

這裏，我們也可以寫出一段家醜來，不要專門笑話人家吧！

巴力門，在中國也曾有過的。在下就親自去旁聽過，至於故事，那是比外國的更多的。中國的巴力門有人比作是一間私塾，議員就好像頑童，不僅像布恰南這樣發皮氣是平常事，就是拿墨盒子作手溜彈去打開政敵一兩個腦袋也不算得稀奇。我們以前不是常常在報上看見巴力門中把桌椅打翻了，痰盂摔碎了的新聞嗎？後來不知是那一位天才發明了，桌椅用螺絲釘釘牢，墨盒子也死裝在桌子上，使你不能移動，然後天下才告太平，巴力門中才僥倖沒鬧出人命來。這一切都是百分之二百的真實的。我寫出也全無一點壞意，這也與上面那一段英國巴力門的幽默相類似。這塊地方雖然莊嚴是莊嚴極了，却並不如一般人的想像，以為

這塊地方真是和平的。

我們知道巴力門是現代政治三部曲（立法，行政，司法）中最基礎的一部（立法）的活動場所。立法，行政，司法這三部曲，本來是不能分開的，不過現代的政治的戲劇家，偏要如此的分爲三部，以示互相牽制，可以減少某一方面的獨斷，把現代的所謂民治精神弄得更像樣一點。其實，這也是一些門面話罷了。本質上，我們知道整個的政治權力既然歸於某一些人，在某一些人的勢力下，來將這權力再分三部來執行，說這是可以免除少數人專橫，操縱，還有誰能相信。並且自從這三權分開來執行後，除開在一些小的事件上，這三方面有些牽扯外，還不是大家一致的在唱三簧嗎！你能看見一個巴力門是代表工農的，一個內閣是資本家的，一個司法機關是在替地主司法的麼？不能的。

然而，如果從這三部曲的分離方面看起來，這巴力門無論如何是一個最重要的場面，它在這三部曲中雖然是演的三簧，却仍有它的特殊處，重要處。在行政

方面看不見的兇猛，複雜，活潑的鬥爭場面，這裏可以看見。全社會的各派勢力的抗爭及立法，行政，司法因分立而形成的矛盾，及所謂「民主」，「公意」的真面目是什麼，這裏一概都看得明明白白，現在還是回到旁聽席上去望一望這大會場上的風光罷。

這裏專就人物說，也就不像行政，司法方面那樣單調。雖然大部份的議席是被許多工商業老闖，銀行老闖，地皮老闖等的代表，或代表團佔去了。他們是這會議的中心。但在這人海中，也居然還有一些真正的人民代表，挺然獨立雞羣中，在那裏為大多數人們抗爭一切立法上的權利，在藉這莊嚴的殿堂，揭破這壁帳中的醜惡。雖然，也許他們所發的言是人微言輕的，然而他們一點兒也不退讓，因為正義總是在他們身邊的，所以從他們口中吐出來的言詞，也常常使得同議席的人，身流冷汗，弄得一些狐狸們趕快把尾巴往裏收藏，也現出一些羞慚的面像呢！

這就是一幕哭笑不得的悲喜劇。

至於，這裏面所反映的其他面像，真是無奇不有。老闆與老闆間的對立，在這裏是脫盡外衣，以肉身相搏的。農業老闆同工業老闆在歐洲各國的巴力門都演過全武行的比賽。這是爲了關稅政策，農業老闆要求保護關稅，阻住外國糧食流入，維持自己的市場，獨佔的市商價格。反之，工業老闆不然，他却主張自由貿易，不主張對外國來的農產品課稅，因爲他主張糧食跌價，工人易於生活一點，他就可以少給工人一些工錢。像這樣利害不同的案子，無論那一國的巴力門，天天都有。代表不同老闆的政黨，都無不賣盡氣力，運用機警，善於口才的在那裏舌戰，這不是玩意啊！不是閑嚼舌啊！這一舌辯的結果，失敗了，大之可使某一老闆傾家蕩產，小之也將被人佔了上風去。勝利了不用說，大之是大發其財，獨佔一國一地之富，小之，也是造成一點發財的條件了。

在這代議制的名劇初上舞台的時候，巴力門是很出過風頭的。平心說一句它

在除作老闊們的明爭暗奪，將一切非法的行爲加以合法的裝飾以外，它也做了不少的改良大衆生活的事業。至於到最近，它的權力雖然一天天小了，在有些國家甚至連這種裝飾品都不要了，現在我們趁着這巴力門還在『大英帝國』等地方繼續活躍，作了這一點探視，諒來不是白費了我們的時間罷！

閒話衙門

上次我們閑話巴力門的時候，頗引起了兩位朋友的抬槓，甲聽了英國巴力門的一位議員敢於那樣大罵麥唐諾，就佩服的五體投地，稱讚英國巴力門的權力不止，他說，「這裏真是英國的發電所，英國整個國家的活動都決定在這裏了」。一面說，口裏還發出「咄咄」的聲音，表示他這樣讚美還不夠似的。

這一來，登時，就有乙出來抬槓了。他說，「在巴力門聽了兩句激烈話你就以為了不得嗎？你真有點神經過敏！這裏面，激烈話是家常便飯，有得聽的，這算什麼？這類話，有的只是一些少數派的議員的「噁舌」；有的是一兩個無黨派的人的悲憤，牢騷；還有的是某一個政黨在某些方面打擊其他政黨，故意賣弄的俏，想博旁聽席上人的喝采，同時在第二天報紙上印出他的話來，使別個擁護

他。罵人就變爲一種宣傳，一種陰謀，那裏是了不起呢！依我看，巴力門內玩戲實在嚙噙了不起，雖然政府的一行一動，在未做前似乎要交到巴力門來討論，做了以後，又要到這裏來報告，還要經這裏批准，才發生效力，真的有點像個國家的發電所了。其實，這都是圈套，官樣文章。實際上，拿了大權的是政府，你只能議，他却能行，你奈不何它，哼，你在大的事體上，敢不同意嗎？不同意，政府可以解散議會，另選一班能被它御用的人來。這才是權力的中心呢。」

他們的話，到底誰是對的呢？

我說：『他們的話都對。』這是什麼意思呢？我說過，現代政治的三部曲是在唱三簧，一個裝傻子，一個不僅裝傻，還要化裝，裝做一個不男不女的人，另一個人躲在後面作貓叫，你說，到底那一個角色重要？這是說不出來的，祇能說都重要。

現在甲乙二方是各站在一方說話的，所以不能說那一方獨對，獨不對。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屢次說過的，不要專看這些現象，在這裏抬槓，還應想到，約翰，馬耳這些牽綫人，你應該知道這三部曲無論那一部都是屬於傀儡戲的。

不過，就這戲的排演的原則說，似乎巴力門的場面顯出得更重要，從前在開鑼的時候，它確實是這三簧的開始的一簧，不過到了現在，這一簧漸漸變得更無力量了。名叫『司法』那一簧本來是配角，不說它，成爲真正主角的，目前就是乙說的只有名叫『行政』這一簧了。所以在演着『行政』的拿手好戲的場面的『政府』卻不可不引大家到那裏面去玩玩呢！

是的，參觀這一場面是較複雜的。這裏不是像巴力門那裏簡單，『行政』這戲的排演不是在一間屋子內，並且照例都不許人去旁聽的。這一來，我們參觀的方法，就只能『神遊』了。

政府這機關諸君却不要神奇，我們用兩個舊字說就是『衙門』。『衙門』門

口照例掛有『閑人免入』的牌子，衙門裏面做的事，就是管理人的事。用一個新名詞說，是『統制』。在所謂民治政治的代議制度之下，這新式衙門內坐着的『大老爺』，從上到下都不能擺出有皇帝時代的臭架子，一概稱作『人民的公僕』。這裏面的大小官兒，因為要受其他一部曲的牽制，所以在形式上他們到這機關來，也應經過無數層的轉折，由許多阿斗去寫選舉票，好容易才能走進這張門。因為你的來歷，一般阿斗都知道，所以，在骨子內雖然官總是官，同皇帝時代一樣要比老百姓尊貴，可是，在面孔上總得謙虛一點。

不僅如此，現在有了巴力門了，在形式上，它總可以同你搗亂，你要想上這中央舞台，就得上巴力門中取得阿斗代表（實在應稱老闆的掬客）的多數，不然你確會站不穩，再則，這裏的後台人多，意見時時不同，於是我們只見這裏的人來來去去變動多端，也比由一個大皇帝作主不同。其他一切言論，行動，都要與其他二簧合板，所以現代坐衙門的人，真有點不容易，動不動，就要觸霉頭，像

英國首相麥唐諾那樣圓滑，沒有骨頭的人，都要被人奚落爲『野狐禪』，就可概見一切了。

關於這一部曲排演的場面，可以分作中央舞台（中央行政機關）和省，道，縣舞台（地方行政機關）以及附屬於舞台雜耍部門。（行政諮詢機關，如中央密院，各種行政委員會，地方參事會等）不過，我們現在要參觀的却是中央舞台這一家。因爲觀了泰山，就容易看天下的，要開開我們的眼界，還是上這家有拿手好戲的舞台去的好。

這裏不表這中央衙門如何偉大富麗，要表的却是人物和人物的裝扮的戲。

組成這一個中央行政機關的有兩種形式，就是說這中央舞台的台務主任有兩種資格的人來扮。一種是所謂『行政首長』！一種是『內閣』，再換句話說，有些國家管理着全國各機關的總工頭是大總統，『王』；有些國家雖然上面也有個總統，『王』；可是他們是一個配像的『玉馬』，不管閑事的，真正負責者是『內閣』。

內閣這東西，就有點像目前中國的行政院的東西。

內閣以下照例分爲：內務，外交，軍政（海陸空），財政，司法，交通，教育，農工商等等部門。內閣大概是一個內閣總理，在帝國或稱首相，和許多閣員，或稱大臣拚攏的。這些閣員或大臣，照例各人管着一部，但也有不管一部，完全是一個空頭的光桿，只有在開會時，人家才知道有他。自然，這種人的配置，戲的配置，並不各國都一樣，多少有些出入，這却無關大體，我們姑且『取大同捨小異』，大概各家中央舞台的人的扮裝方面就不過如此罷了。

一個大麻子化了裝，登時就可變作曹操，受人的敬畏，一個『公民』也是如此，只要坐到大總統或內閣大臣的交椅上，也就馬上現出一種魔力來，受着世人的尊敬，恐怖，或詛咒。雖然他們自己的登場也不過受了另一種人的牽綫，可是，反轉來，他們的手中又牽着一大把綫頭，千千萬萬阿斗們的命運都是由他們在玩弄。

啊啊！這一場面真是偉大熱鬧啊！

但是，我們能看到的是一些什麼劇目呢。這裏的劇目是如何的在改變呢？

這裏一切都由一國的經濟方面的變動而變動，一切編上劇目的，都是爲了經濟方面，作爲它的掩護而出現的。這頗有一點像我們鄉村的『社戲』的作用，爲了求神保佑農事才開演的。現代政治這玩意兒，就不過是工廠老闆要保護他們的工廠，生意吧了。可是，他們求的不是『神』，是一種『權力』；不是渺茫中的不可知的東西，而是實實在在握在手中的一種法寶，支配萬人的工具，工具的全面是這三簧，但是光仗巴力門說空話是沒有用的，所以大家的勝負就是坐上這舞台的交椅爲定。

根據這個變動律，在政治上自然是形成得萬花撩亂的。在這萬花撩亂的現象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些較明亮的，巨大的劇目來，這就是民族問題，戰爭，國際糾紛，等等。這一切我們暫時不表它，還是等到下次再專門一件件來細談吧！

至於這舞台上小的風浪，小小的改變，那是天天在進行中的，並且自從這幕現代劇開演以來，一向就是如此，巴力門總愛搗鬼，政府也會叫『解散你』，這些小小的變動在今日的新聞紙中，都是用巨大驚人的字載出，認為是當前的大變。自然這都不是和平進行的，是一連串的抗爭，『長江後浪催前浪』，這一連串的抗爭中，許多人成了犧牲者。這個舞台上部份的改組，台上班子換了一個小且花臉等現象，剛剛與這一種叫做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場面上某一老闖退場某一小開登場一樣。這些戲子的鬥法，原不過是某一種反映罷了。

把話說回一句，這一場面要看的東西太多，內容也特別豐富，把它單獨看起來，確比巴力門那麼噁舌要實際，可是却不能同那二部曲分開來看，因為三簧合而成趣，三簧分就會變為不成話了。這是就整個民主主義的政治這齣悲喜劇中，『政府』這一場面說的。

然而，雖然如此，這種在外表上叫做國事，而事實上却是少數人在做戲，

但關於大眾的福利與災禍上是至有關係的。所以在經濟生活上從事生產的人們，也在這種戲法中學會了要自己在經濟上佔上風，也非得取得這三部曲的支配權不可。在未拿到全部權力前，就是關於『政府』這一場面中，也決意派人去參加，但是他參加不是去捧場而是在上面去撫育自己。這與在巴力門中，那鶴處雞羣似的人民代表一樣，他們看來孤單得可憐，可是他們是後生，却是生氣勃勃的。

冷門

現代政治的第三部曲是司法。表演這部曲的場面是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就是管理打官司的機關。普通人民的民事和刑事的司法機關，通常分作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等級。

不管三七二十一，在這一場面做的戲是執行國家的法律。但執行法律的人就止於這幾個頭戴道師帽子的法官嗎。執行法律的地方就止於這三級陰慘慘的五殿閻王大殿似的法院嗎？不！屬於這一系統的，就人說，連軍隊，警察，憲兵都包括在內；就組織說，還有牢獄及各種特別裁判所都在內。

有些朋友以爲這一部曲沒有什麼看頭，這一場面是一個冷門。誰願意坐在冷冰冰的法院的旁聽席上去聽那些律師和法官的裝腔作調呢？誰願意到陰森森的大

牢去欣賞囚人脚上奏出的『華拉華拉』的音樂呢？誰忍心到有些裁判所去看『坐老虎凳』，『上電刑』，『掉半邊豬』，『灌辣椒水』，『跪火練』等刑罰呢？是的！講到『幽默』，『開心』這一場面是不多的，這裏沒有喜劇，不過如果要看人間悲劇的話，在這個場面中那到有的是巨大，可驚的實事在表演，這是實實在在的人生的一場面啊！

是的！我們現在要放冷靜，我們在參觀這個場面的時候，不必帶着佛菩薩一樣的慈悲心腸，也不要像女人一樣眼眶內留不住眼淚，那些態度是完全無用的，我們要知道的是這些悲劇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我們要問清白它，這是今天本書場上要宣講的中心呀。

說到這裏，你們一定會記起包公案，彭公案這一類的故事來罷！這些故事，真說得夠有趣，又夠可怕，我們知道：它是一個故事，不是真的事實，但這故事中，除開像包公彭公那樣的人是假造的，幻想的以外，它却把封建時代『我即法

律』的那種野蠻皇帝系統下的官僚的兇惡相告訴我們了，它又把農業經濟生產關係中，人與人固定在一種什麼樣子的關係下生活着的真情實態告訴我們了。

自然，包公案中可以看見的『司法』，與我們今日的這『文明戲』是比較野蠻的。但這裏却告訴我們了，今日這『文明戲』決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新鮮東西，只不過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某一種時代，需要某一種的經濟秩序，就生出某一種法律的規制，出現了某些執法的人，發生了某一樣的案子罷了。『沒有畜牧，沒有某種程度的畜牧經濟，當然沒有畜牧法律，沒有農業經濟，當然沒有農業法案；沒有交換貿易，當然沒有商法，沒有航海，當然也沒有航海法』。你們切不要看慣了法律在今日的製定權是屬於巴力門，就以爲真的是那些什麼法學大家頭腦子內想出來的把戲，那就會大上其當，因爲那只不過是表面。

到了某種社會經濟秩序需要某種法律時，法律就會產生出來了。它以『社會生活的規範』、『國家生活的規範』等的名稱出現於世界。在大皇帝時代，大家

都認『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做社會生活的規範，但很明顯的，這種規範並不是人類經營無論什麼樣的社會生活所必要的，它所保護的利益也明明不是全般的人類，只是一小部份，大部份不過被強制在遵守了。不然，那裏會有包公案這類寄託於幻想的小說出現呢？

譬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這法律，在維持專制政治這一機構是必要的。要這樣才能顯得『君』的權力之高於一切，『君』的權力的集中。只有這一觀念組織成了國家特有的觀念時，這專制國家才能夠鞏固。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組成，有三種要素，除開『物質的機關』，『人的裝置』外，就要算這『組織化的觀念』了。反過來說，如果這種觀念動搖了，登時就會有危國本。排滿的思想興起，不是接着是滿清的淪亡麼？人權的思潮蓬勃，不是就有君權的傾覆麼？現在不是又到了一個階級老實不客氣的獨裁的觀念的時代，要代替所謂『民主』了麼？

話說回頭，再來看成爲這三部名曲之一的這一曲吧！

這一曲自然不能例外的，是與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相一致的一種社會生活的規範曲。調子是唱得有點迷人，唱這曲的人與地方都要比以前各時代來得文明，講理。但世間上甜的東西並不一定都合於滋養，美的音響並不一定都合於音律，花言巧語有時內藏陰謀險奸，巧笑低眉，腹中或會另含利劍，一切的美麗時裝，仍遮蓋不過這麻大姐的尊貌。在這部名曲的本質上依然是與過去『無法無天』的少數人在那裏玩弄人類的命運仍找不出根本不同的地方。

不過，它當然也有它的特點與進步性。它的製定是在上次玩過的巴力門中，這與大皇帝放的屁就是法律，討好皇家的屁的，胡亂的，慘無人道的那樣執行者，這新的『文明戲』，新的戲子，就不可同日語了。這裏在製定時就多少使一部份民衆參加，執行中也多少受民衆的監督，並且在名義上，『大總統』，『主席』也是在所謂『萬人在法律下一致平等』的待遇的（？）。

我們聽見法官對犯人說：「我們是根據法律判你的罪，不是誰同你有冤有仇，你不服，依然可根據法律上訴的。」獄官對囚人說，「不是我要關你，是法院判了你的罪的。」

收捐人對農民說：「不繳租，抗稅是犯了國法了。」

工廠老闆對工人說：「我花了錢買到了你的勞力，我是依法可以自由使用啊！」

西家被東家欺侮，就怒說：「真的沒有王法了嗎？」

我借了你的錢沒有還，你可依法起訴。一個女人有了外遇，她的丈夫可以依法提出離婚，你肚子餓了，跑到燒餅店去偷了一個燒餅，警察就依法帶你到局去。啊啊！今日生活的各方面都是有法的，偶一不幸你就掉在這法網中去了。

這一個複雜美麗的網造得真是巧奪天工。它支配了一個時代的無數的生靈，造這網的人自然是網不進的。果然有了它，一切都安靜多了。

在這樣法網下的國度，就有許多學者稱頌爲「法治國」。

造這網的機關，我們已經知道是巴力門，執行這玩意的地方和人是今日所參觀的司法各場所，及那些穿制服；戴各種怪帽子；鬍鬚留得有點特別；面像總是現出森冷之光的法官，獄吏，憲兵，警察等等人們。

至於失足掉到這網裏來了的人呢？據統計專家的記載，失足的人都不是主持今日生產及與生產有關的老闆和其家屬們，而是一些在車輪，農場的勞力者，及其子女。換一句話說，掉在網裏的人剛剛不是造網者，因爲造這網的人，網就在他們的手上，自己是不會將它套在頭上的。

「一個多麼美麗的網啊！」造網的人有意的歌頌着，落到這網底深淵的人，才在黑暗中啼哭，忿怒！

這個冷門中唱的拿手好戲就是在替老闆們維持他們社會的秩序！

解一個謎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片到了上海後，就有幾個小朋友要我帶他們去看。我却向他們提議，先到共舞台看一晚武生戲，第二晚再上影戲院，不然，就不肯作東道。他們都一齊答應了，但不知道我的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在共舞台，我極留心他們的表情和對於戲的意見。我看見他們有時高興得跳起來，很有趣似的，他們都說，做得好，打得妙，但他們只是笑，並沒有絲毫的畏懼，完全覺得是在做戲。

在影戲院裏，他們都不說話，只聽見芳子福生的呼吸都弄得有點急促似的，他們口中，常常吐出了「啊啊」之聲來。我在休息十分鐘的電光下，看見他們面上無一點笑容，芳子臉上明明還有一點發青。

『太可怕了罷？』我說：

『是的！』福生說，『一二八正是這樣的。』福生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一二八時正是十歲。他的記憶是很新鮮的；芳子沒有看過一二八，好像還有點不相信這影片上映的是事實似的，她說：

『如果這樣，那太毒了。』她帶着十分的不安與懷疑，把這張片子看完。

晚間，在餐桌上，我們談話的材料自然就是戰爭了。

我問他們：『你們說罷：這兩晚的戲，看得怎樣。』

『共舞台沒有什麼意思！』他們一齊說。

『爲什麼呢？』我問。

『因爲那種兵對兵，將對將的打仗已過去了。我們現在看來，只能算作打架，不是打仗。現在的打仗應該是影片上映出的那樣的才合事實。』福生說。

『不過，如果影片上映的是事實，那確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歐洲人爲何要那

樣屠殺呢？」芳問。

我知道，現在我要同他們講戰爭，已只能說近代的，過去『兵對兵，將對將』的時代的戰爭的意義也用不着再說了。

我說：『芳！影片上映出的確是事實，但那還不過是一九一四到一八年那時代的事實啊！現在的戰爭就更慘毒，更可怕了，如果把快要到來的第二次大戰同這影片上反映出來的比比較罷！恐怕你們又會感覺到這是在放過年的花炮呢！將來的大戰是更進一步的有大規模組織的機械的屠殺呢？』

福生的哥哥是一個飛機師，雖然現在從事民運的和平工作，但是他知道空軍在今後戰爭中的力量的。他聽了我那句『有大規模組織的機械的屠殺』說得太擁統，於是他也有點口癢了，他這時也笑嘻嘻的加入我們的談話。他對於他的弟弟妹們，詳盡的描出將來的戰爭是着重於天空，是飛機與坦克，機關槍，毒氣的結合，飛機與軍艦潛水艇的結合的水陸空大戰，『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

說得十分動聲動色，把桌上的人無論老小，都被感動了。在似懂非懂中，出奇，嘆氣，大家只顧聽新聞，竟忘記把飯往喉內嚥下。

芳子是不太高興她哥哥再往下說去的。她因爲心不在這些新的戰爭技術上，她奇怪的倒是爲什麼現在的人類，愈往文明走了，反要這般狠心的屠殺。

「我不明白，爲什麼一個國家，或數個國家的人民爲了一件什麼事就要這樣狠心腸的相殺呢？」芳子這一問，幾乎把她那駕飛機的哥哥都難住了。

「現在的戰爭是一個謎，人人都知道它可怕，但到和平久了，人又覺得太寂寞，所以又要打起來了。大概人類有種愛打的根性罷！」飛機師說。

「我不相信，」芳反對。她轉向我道：「楊先生！哥哥告訴了我們，將來的大戰是怎樣打的，你再告訴我們今日這種戰爭發生的根源，同消滅它的方法罷！」

「好的。近代的戰爭確是一個謎，但這謎却是人造的，並不見得不能解釋。

譬如第一次大戰罷，據造謎語的人的說法，就有各種各樣的解釋，英法俄方面的人就說德國人怎樣野蠻，無人道，擾亂世界和平，在德國方面又反說英法俄國人好戰成性，民族的殘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弄得雙方的人民「莫名其妙。」普通的人也將歐戰的原因僅歸之於奧皇太子的被刺，好像那一場大屠殺就只爲了這一點小事。德英法各國人民真的就好亂成性，竟傻到把自己的生命做兒戲，弄得全世界死了幾千萬人，犧牲了不可數的財富，幾十年都轉不過氣來。其實，何嘗是他們所說的呢？

「他們是在說謊。」

「我們看一看當日俄德陣線上的雙方士兵間是在一種怎樣的情狀中呢？」

「他們並不互相仇視。有時雙方在火線上像兄弟一般的在談話，他們都反對戰事，要求和平，他們知道驅他們上戰場的人才是自己真正的敵人，於是他們互約兩不傷害，並且德兵常將小刀向俄兵換得麵包，牛肉，俄兵也常到德軍戰壕內

去喝酒，談天，這些事情常常發現。這就說明了，現在的戰爭，雖然動員的是一個國家的全國民，但主持這戰爭的，却僅僅是國家，代表這戰爭意志的不是全國民，也僅僅是國家。歐戰那裏是德英法的人民要幹的？要幹的是他們的政府，他們的政府爲什麼要幹這一手殘忍戲呢？哈哈！還不是他們國家那幾千百位銀行，大工廠老闆，大土地所有主的公爵爺兒們在那裏牽引線罷！在今日世界各列強，不獨戰爭，就是所謂和平也不是人們的公意，不過是那些老闆們爲了自己的利益打算，才一時要拏槍拏砲，一時婊子裝正經的又唸佛吃素起來，其實不關老百姓鳥事呀！真正的和平又是另一回事。」

我說到這裏，福生搶着問道：

「歐戰是這些老闆要打的，但是爲什麼他們做生意不好，反要動武呢？」

「是的，」我說：「正是爲了做生意呀！因爲世界到了一九一四年，全地球的各角落裏都變成這些做生意人的市場了。生意人中以英德兩國爲大買賣人。他們

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彼此要爭做大哥。以前分割的市場，到那時已不合用，大家要求再分割了。他們爲了推銷商品，買入原料，投放資本等，你爭我奪。到了不能運用合法的商業競爭的限度時，就只有訴之於真刀真槍，大砲毒氣了。歐戰就是以英德爭霸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正是爲的做大買賣呀！這才是真正的原由。」

『啊啊！』福生嘆了一口長氣後，他說：

『那末，現在報上說什麼一九三六年的危機，某國某國的準備戰爭，也大概還是這些老闆們，在生意做得不順手時，一時要拏出來的那一套舊戲罷！』

『是的！新的戰爭的危機也自然還是以這些老闆們作中心的。不過戰爭發動出來的形式並不見得是一樣的。』我說。

芳子插嘴道：『什麼形式我們不管它，總之，戰爭是可怕的，不人道的，我們總得反對它。』

「戰爭，是可怕的，不人道的，我們應該反對它。但是，並不是可以不管它的形式的。新的戰爭的危機可以取以下的三種形式：第一種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火併，完全與歐戰性質一樣。第二種就是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戰爭，譬如日本佔領東北，滬戰，最近察哈爾與外蒙邊界日本的侵略戰，以及東菲的意阿戰爭等。第三種就是已大吹大擂了許多年的反蘇的，制度與制度不同間的戰爭。因此，我們雖然反對一切不人道的屠殺，但在敵人已侵入自己的疆土，民族都要變為人家的奴役了，却不能因恐懼而不起來反抗，因戰爭的殘忍而不敢作自衛的防禦戰，我們不能摧統的一概的反對的。」

「啊啊！我原意也是這樣，不過我說不出這道理來，」芳子現出十分嚴肅的表情，表示她並不是怯懦的女子。

我安慰她道：「芳？我知道你是勇敢的女兒，這請你放心。不過，我想你們澈底認清戰爭的性質，所以說了許多閒話。戰爭，這是從古以來就有的，你是喜

歡讀歷史的人，在西洋史上，一七八九到一八七一年代許多強國爲了實現民主主義而戰爭，美國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一九一七——二二年蘇聯的內戰和干涉戰爭，中國辛亥革命戰爭，以及滬戰中上海的市民反抗，及目前東北的義勇軍的遊擊戰，東非阿比西尼亞的民族戰爭，都是屬於進步的。在這些戰爭中，雖然同樣犧牲了無數的人命，財富，但換得的是後代人的幸福，它把人類更推向一個進步的階段了。

「所以，我們咒詛戰爭反對戰爭，並不怕戰爭，並不怕掀起和參加一種有意義，有代價的戰爭！消滅這種不人道的戰爭，創造永久的人類和平，恐怕也不能不再有一次更大犧牲的進步的戰爭吧！」

我說到這裏那位飛機師哈哈大笑了。他道：

「看不出一個文縷縷的書生，說出話來還要比一個武裝同志驚人呢！」

這是一個故事。但這故事是把這政治現象之一的戰爭說得明明白白了。不曉

得，在我們的書場上的聽書人還有什麼疑問不？

又在另一種人口裏喊出了

好久不到鏡家裏去了，她問我爲什麼不來看她，我笑答道：「恐怕惹起你們家內的民族問題。」因爲鏡的家，二樓是住的白俄，樓底住的是木屐朋友，連她家是構成三個不同的民族。我要去看她，要經過樓底，通過二樓，有時一不留神將手碰到那位俄太太的門上時，吃不消那副乾癟的貴族臉。這還是小事。最大的是，一，二兩層的洋人家都裝有自備的電鈴。鏡家却沒有，她又偏偏要住在三樓，使人張大喉嚨呼喚她們也不聽見，所以我不敢去麻煩她。

這是一段笑話，我們見面時常說的，不想，久而久之，據鏡說，她的孩子輩竟受了這笑話的「毒」了，弄得他們對於民族問題的解釋有點牛頭不對馬嘴起來。

鏡要我去糾正他們，不然就要怪我。罰我三年不要見面。這可不是玩事，於是我答應了她，但不承認以前開玩笑是向孩子們撒了毒，恰恰相反，是給了孩子們對於民族認識的一點啟發啊！

『隨你說，』鏡笑道，『橫豎你要給孩子們把民族問題講清白，他們都懂了，就完了。』

我於是把青，丙，蘇三個小將拉到自己身邊來，預備同他們開始談判，琴小姐看了我們鬧得有趣，也笑嘻嘻的加入了我們的集團，談話也就開始了。

我知道丙，蘇在小學校內是聽慣了民族危機，民族解放這類話頭的，青年紀大一點，也許已經注意到一般世界民族問題了。琴是一個職業女子，她有着很豐富的生活經驗，自然所知道的是比一般學生多的。因此，我就想把討論的內容弄寬一點，要使他們每一個人都懂得，都有益。

我說：『誰最小誰就先說話。』

「嘻嘻，那我就變爲弱小民族了。」蘇這句話引得大家大笑起來。琴在大家收住笑聲時向蘇道：

「蘇！你在這屋內是一個弱小民族，這是開玩笑，我們中國民族對於帝國主義才真是弱小民族呢！」

「這誰不知道！所以我們學校裏的先生常對我們說民族危機呀！」

「蘇！你的先生告訴你過什麼是民族，怎樣的危機，如何克服這些危機麼？」琴又問。

丙搶着答道：「什麼是民族却沒有弄得清，因爲民族這兩個字我們自己都說慣了，成了口頭禪，倒不好意思去問人，有一次，我們班上有一個同學提出這個問題問先生，大家都覺得好笑。先生就說，「大家都懂了，爲什麼你一個人不懂呢？你看看你的面皮的顏色就知道了。」我那位同學不服氣，他反駁先生，「爲什麼英吉利，法蘭西，美利堅人都是白皮膚又分成了多個民族呢？中國同日本，

都是黃面皮，也不是一個民族呀！」先生知道自己弄錯了，他說的是種族，不是民族，但他反惱羞成怒的說：「你比我知道的還要多，就請到台上來呀！我來做學生。」以後我們更不敢問了。」

青說：「真正豈有此理！真的，這問題就連我讀了兩年中學也還弄不清白呢！」

琴微笑不作聲，表示她到反懂得的意思。我道：「現在我們關起門來說話，沒有什麼不好意思，又沒有那樣不講理的先生，倒可先把什麼是民族弄清楚呢。」大家都同意。由琴姑先說。

「我知道得不多。但還能分出民族與種族的同來。以前我們都以爲民族這東西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後來曉得構成民族要有五個條件，缺一個不可，才知道這東西在中世紀及中世紀以前的社會中，原來還沒有長大「成人」。琴說。

丙道：「你說什麼話？中世紀以前沒有民族存在嗎？我們中國民族不就是有

了幾千年的歷史了嗎？」

青攔着丙道：「丙弟！我們還是聽琴姑先說出五個條件來，再來談這個問題罷！」

「是的，」琴說，「把這五個條件說明了，這一個疑問也就解釋明白了。構成民族的第一個條件是屬於經濟的。人要生存，總有一種經濟生活，一種經濟紐帶。彼此不相往來的人們絕對成不了一個民族，兩個不同經濟紐帶的人種，也不能成一個民族，中古以前四分五裂的大小王國不成一個民族。英吉利和北美洲同屬於一個盎格魯撒克遜種，但因經濟紐帶不同，也不能成一個民族。一個民族一定要有這種紐帶，但同時還要有歷史性的經常的；一時偶然的會合也不能形成一個民族。」

青插嘴道：「我覺得有了你說的這一個條件就什麼也夠了，對不對。」

「不！」琴繼續說，「那樣就會變為機械的看法了。經濟的條件只能說是最

重要，最基本的一個，以外還要有共通的言語。語言的共同，自然是根源於經濟上的連結，共同在一起的日子過得久產生出來的。日本的東部與朝鮮各有各的語言，所以也不是一個民族。」

『同講一種話的也不一定是一個民族呀！英國與愛爾蘭，挪威與丹麥能講同樣的話，爲什麼又不是一個民族呢？』青問。

『這就是我以上說的經濟的連結不同。其他還有條件啊，這些條件是要合起來看的，不能拏一條來抬槓喲！現在讓我把我把五個條件的其他幾個一共說出來罷！語言相同外，還要住居於同一地域，英國人跑到美洲去了，雖然還說英語，只要經過經濟上長期的發展，又會生出美國民族來的。此外就是根據這些在長期歷史上產生出來人民集團，又自然而然發生了共通的文化，共通的心理，這一切融會綜和起來，於是所謂民族這東西就出現了。』

丙聽到這裏，喜得跳起來道：『真的，我懂得了，民族不是自古就有的民

族，是從氏族種族，分分合合而造成的，因為受了以上這五個條件的限制，所以在中古以前它尚未發育得夠，是不是呢？」琴笑道：「對的，你聰明，」她轉向蘇道：「你能懂得麼？」

「這有什麼懂得不得，氏族種族是民族的爸爸媽媽，凡是民族也都有它的爸爸媽媽的。」

「哈哈！」大家都笑了。青却反沉默不言，好像還有點疑問似的。這一來，屋內的空氣由這一笑輕鬆了一下後，又復歸於嚴肅。

最後，還是青提出他不懂這五個條件爲什麼會在現代社會中齊備起來，他道：「這是一回什麼事呢？」

琴這時轉向我道：「楊先生，這要請你說話了。」

「好的，」我說，「這五個條件確不是容易齊備的。這裏我要說一句你們聽了會睜大眼睛的話，這要感謝資本主義，要是沒有它，這些條件是不會齊全的，

民族這東西，也還是長不出來呀！

『有人說，民族這東西是近代資本經濟的產品，是千真萬確的。因為在資本主義誕生的時候，那時世界還是封建的，不過有點衰老了。那時天下還是無數大小王侯，各人守着一小塊土地，在稱王作帝。弄得「床脚下打斧頭，礙上礙下，」使經濟不能發展。當時的革命的資產者，就喊出「民族統一運動」的口號，說什麼「一個民族，一個政府，一個法律，」他們反對封建的分割，與壓迫，他們要求「生產自由」，「買賣自由」，「海洋自由」，「一切民族同權」等，在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就鬧出天大的亂子，以後各國風起雲湧。「民族統一」運動在各國都鬧得熱鬧無比，所謂民族國家相繼造成，於是「民族」這一個名詞才變成現代人的口頭禪呀！』

青道：「一個民族，一個政府，一個法律，那不很好嗎？爲什麼現在強大的民族又要來欺負弱小的民族，不許它有一個政府，一個法律呢？」

「是的，這些是因爲這句話沒有完全實行，不能完全實行的緣故。因爲喊出這口號的人是有產的老闆們，當初對付封建王侯他能說出這句漂亮話，到了自己作主子就覺得生意緊要緊，話要說圓滑些。他們用了偷天換日的手段，把他們生意經上的利益作爲全民族的利益，只管資本市場的統一，那裏還記得其他民族要一個政府，一個法律呢！這時資本的壓迫代替了封建的壓迫就是了，以前是大王國壓迫小王國，現在的世界是大民族壓迫小民族，宗主國壓迫殖民地。你看英國那一個國家就強制把許多民族裝在她的肚子內，作自己的養料，把自己長得胖胖的。

「他們用炮艦，轟炸機屠殺的方法維持他們大英，大美，大日本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支配權。他們對自己民族一面喊出「同一民族的人都是兄弟，」一面到殖民地血腥的吸取高利潤回本國，稍微拋出一點唾餘給國內高貴的勞動者，於是，在這種場面上又喊出民族解放的口號了。這就是我們自己當前的生死問題，

反帝與民族解放的課題。」

鏡聽到這裏，她嚴肅的站立起來，她說：「今日我們當先要求我們民族絕對的自由，獨立與解放，但自己解放了，却不要再壓迫人了。」

「是的，現在提出這口號是被壓迫民族的人民，所以今後這口號解作一切民族間的結合是絕對自願，不能有絲毫壓迫的。今後如果做到了這一點，讓民族的特殊性的自由發展，也就是使人類生活更豐富。廢棄這一個名詞的條件，這不過是它的前途的趨向，爲時還長遠呢。」我說完後，鏡向我道：「你倘能像今日一樣的热心，你可天天來玩，我們不罰你了。」蘇牽着我的手，笑不肯放。

這一個故事，也就把今日鬧得令人耳聾的「民族問題」是個什麼東西告訴我們了。

掃台戲

舊戲中有所謂掃台戲，就是指那一晚唱到末了的那一齣。在京班中，掃台戲每每也是壓台戲，雖然唱了這一齣，就完工了，但是唱工倒要講究，大概這齣就總是由最有本領的人出台的。

至於在漢班呢，就完全不同。掃台戲每每是雜耍，胡調。有戲癡的人，照例看完正戲後，就拔步走了。留在戲場不動的就只是一些孩子，或看戲還不到家的老外。因此，掃台戲並不一定是好戲。

幼小時，自然喜歡看掃台戲。記得每一次看戲，總是要看到看客紛紛回家，台面空空張着大口，纔肯跟着大人回家的。這印象深深的刻在我的腦子裏了。現在使我聯想到目前世界舞台上正在出演的那齣現代政治的悲劇來。

不錯，『代議制度』的老調子唱到現在，已經唱得有些膩人了。那種三簧（三權分立）也全不適合目前的台面。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現的，是一種只好說是武生戲，由一個有些本領的丑角登場，將舊日的『三簧』，改變成了『一人唱』（即由代議制變成了個人獨裁）。圍着這個丑角的，是一大羣穿着破衣破褲，手擎旗竿子的小癩三，盲目的讓那個丑角亂跳亂舞。小癩三們就千依百順的高呼萬歲，什麼都是萬歲，全不怕什麼肉麻，也不顧以前的台步和板路了。所以，凡看慣了舊戲的人，實在又有點看不上眼。

但是，這正合於我們漢班子的掃台戲的原則，收籬是要用雜耍的。同時在選擇一個丑角的原則上，的確確確，又合於京班掃台戲的原則的。因為能主演今日政治舞台的丑角的人，的確也是要有括括的本領的。

我們不表麥索里尼，希特勒這些掃台的名角的本領，且說這套雜耍的戲考罷！

我們要告訴大家，現在的『一人唱』並不是真的回復到疊寶塔的玩意上去，要講到這一套雜耍的來源，倒是由三簧中脫胎出來的。

請諸位再翻讀翻讀這兩三百年來的政治戲考罷！

我們記得代議制度與疊寶塔的分別，是前者適合做買賣人的口味，後者只適合於土地貴族的。做買賣的人自從創造出資本主義的時候，在當時，心中最煩惱，痛恨的是生意做得不自由，到處受着土地貴族腐敗制度的監視。所以一時就把自由喊得遍天響，覺得政治這東西，如果不從那些只會剝削農民，昏天黑地過日子的地主手裏奪過來，那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他們要求民權。但請小心一點，這民權的享受是有限制的，做買賣的人，心中有的是算盤，打算得清白的是自己，在他們這一批老闊以外的人是不能算進去。這已是分付過了的話。

也因老闊這團人在當時各人的氣魄小，人數衆多，張三，李四，牛七，王八

的目的都祇在各人做各人的買賣，能賺得大龍洋。沒有別人來麻煩你，就沒有什麼不可以了。在老闊這一伙子間，雖然生意競爭，常常紅臉，但無可奈何的不得不平起平坐來討論關於『大家』的事。這時，就自然要生出代議制度這種東西來的。

有了這種要求，有了以上我們介紹過的那些精明的老闊，如約漢，馬耳，佛特，曼斯等等，以及他們家庭養出的班子，什麼史易斯，麥克登，波門波門，羅唐諸傀儡班子，不管它的班名叫做『自由黨』，『民主黨』，『共和黨』，『保守黨』都好，他們在本質上全都一樣，不過是按着生意經在演保護自己私利的戲罷了。

其所以要用『三簧』，那不過是老闊間大家爲了彼此的『公道』，多來一點牽掣就是。不是說『三簧』就可不作弊了的。

這種戲劇平安的出台，也還因爲當時大家的生意都很興隆，封建時代的社會，確實太窮了。在翻身一變而爲資本主義時，所以生產出來的東西，倒不愁沒

有銷路。那些替老闆轉車輪子的人呢，他們大都是在鄉村失了土地，在小都市失了生產工具的小手工藝人，他們過去的生活實在同牛馬差不多，現在雖然變成什麼都沒有的人了。但自己的氣力能夠自己作主賣出去，老闆待人又比較和氣，生活就一般說，比以前實在要好一點。大家的最低的生活沒有了問題，氣性也就和平，他們除了注意搖車輪子以外，就想不到工作以外的事了。

是的，「三簧」確也有它的妙用。在紳士與工人間，取消了不平等稱呼，減少了過去許多臭架子，這確和緩人們的情緒不少。在法律也規定了名義上的一律平等，巴力門中也讓大家進去看看，所以天下變得一時好像無事，政治舞台上唱的什麼鳥戲，這些台下人還不大睬它。自然，那時台下人批判的能力也還是沒有的。可是，萬事萬物都是不斷的在運動發展中。資本主義的好景也是不常的，這班平日只會推動車輪子的小孩子，經了幾百年的訓練，也長得頑皮起來了。

在生意中，幾百年來的變化，說起來真是可怕。「十年興敗幾多人」，昨天張

「三是一個大廠主，不想一批營業失敗，他就被李四打倒了。」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斬舊人，」不知幾多人被犧牲在這生意場中。如果我們把市場比作戰場，這裏是更要悲慘萬倍的。

資本主義自從把世界各角落裏都變成市場後，生意做得龐大，幾乎不是一個平常人想像得到的。這種龐大的生產力，這樣社會的生產，而主持這生產的人，都只是少數老闆，這樣大的事業，只是少數人的私產。弄得世界上肥胖的人，龐大得不成一個東西，飢餓的人，瘦得像一個餓鬼。老闆們現在是一天天減少了。每一個國家裏，真正的大老闆就只留存幾個，他們幾個人就變成牽着一國的命運之神了。生產的東西雖多，因為買不起的人太多，也就變為沒有人要，生意場中的競爭又越發激烈。這些人們現在比武的場面，是在國際間，制度間。

這裏展開的角力的場面：

是國與國間的鬥爭；民族與民族的鬥爭；老闆和轉動車輪子的世界大眾的鬥

爭。(卽和世界革命，社會主義體系鬥爭。)

爲了應付這廣大的鬥爭，各國的大老闆們無疑的都弄得有些焦頭爛額。他們已經感覺舊的生意經，已經不合用了。

『三簧』是不合用了。巴力門變成了多餘的，瑣煩的東西。自由，民權，徒然招惹了許多紛擾。羅唐之類的先生，也完全變爲不合時宜的廢料，應該把他丟到垃圾桶內去。

爲了挽救這半去勢的場面，爲了多掙扎幾天自己的生存，應該怎樣辦呢？戲總還是要唱的。老闆們堅決的再組新的班子。

於是丑角登場，把過去的一些『民權』，『自由』的假面具完全取下。巴力門的大門上貼上封皮，一切人們嘴上加一把鐵鎖。法律變成了放屁，放屁反當作了法律。什麼代議制，媽的巴子，暫時收起來罷！

這新的班子登場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自己階級內部，用武力

統一起來。

把自己最親信的子弟武裝起來。

對頑皮的轉車輪子的人，下了一道命令：『你要反對我，我就殺你這狗才。』

對新的戲班子（以下要專篇介紹的）和新舞台，預備再來一個資本主義的十字軍，去消滅他。

極力製造戰爭，去搶奪別的國家的領土，再分割殖民地。

瘋狂的提倡愛這丑角領導的國，提倡說謊，把小到針鼻孔大的事，誇大到天大，提倡『古玩』，標榜『變異』，『怪事怪物』，『盲從』。

爲什麼要來這一套雜耍呢？

這容易明白，狗急跳牆，這句話，就代我們回答了。是的，這雜耍是玩不長久的。新的喜劇已經誕生了。

新的時代的序幕

我們從一部政治戲考中看盡了數千年的『治亂興亡』，『此起彼覆』。台上的戲不知換過多少，但仔細思量，這種政治制度的變更，無處不和新興的階級關係相配合。土地貴族的『天命』告終，接着就出現了資本家階級。現在資本家階級，又到了日暮窮途了，勞動大眾就執着斧頭鐮刀出現。這是歷史的必然。

至於這些社會的階級的結構，消長呢？又是受當時經濟關係和生產力的發展，變更決定的。某一個階級在社會生產中出風頭，佔上風，在政治上它就是統治者，如果它還是剛剛長成的呢？那就要暴發革命。這個演變，雖然保守階級總是把時間拉長，但是到了掃台的時候，也依舊不能不悄然走下台去。

人類的歷史目下正進到一個大變動中。在這資本主義母親的肚內孕育出來的

那巨大的社會生產力，現在已經到了跳出娘胎的時候了。社會的階級形勢呢？變成了代表新舊生產力的階級的決鬥。這個決鬥，現在獲得勝利的雖然還不過地球的六分之一，但是前途的勝負屬於那方，那是明白的可以看到的；並且時間也不久了。

在政治舞台上，目下是在唱新舊的對台。舊的用不着我來再表，就是上篇說過的掃台戲，至於新的呢？那倒不可不仔細來表白一番的。

新的戲劇自然是一個驚天動地的變動，但不要着忙，我們是可以把它弄清白的。我們前面已經說過，政治是經濟集中的表現，是一種管理人的工具，所以我把它比作做戲，做給被管理的人看的戲。但是，這些斧頭鐮刀的人走上舞台來了，他是否也像法國革命時代那些老闊們一樣氣派呢？

那完全是兩樣的。

因為他們根本不是要取得這種管人的工具來保護自己的私利，他們的要求是

要廢除私有制度，廢除人類對人類的剝削，剷除由這制度所生出的社會階級。沒有了階級，自然沒有再要這種管理人的東西了。他們要實現的是全體社會都成勞動平民，都成治者，他們要擴大人類歷史所未曾有的兄弟情誼。

他們以後根本不要這種管理人的東西了。那時他們要管理的只是『物』，把電氣化下的生產力擴大到最大限度，把生產按照社會消費的需要，作出一定的計劃去進行。大家都是老闆，誰不必佔誰的便宜。每人祇須按照統計局分配的勞動時間到大工廠，大農場，電氣站，運輸機關，以及各種間接生產部門去，平均每天做三四小時指撥機器，或擎着鉛筆在打主意，或思考什麼，其餘的時間由你用到藝術，科學及各科娛樂生活方面去。那時的生產從『雖盡所能，沒取所需。』通過『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階段。生產品會龐大得使你現在不能想像。人類文化藝術，尤其是技術都會起飛的向前發展。人類不獨沒有人壓人的現象，智力與體力勞動的分別也消除了。沒有階級，沒有國

家，自然沒有政府，也沒有小百姓了。那時人類才達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博愛。』那裏還要看今日這種野蠻的戲劇（政治）呢？

不過，這些節目，還是以後的話。在今日，這一個新的班子，在客觀上還不允許它演出節目的全部，現在還受着歷史條件的限制。目前喜劇的開始，我們只可以說，它在造成這些節目實現的前提條件，將一切可能性漸漸向現實性方面推移去。

這喜劇的第一幕，揭出的是什麼呢？我們在強烈的光綫下，在萬分緊張的情緒中，聽見一片巨雷的吼聲，看見無數的大衆，手裏擎着斧頭鐮刀，跳出舞台，高聲喊出蘇維埃萬歲。以後看戲的人，就把這一幕戲叫它做蘇維埃。

他們也像二百年前，資本家階級拆毀大皇帝的金鑾殿一樣，他們也把整個的資產階級的政治體系打得粉碎。他們以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公意，建立了真正大多數勞動大衆的政權，就是叫做蘇維埃的這東西。

空前沒有的第一次，台上人與台下人有這樣融和的笑聲。台下人不像以前一樣是看客，被戲法欺騙的人，恰恰相反，他們都是後台老闆，台上的人，不過是由台下精選出來代表他們意志的公僕。台上的一舉一動，做得對就喝彩，大家擁護，不對，登時就叫他下台。台務指揮又是屬於一個最會代表大眾意志，忠於大眾的集團，這就是無產者的政黨。

在形式，這一幕戲，也帶有一點武生的氣味，與那掃台戲也多少有些相像。不過，相像的只是形式的一部分。即這個政權是屬於勞動大眾，很不客氣的打着勞動大眾專政的旗幟，要壓迫資產階級。這與掃台戲本心是資產階級專政，用警察軍隊去壓迫勞動階級，而在口頭上還要說謊就誠實得多。勞動大眾，因為自己是多數，為多數的利益，壓迫那少數壓迫多數的人，等於對付強盜一樣，沒有什麼不道德，不心正。現在拿到政權，首先自然要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攻，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防止他們破壞勞動大眾國家的經濟計劃等。所以，這裏一切都是真

實，用不着什麼戴假面具，畫臉譜，裝什麼討厭的腔調。

出台的角色，更是大大的不同。這裏出台的是大眾最能幹的選手，這選手要好多有好多，並且每一個台下人，都有上台的機會，他的權力是大得嚇人的。這比起掃台戲那樣的丑角，那樣不容易找丑角，丑角的威風只在警察的刀上，真是現出衰亡的階級的可憐相，與新階級是不可放在一起比較的。

至於在本質方面呢？

那有天大的不同。掃台戲是在作最後的階級存在的掙扎，蘇維埃的『全武行』是用階級的力量消滅階級。它只有對少數人，一時的強制性，不是要永遠維持這種強制的。

所以這個新的政權，它的『全武行』的性質，不是它的特色，它的特色是漸漸的減少這『全武行』的色彩。這個轉變過程，大致是這樣的。

首先是用革命的手段，用政治的力，沒收大資本家的一切產業，沒收一切交

通工具，礦業，銀行，土地收歸國有，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素，消滅資本主義及其他落後的經濟要素，消滅剝削制度及階級存在的基礎。

同時將政權完全公開於一切辛勤的勞動大眾，不分民族性別，信仰怎樣，對一切剝削者剝奪一切公權，並在政治活動中訓練人民，使廣大的人民參加政治，大量的培植新社會建設的組織者，選手，肅清剝削階級的殘餘勢力。

在意識上，在改善物質生活，提高文化水準，參加實踐的經濟和政治的生活，各方面去克服和肅清舊社會意識的餘毒，與一切妨害新社會建設的不正確的意識決鬥。

在技術上，極力採用新的技術，提高技術水準，促成新的技術革命。

這個過渡階段是從資本主義走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會的渡橋。這個階段的所謂政治，自然仍是階級的，但同時是階級的結束，政治的結束。這個時代政治的重心，在鞏固革命勝利，爭取以上各條件的勝利，造成新的劇目開

演的條件，和轉入第二幕第三幕的前途去。

這是新時代的序幕，是人類喜劇的開始。

現在這個序幕已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域取得完全的勝利了。

再向上一歩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我們書場上要講的這部名叫『社會的結構』的大公案，講到這裏，現在要回頭交代一句了。聽官！我們好比遊寶塔，現在是一層一層向上走，但是請你們特別留神，上得越高，你不要被外界的風景迷住才行。我們又好比在參觀一個工廠，我們把鍋爐房，動力機看過了，現在是站在工作機旁，我們看了許多小輪子在轉，許多小工具在動，在做着各式各樣你未想像過的工作。你或許要被它迷了，要驚嘆這小輪子，小工具是如何的神祕。朋友！驚嘆過後，你不要也停留在驚嘆中，你應將你參觀的全部回顧一下，把看過的動力機，傳力機與現在工作機的關係聯結起來，你要望着那比飛還迅速轉動的皮帶子啊！它把那看不見的動力帶到各處了。

是的。譬喻不過是譬喻，不能頂真切的。人類社會這部構造圖，自然不是機械的像一個簡單的寶塔，一個新式工廠。我要交代的，只是要諸君在參觀『社會建築』時，不要忘了『社會基礎』就好了。

以上我在社會基礎的部分，談過了『生產力的狀態』和『經濟的關係』了，雖然，說的是有些彎彎曲曲，譬喻也有些不倫不類，但是，大約的輪廓是畫出了的。在社會建築談話的開端，自然就是社會的制度，這一部份我特別用了許多篇幅，編成了好多的故事，多方面的描畫出所謂政治法律等影像，到新的時代的序幕止，勉強的將它作了一個結束。自然，一切都是說得不夠的。

現在我們場子內要說的是什麼呢？說得文雅一點，我們今後要講的大題目是叫做『社會心理』。這裏面又包括四個主題，就是『道德』，『風俗』，『宗教』，『藝術』。朋友！你不要聽了這些洋裏洋氣的名詞頭痛，以為我在你們面前背誦西菜單子，救不了你們的飢腸。不！我要說的，倒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極平

凡的故事，你我他都不能不受它（社會心理）的影響和支配的。同時它也是我們的精神的糧食啊！

先來說道德罷！不要把『道德』看得那樣下賤，以爲是江亢虎獨家出賣的膏藥，也不要把『道德』看得怎樣高貴，以爲是要穿上長衫馬褂，目不斜視的人才配講的；也不要以爲只有孔老二的『道德』才是真牌子的，以外一切皆偽貨。這些話都留在下面再說。風俗，也是一樣，不要以爲它僅是專門研究風俗的學者才配談的。不做和尚，不唸經，不上禮拜堂，不禁止吃豬肉，不見得就不應該曉得什麼是宗教罷！

藝術也是一樣，雖然在現社會裏，藝術是被一部份人佔有了，連參觀一次繪畫展覽，我們也輕易不能做到。但我們在黃浦灘頭，也看見過銅像，巨大的建築。過年也要掛一兩張木刻的故事畫，雖說這些東西不見得全是好的藝術品，但不能說藝術與我們日常生活全無關係，因爲這些東西都把社會心理的一方面映出

了。

什麼是社會心理呢？如果你要我拏給你看，那也不能難住我。我可以從上面指出的各方面，找出許多故事，新聞，書籍，彫刻，繪畫，建築等具體的表現物給你。你自然可以在這些東西內，認出什麼叫做社會心理。

但是，這種說法，也許還不很明白罷！這名詞就夠難懂。譬如就個人的心理說，有武人心理，奸商的心理，奴才的心理，小姐的心理，這是容易了解的，至若說，社會心理，因為社會不是個人，乍聽起來不是很不順耳嗎？

這種不順耳是不足怪的。但是我們只要把以上的許多次講話回味回味，就會記起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來。我們老早就說過，人類這東西離開社會就不可了解了。個人是羣體的一分子，個體構成羣，構成羣體的士敏土是勞動，人類要共同勞動才能生活。在這共同勞動中，人類不斷的發明和改進了物質的生產工具，演化了生產力的進展，創造了各種形態的經濟關係，作為社會建築的基石，在這基

石上站住了與基石相配合的社會政治制度。

但是在這物質生產過程中，在沒有差別的社會的階段內，那種共同組織勞動時的副產物就是社會心理。社會心理就是物質生產的『精神工具』，也是組織勞動的手段。社會心理是指在每一個時代大眾在觀念上認為共同的，當然的『共心』。但是這種『共心』是如何造成的呢？它一部份是直接受經濟關係的決定，同時它要通過社會政治制度。

因為經濟關係和社會政治制度是常在流變中的，人類的頭腦，社會的心，也一同在變化。無論在經濟領域內，或政治舞臺上，一切的現象，那能說永遠不變呢？俗話說，『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所以，世間也就沒有一好就永遠好到底的事物，總是受着歷史所限制的啊！

然而，這種無常倒也有趣。假如這個社會的心果然就是我們原始祖先時代的，那就無異否認了社會的進化，那還有什麼戲可唱呢！

不！無論從道德，風俗，宗教，藝術，科學等那一方面去看，都可看出它一些時代的色彩，某一種顏色是反映某種經濟關係，社會政治制度的。所以，把這些東西看做永遠不變的人是守舊派，或者叫他頑固。

這些東西是如何在變化呢？我們在以下會詳細表出的，這裏還是用一個例子來作一個總的說明罷！

拿辛亥革命前後作例子。辛亥革命以前，中國社會心理與以後的社會心理自然是對立的。這無論從道德，風俗，宗教，藝術那一方面都可舉出若干例子來。但是這種對立自然不是有了辛亥革命才產生的，它老早就在舊的社會心理統制中存在着，潛伏着，抗爭着。

起初，這種對抗並不十分明顯，因為專制主義的淫威壓服了一切，不僅在經濟上，政治上支配了全國大眾，即在社會心理方面也一樣麻醉着人的頭腦。使你忘記一切不平和痛苦，使你永遠屈服在愚昧的殘暴的淫威下，使你想不到「人

「權」和「自由」。不用說，那時的道德着重在尊卑名分上，以愚忠愚孝奴顏婢膝，忠君愛主爲可貴，以仁慈恭順爲美德，片面的貞操觀念，裹小腳，討小老婆的風俗習慣，以及敬祖先和疊寶塔式的神的虛構與膜拜，宮廷消閒享樂的藝術等，在滿洲大地主羣的眼裏是當然的，美好的，願意的，並且是不得不如此的。

這與辛亥革命以後的，自然牛頭有不對馬嘴之感。所以目前尙殘存的遺老，遺少們對於民國以來社會心理方面的現象要搖頭看不慣，這都是不足怪的。

是的，這種社會心理的抗爭，對立到什麼時候才明白表面化呢？這當然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代表新的社會心理的人是整個革命羣團及全國民衆中醒悟的份子，他們除在用血作殊死的民族革命奮鬥外，在觀念領域裏的肉搏，也不減於沙場上。慢慢的辛亥革命的火花燃燒着千千萬萬人的頭腦，由歷史造成的人類的頑固一天天被粉碎，於是在觀念上被解放了，以後誕生了辛亥革命的社會變革。

社會心理的分裂，瓦解，往往就是預告社會的暴風雨之將至，在新的經濟關

係與社會政治制度上需要的，又是一套與之相適的社會心理。

祇有老舊的基礎未完全傾覆前，舊的殘餘才有萌生，滋長，苟延，存在的可能。否則，人雖頑固，也受不了實踐的洗盪，不得不放棄舊的觀念的。自然，殘餘的觀念與殘餘的經濟的政治的因素一樣，在現代社會中，總還是存在的。並且在觀念方面，往往在社會變革的初期尚頑強的以反動的姿態出現，並不就同政治制度滅亡。這只要擊辛亥革命後，已經變為民國了，到今日還有江亢虎這類的人就可概一般了。

這是一個例子。不過說明本書場上以後還有不少熱鬧的故事聽，在那些事中，你可窺測到各時代社會的心，也可幫助你了解當前一切社會現象，尤其是關於社會心理方面的。

行為的標準

人類對於自己不能了解，或沒有了解的東西大概總覺得有些神秘罷！神秘這兩個字，我想，最正確的糾纏，就是對於事物不能看清它的本質，不能還出它一個三清四白。一切事物，能夠給它說出一個清水底子，那什麼神秘也平凡了。

譬如，拏道德來說罷！

這裏有甲乙丙丁四個人。甲在嘆息『人心不古』；『道德淪亡』，欲談救國，非先從維護道德不可。乙則聽了大笑不止，覺得這是迂腐之論，他掉頭不顧，並且恥言道德二字，以免自己身上帶着一股酸氣。丙，丁兩人沒有意見，祇放出驚異的眼光注視甲，乙二方，嘆為高論，非他們小民所能了解。

這四位先生，贊的稱贊，反的反對，驚異的驚異，但是他們很明白的都對這

東西有些神祕。這四位先生，剛剛是代表今日許多人對道德了解的典型人物。他們的壞處，就在他們沒有了解道德的本質。

所以現在咱們在街頭上來談道德，並沒有侮辱，看不起道德的意思；同時也不見得一談道德，就會帶上一股酸氣。我們對於以上四位先生的態度，都不大滿意，我們要談的是把它的本質弄清白，揭穿神祕。還它本來面目，是什麼東西，就是什麼東西，不夾雜別的五顏七色；同時，我們也不帶一點好惡，鬧着什麼意氣，一定要扯謊，弄歪，『指鹿爲馬』，或不屑談它。

現在，先來說道德的起源及其產生罷！

這一個問題是夠糾纏的。我們幾百代的祖先恐怕對於這類問題都很少用過心思，不知在什麼時候起，身體上生殖器的部分要用一塊東西掩蔽起來，不能同最近的親屬發生性的行爲；身體上要印刻一種花紋；死的人的屍體要把它埋葬；厭棄人肉，等等道德及習慣。我們的祖先，總是父傳子，子又傳孫，奉爲『金科玉

律』的，認為是既死的祖先及超人的精靈的訓誡。誰還能問這些道德習慣的根源呢？

在當時，自然也是無能力來解釋這些的。

後來，人類進化到較高的階段時候，對於以上問題，漸漸覺得以前的解釋有些不對。道德的信條，不是直接爲神所給予的，神僅賦予人類某種道德的天稟。

到十七八世紀，又說，道德是一種本能，並且是與生俱來的。人類這東西，本質上就有一種道德觀念，或有一種道德的情感。所以人類才有道德的行爲。

說來說去，都是海裏捉魚，摸不着邊際的話。但以上的看法，却有着它的一致性，就是把它看作一種超物質的，永常不變的東西。

他們並沒有解釋什麼我們要知道的。

揭開這些神祕的外衣罷！我們不要在認識以外去兜圈子。道德既然是社會心理的一方面，並暗示大家以行爲的標準的，我們還得從人類生活中去找起源。

現在我們從我們的祖先過的那種簡單的共同生活看起來吧！

在原始的人類的羣裏，個體在經營共同生活，及合夥勞動時，個體爲了滿足羣的需要，所有個體與個體間必然要產生一種相互結合的關係，這種打夥的關係，就叫它作生產關係罷。要想保障這種關係，並使它延續不斷，就需要一種較堅定的相互行動。如果個體要任意爲所欲爲，不受一種秩序和規律的拘束，那人類社會這東西，恐怕就不能想像了。當時人類還沒有法律觀念，對於遵守羣體內所產生的因襲的約束，完全是出於自願，這就是道德的起源。

所以有人說，道德不過是從『人類所賴以棲息的經濟關係裏面產生出來的東西』，沒有一種共同生活，也就沒有產生這種行爲範疇的結果的。這話很對。

實則，這種適應羣體的行爲，不僅在人類共同體中可以發見，就在動物團體中亦可找到很多的例子。這裏讓我來抄錄一段動物學家勃烈門在非洲射獵猿的記事罷！

『當獵犬向前逼近，多數的老猿都自岩石而下，聚集在山谷中，以迎抗前面的敵人，將牠們包圍起來，發出極可恐懼的咆哮，露出極兇殘的獠牙，並以手搥地，露出極殘暴猙獰的目光，注視牠們的敵人，致使素來好鬥有勇氣的獵犬，亦望之却走，顯出長怕的情形，奔向主人求援。我們不消說，重新鼓舞他們的戰士，激起牠們斷殺的勇氣。但是，現在的情勢已經變更了。那些得了勝利的猿們，已經向牠們原來所預定的方向集合去了。當獵犬再行奮勇前進的時候，在山谷中只剩下少數的，並有一個將近半歲的幼猿，牠看到獵犬，即行狂叫，急速的奔向一岩石上面，此岩石即為這些優勝的猿類所經營的。我們方在慶幸此次獵犬當可捕獲此豸了。不料，結果不然，忽有一強壯的老猿，是很矜驕的；並很莊重的毫無畏懼的表示，並不絲毫注意我們；自彼岸緩步而來，以近當敵犬，發出極銳利的眼光，注視牠們，使牠們完全受了牠的影響，牠自己遂從容不迫的攀登岩石，到了幼猿的面前，表示一種撫慰的態度，並且經過獵犬的近旁，引它回去，

但是獵犬神色俱沮，莫敢奈何，只得任牠通過。」（用寇羅氏引用語，章一貫譯文）

這是何等新鮮，動人的一幅圖畫呢！它已說明了就是在動物中，也有了這種，『神的意志』『道德情感』呀！

這還有什麼神祕呢？

人類的智慧當然高過猿，所以他們對於共同體裏面誕生的因襲有效的道德，大家總是嚴格的去遵守。我們現在又可從今日尚存在世界各角落裏的所謂野蠻民族中找出不少的例子。

就借用一點基督教徒，和旅行者的筆記，以及影片公司攝製的影片，如『愛斯基摩』之類來看看罷。我們就可以看出所謂野蠻民族的道德，有時往往高過白人人類，因為他們的行爲的標準大多是因襲下來的，在一種不成文書的約束下，自己約束自己。否則，就要受其他分子的反對。有時我們看見他們處分不守約

東的人，在我們這些號稱文明人眼裏，覺得是過火的，在他們並不如此。

是的，他們在經濟生活中，性的生活中及一切社會的生活中都有一種不成文的行為的規範。這些東西的產生，自然都是順着內部發展必然的結果，以適應共同的結合，共同勞作的條件，而發現的某種互相的行為的形式。等到這種行動的形或法則，或習慣時，得到了大家的默認，遵守，就成了所謂道德。

在把道德看做是文明人的專有品，否認『野蠻人』有道德觀念，都是天大的錯誤。

這樣說來，道德還有什麼神祕麼？『神的意志』在那裏？所謂道德的感情，也就不過是先從已有的生活條件發生了道德和習慣，然後才有道德與不道德的感情的。在沒有發覺血親間性交的弊害以前，在沒有確立禁止血親性交的約束以前，是不能有對血親間性交行為發生道德與不道德的感情的，至於所謂道德的本能，那更是瞎扯了。

既然如此，那把道德看做一成不變的東西，自然是不正確的了。還清白了道德的根源，我們就曉得人類社會生活有變化，這種行為的標準也就得隨之而變化的。所以，我們對以上的那位甲先生，在喜歡嘆着人心不古，道德淪亡，覺得他把道德看成偶像，作為宗教教條在迷信，本身是不懂什麼叫道德。對乙先生完全譏笑道德，認談道德的人就是老腐敗，也是不懂道德！對於丙丁兩先生那樣只會看熱鬧，自己沒有主張，也一樣以為不可。

祇有找到它的本質後，才能明白它的發展，以及我們當前的行為，什麼是道德的，什麼不是道德的，我們需要的是一類什麼道德，不需要的又是一些什麼。誰在賣弄道德的膏藥，賣弄野人頭，這一切讓我一樁樁細表罷。

力量 和 勇敢

在上一次的閒話中，我們把道德的起源略爲說過了。我們甚至在動物的故事中也發現了一種利羣的行爲，通常也就叫做道德的。不過是更原始的意義罷了。原始的人類在共同生活的羣體中，所產生的那種沒有文字記載的因襲的行爲的標準，更可在現在殘存的所謂野蠻民族中，得到證明。

如果把道德比做是一條長江，我們以上僅尋得它的發源處了。但是，這條川流不息的長江，流到現在，經過了一些什麼變化呢？這倒又是我們要追問的。

確實，人類的生活有點像水樣的會變，所謂這種利羣的行爲，這種叫做標準的行爲，真有些像一九三三年的標準美人，標準西裝，標準頭髮一樣，到了今年又是陳貨色了。現在我們且來話點『天寶遺事』罷！

拉發格在『英雄理想的形成』中，首先指出原始人首要的和最必需的美德是力量 and 勇敢。一個有寬的肩臂，能打得過幾個敵人，又有相當的戰略，度量，並說話的能力的人，就特別被大家所尊重。所以在野蠻和半開化時代的拉丁人，在文字方面就把身體的力量，勇敢和道德，造成了一個字。這是很有趣的。

爲什麼他們這樣看重身體的勁健和勇敢呢？

因爲當時羣的生活的維護，是體力勞動，尤其因爲要預備戰爭。自然，這時候的戰爭的性質與目前的是不一樣的。

大家都得向前，大家都是戰鬥員。這就要有發達的身體，有最大的抵抗力，同時要有犧牲的精神，出死入生，身冒百難的勇敢。如果你打了敗仗，作了俘虜，你就得受着疲勞，飢餓，拷問的刑罰，不能表示怯懦軟弱。

所以當時最有道德的人，就是像黑旋風李達那樣的蠻漢子。可是，朋友們！這時候的道德是不容易講的，不像現在什麼道德會的人，只是嘴巴上的說得那樣

容易啊！

因此，在野蠻人和半開化人的教育中，在體操課以外就再找不出什麼叫做修身東西。他們的教育是整個的身體和精神教育的統一。從兒童時起，身體方面受着自然的特別鍛鍊，使身體健壯，且同時用禁食的方法去習飢餓，鞭笞以練習耐苦。我們在讀西洋史時，從前總覺得斯巴達的尙武，有點奇怪，實在也平常得很。這種教育制度，（如果能說它是制度）也不過適合當時生產關係罷了。

在今日，我們可以在野蠻人種間，看出他們的勇敢健康勝過我們這些號稱文明人的。同時，他們的道德觀念，也確比文明人要強烈，這也仍然是我們祖先時代殘餘下來的一點遺跡。連今日的白種人的教士，也不能不承認野蠻人，在道德方面，要高過我們。我們這些生長在溫和，文明世界的人，簡直沒有他們那種熱情去冒危難，去犧牲自己，爲着羣體。這使我們自己覺得慚愧。

什麼是野蠻人半開化人認爲不道德的東西呢？

是怯懦；是身體和精神的衰弱；在身體和精神方面不備具勁健，力量和勇敢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

換一句話說，不道德的人就是對於羣缺乏貢獻能力，沒有貢獻能力的人。

這自然要發生一部份有特具體力和勇敢的人，受到大家特別的敬畏的事實。他們漸漸成了羣體的指導者，首領。到了半開化時代，他們就是當時的貴族了。因為那時的經濟生活漸漸進到安居一地，於是防衛那一塊定居的土地便成了這些有力有勇的人的獨佔的專利了。

在當時有了防衛祖國這種專利的人，自然也就具有一塊土地的人。外來人，工商業者都沒有這種權利的。對於這種防衛祖國的事禁止平民參加。這一來，勇敢這個德行，經了這發展就變為貴族羣的特性，平民就祇能安於怯懦以爲美德了。在生理上，也就產生了兩種結果。那種專事手藝勞動的人，把身體弄得很衰弱，智慧也減低了；至於這些貴族們則用「體操底鍛練，諧和的發展了貴族的身體

，長得非常均勻』。

這些擁有生活於其上的土地的人，就是當時部族或氏族之一成員。

這種英雄的理想是如何誕生的呢？

無數的，也是他們生活其中的社會環境的產物，適合當時經濟關係與共同生活的條件的。

『半開化人，有操作的，只是飼養牲畜和經營最初步的農業。以外遂縱於搶劫與海盜底事情，來消耗他們太充分了底身體的和精神的強勁之力，並且就用以佔領他們所不知道和不能夠有別的方法可以取得底財產。』

在當時，斯千底納夫人，傳說在播種做完以後，就乘船，到歐洲沿岸來打劫。『搶奪底職業，在那是不是可恥的，牠反引導出光榮來。』

這些英雄們一生擎着劍，生活是一種長期的戰鬥。有畜羣和有收穫的財產主人，手裏總是不離武器，武器在當時是用它來完成公共生活的手段。因此要想像

一個沒有戰士的品德的財產主人是一種夢話。要有了身體和精神的品德，方能取得財產，保守財產，所以當時道德品性與物質財富不獨不是對立而是完全同一，甚至於在文字，也以一個字去代表兩種意義。

自然，這種道德的觀念也是有一定的界限的。這種造成戰爭和氏族共同體那種半開人的社會環境，要求這樣一種行爲的標準『即伸展人類高貴的品質是身體勁健，力量，和勇敢。其他如利己，虛僞，陰謀，放蕩，欺騙，悲觀，狼戾，墮落等觀念，在那時沒有存在的基礎，是想像不到的。當時犧牲生命財產於生活共同體的忠誠，達到了至高的極限。』

這些行爲的標準到什麼時候就失掉作用了呢？

這就是在民族公共佔有的可耕地的劃分發生了不平等的變化，由於這個經濟現象及所生的政治的變化，而在語言上也開始現出的精神的道德，與物質的財富之原始的聯合了。人類的行爲標準，就同一九三四年的時裝一樣再翻出一個新花

樣來。這到下一回再分解。

十七世紀貴婦的戀愛

英雄的故事大家總是高興聽的。小蠻讀完了上次的街頭講話的原稿後，就嘆了一口長氣。

『爲什麼？』我問他。

『我說人出生的時代有幸有不幸。譬如黑旋風李達，在水滸的故事中，只是一名可愛的強盜，倘若生在今日，除開替閹人保鏢外，也不過做一個苦力罷！不足道的。要是他生在幾千年前，他不正是一個受衆人崇拜的英雄，同時是一個最有道德，有財富的人罷！』

『啊！你倒想得周到，可見一切的東西都不是固定不變的。』

『不過就道德說，我倒從來沒有聽得像你這樣說過。』

「這也是書上是這樣說的。」

自然，小蠻還要聽我說下去，書場子上的人也還等着呢。現在就書接上回罷！

李達的不幸的命運，在此處，實在不必多去爲他個人嘆氣。我們既然悟出了道德的流變，就來看它的變化罷！

是的，近幾天來，氣候變暖了，大棉襖就有點穿不住，大家都換上來的了，誰能六月炎天還穿上皮襖呢？衣服的變化是跟着氣候轉。道德的變化呢？我們已經說過，是跟着經濟的現象及其所生底政治制度而轉的。說出來，就平常得很，也不過等於換季之類的事。

話說那氏族共同體內，隨着生產用具進步，人口增加，家族與家族間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外來人口混進等，漸漸使那種和平的共體內發生了變化，土地慢慢的集中到某些家族手裏去了。或者竟有的落到外來人佔有狀態中去，於是就產生

了一些新的土地的所有者，和一些失了佔有財富的貴族。這一部份破落的人，一天天增多，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層。

更正確的說來，那時的社會除新生的這個破產的貴族層外，本來還有工匠，更窮苦奴隸，都是被壓迫者。新生的富有者，憑着他們所佔有的大量的財產，造成了他們的權力，他們利用了高利貸來奪取破落者的財富。這樣一來，舊的經濟關係就加速的在解體。

這些破產者，大多逃跑到靠海邊的一些地方去，混在工匠，小商人間，漸漸把這些密集的人口聚居處，變成極熱鬧的城市了。商業工業活動的範圍，漸漸推廣了。這時發生了由商業工業和高利貸致富的平民社會層。這些致富的人就利用了同那些破落的貴族的同盟，向統治者威脅，取得了很多的權利，或者變作城市的主人了。這一來，你爭我奪，在希臘的歷史中有的的是全武行。

這個變化，使得海上的剽劫和強掠，所謂海盜底產業也要宣告閉幕了。因為

有了工商業的發達，城池也就變得十分堅固起來，並且那些較大的靠海邊的城市，還創設了海上警察，專門捕盜。自然這種水上買賣，從此失掉了威靈，在商業人的觀念上，也就認為那是一種不正當的事業。

這些新的富人，從幼就沒有習過武藝，再不會弄槍弄棒了。他們會做的是守財，打算盤，於是持干戈以捍衛祖國的事，就不能不另覓一部份人去代替。好在這時李達這樣勁健的窮貴族有的是，雇傭兵這種東西就因此產生在雅典，他們軍隊的大部份，就養的是支薪的傭傭兵士。從此時起，錢這東西就顯起威靈來。

財富的主人都變成一些文縐縐，臉上帶些銅色的人了。所謂捍衛國家的武士，自己反沒有尺寸土地。戰爭危險現在不歸有土地的人負擔了，戰爭所獲得的利益却大部份要歸有土地的人所有。

從幼就磨練得一身本領的那些半開化的英雄們，本領儘管你好，你失了物質的財產，你那精神的品質也就不被人敬重了。這種經濟的變動，使得物質的財

富和精神的品質分家，『財富不再是德行底報酬，不再成爲德行的標誌了。』

個人財產關係的商品社會誕生了，適應這個經濟現象又需要鑄造一套與之相配合的道德。

財富，這時變成了人類活動的目的。財富的獲得既不是勇敢，力量的代價，也不再是勞動節儉的報酬。在這些工商老闆的心坎中，倒反而覺得利己，虛偽，陰謀，放蕩，和驅取，才是主要的德行。

這本來沒有錯誤。他們對人，對己，想的，做的，夢裏，白日都是如此。但這些老實話是只能放在心坎中的，在外表上却不能這樣爽直。

他們看見要維持新社會秩序，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是的，有軍隊，警察，法律，但是，還不夠，最好要大家自己馴服，安分，像以前英雄鍛鍊身子一樣，有一股傻氣，使他們今後熱誠的對主人服務。這是最高的品德。這股傻氣也就變成治人者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工具了。

這些主人們，一方面心中雖視財如命，一方面却也要裝做看不起財富的樣子，覺得只有智慧才真可貴。要別人不要貪圖世俗的富貴。他們一方面盡情在享受物質的榮華，但要人專過內心的生活，從實際世界之外去追求那看不見的永久不變的品德。他們對自己是絕對個人主義的，但他對人却提倡犧牲小我，總括一句話，他們是生意人，『自己付劣貨於人，却要求別人銀色十足的貨幣。』他們的言行矛盾剛剛有一個故事可以為證。

據說十七世紀那些尊貴的太太們的戀愛是二重的。她們在理想方面，總希望有一個故事中那樣溫存，可以安慰自己靈魂的情人，及其精神的戀愛，但她還得在丈夫身上，圖一個十足的身體的戀愛和物質的享樂。她們把生活分作：理想與實際，純粹生活，與非純粹生活二方面。

工商老闆們也確有點像十七世紀的貴婦人。假若要事業成功，自己的班子能玩得久一點，他們就不得不裝點仁義道德，急公忘私。若要自己真的發財，那裏

能離得利己，虛偽，陰謀，騙取呢。所以他們的道德實在是二重的，自己心坎中的話擊不出來，說不出口，但口頭禪的那套華美底道德，却祇送給別人，專要別人去實行。有人說，道德在生意人手中，就好比是一頂高帽子，商場上不好戴的，他們就專往別人頭上戴。

頭上戴了這頂帽子的人，有的也就莫名其醬油，但是那位製帽公司的推銷員，就大賣其野人頭，說這是從天上掉下的，他們要把你的精神引到物質之上去翱翔，使你在濃霧中發昏，忘記地下的一切，忘記自己肩上坐着人家的屁股。

『機會平等』，『獨立性』，『不依賴』，『守契約』，『不偷盜』，『有錢買貨』，『欠債還錢』，『擁護祖國』，『民族魂』……等等就變爲昔日英雄眼裏的『力量』，『勇敢』，一樣的品性。不過，這些東西只是偏面的，內中的奧妙，不容易明瞭，人家一旦明瞭了，就會有人喊出『世風日下』啊！

這些道理真是幾千年前的李逵那樣的英雄所夢想不到的。

可尊貴的傻氣

據說道德這東西的可貴，是因為它本身帶有一股『傻氣』。這裏，我得聲明，『傻氣』二字決不帶有病態或愚呆的意思，祇是作為過度的真誠解才對。因為道德不比法律，它之規範人的行為是在行為之前，不像法律裁判已發生的行為那樣帶有露骨的強制性。

這一個字又與中國的『良心』二字有關，這裏所謂『良心』，大概又可解作內心的意思罷！道德總是在行為之前就訴之內心，覺得我對於這件事應做不應做，結果決定我應不應。在行為之後，一個人也常常感覺懺悔，自責，也就是這一個道理。

所以在原始時代，在那種共同生活的條件下，每一個個人總是只知為公，什

麼事都怕自己少做。抗敵，自然是搶着站在最前線去，打獵捕魚也總是要自己做得比別人多，見了弱者病者也是無條件去憐憫的，覺得本來自己應該救濟他。這種爲公，勇敢，犧牲的精神，就是當時的社會心理的表現，也就是當時的道德。這時候的道德，可以說是沒有欺僞的作用，完全是出於各人的自願，是社會的。我們說過，這種時光過後，接着情形就不同了。這種行爲的標準，適應着社會下層的基礎，變做是一種管人『良心』的工具。就是道德變爲片面的，你應該遵守，他却可以不在內。甲向乙說，『你要勤儉，淡泊，忠誠』，他自己却可以一生不做一點事，奢侈，多慾，欺詐。他說：『你要勇敢，爲祖國出力，爲祖國而戰死』，他却在服兵役條件之外，不上火線。他說『你不要侵犯人家的財物』，他却可隨便佔有人家勞力創造的東西。但是在外表上，口頭上，他很敬重勤儉，淡泊，忠誠，勇敢，犧牲這些美麗的道德。

現在日帝國主義統治東北正用了這一套法寶。這法寶的總名字，就是所謂

『王道』。在『王道』的系統下，自然提倡忠君愚孝腐爛的道德了。日本知道專用武力是統治不了東北的，轟炸機下蛋，到底也不是辦法，不能把東北全燬了啊！取東北是作殖民地，開發殖民地也還需要勞動啊！日本的兵力要管這廣大的奴隸羣是不可能的，所以她仍要玩傀儡戲，要你們自家管自家。這還不夠，要你心悅誠服，心平氣和的過日子啊！『你要忘了中國，忘了自己是中國人』，這樣，她才能取了東北，能統治東北。不然，東北統治的脆弱是不能想像的。

這不是更明白的例子麼？

不過，欺騙的買賣總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蒙蔽能夠永遠下去，那歷史倒也簡單了。社會心理雖然在一時由某甲這一羣佔了優勢，支配了別人，但被支配的方面，却不見得沒有自己的心理。在被壓抑下，它仍在生長。矛盾是壓不平，消滅不了的。

在道德方面，自然也一樣，雖然有人誤將頸上的枷當作項圈，可是素來就認

得清清白白，不肯上當的人就不是沒有。就是上了當的人，也終在生活中，有使他清白的一日。一旦清白，他就要起來毀去頸上的枷的。

是的，某乙這一羣也有自己的心理，自己的道德，雖然在起初也許連自己也不十分肯定，明白，但是一旦到某甲這方面走下風了，這時某乙的新道德就出風頭起來，這就是所謂新東西是生長在舊東西中，新道德也是這樣誕生的。

講到目下的東北，別的不談，單就道德方面說，也是極端尖銳的對立的。雖然一方面有鄭孝胥之流在那裏出賣民族的『靈魂』，大倡王道，復古的那一套奴才道德系統。但在東北大衆方面，因為實踐把他們送到民族抗爭上，所以也極端醒悟，爲了適應當前的戰鬥的實踐，於是生出一套簇新的道德來，與舊的立於絕對對立。

我從東北抗日武裝戰士的口中，知道東北戰鬥的同胞的新道德的體系是建立在民族戰鬥上。一切行爲的標準是集中在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抵抗一切的侵

略，求民族生存這個主題。

因此，個人主義爲基點的道德觀念一概被棄置了。無抵抗，媚日的王道，固然爲大衆所唾棄，卽個人主義家族主義的愚孝，在抗戰中也是被排斥的。這裏，只有適於集團的，抗戰的精神與行爲才能被人珍重。

這種新的心理與觀念，這種新的信條，並不是天下掉下來的，也不是激於熱情的思想與行爲，是由於東北的實踐而誕生。

所以，若有人問到新道德的標準在什麼地方呢？

我想，就是在實踐中。只有在實踐中，才能認識新道德的基礎。自然，它的生長是戰鬥出來的，它在實踐中引導萬人在他代表的理想方面前進。譬如在東北，他們一面用武力與日本戰與漢奸戰，但同時在意識的領域內，也必然掀起極惡烈的戰鬥，在道德方面就必然引出新舊的戰爭。

這也不僅在中國，或東北這一個例子是如此。在全世界勞動者羣中也誕生了

所謂集團愛，兄弟情誼，反個人佔有大家勞動等思想，形成了他們的行為標準，在各領域中，我們也看見它的成長，與個人主義的舊道德相對抗。

是的，如果道德是一股『傻氣』，則天下事大都成於傻子之手。我親自聽見一位東北的朋友說，『只有傻子現在方在抗日談抗日』，是的，東北現在確有不少的傻子，所以中國還有望。我們確實需要有一股傻氣，但這傻氣是以充分的認識為前提的，不然就會變成別人的工具，轉化為『聰明人』了。

目下全中國人的傻氣是什麼呢？東北同胞那種戰鬥的傻氣是否就是我們現階段需要的傻氣？

這問題，我想給諸君自己去回答，好在中國的實踐是擺在大家的眼前了。

目前，我們還需要一股傻氣，你有了沒有？

街 堂 內 的 風 波

街堂內這幾天忽然起了一陣宗教的紛爭，我來說給諸君聽聽罷！亂子的開始是極平常的。因為天氣漸漸的熱，街堂過道的兩邊，一到夜晚就自然集滿了左鄰右舍的人。這些終日忙碌，到晚才得片刻休息的生物，一有了這碰面的機會，總不免笑逐顏開，你一句，我一句的瞎七話八的。人總是會說話的動物，要想大家坐在一起，閉着雙唇不動，大概比貓子看見魚鮮不流口水一樣的爲難罷！

不知怎的，大家把話頭集中到回子馬大塊頭身上去了。據說，馬大塊頭是很和氣的人，平日是不大容易動氣的。這一天，因為有人問他爲什麼不吃豬肉，首先他只說是教門的規矩，自己從小習慣了，也不要吃。這時就有煙紙店的小伙子阿三向他開玩笑，說豬肉如何好吃，最後還把一塊豬肉皮送到他的嘴邊說：『你

噙噙就知道』。弄得大家哄笑，於是回子也就發了蠻氣，打了阿三。不想他的手硬，隨便一動，他就不得不吃傷害官司，坐到大牢內去。

這風波並未因馬大塊頭走後就告終止，許多回子不服氣，無端的對教門以外的人敵意，同時這街頭的輿論，也就天天離不了宗教的談話了。

罵阿三的，並不僅是回子，裁縫店的張老太，她是唸佛的人，她也罵阿三輕薄，不應破壞別人的清規。老太婆的話是重複的，好像打開『話匣子』，天天是那一套。不想又引出基督教徒賣假金牙齒的何老關的拾槓。他說，阿三固然不該把肉皮那樣不衛生的東西送到人家的嘴上，但回子不吃豬肉，明明是愚蠢無知。動手打人，更明明是野蠻。基督說，『人家打你的左臉，你應把右臉一起送給人打』，那裏像他這樣不能忍耐。不想話未說完，祇聽得『劈』的一聲，何老關臉上，不知從那方飛來了一個嘴巴，打得刺刺的。他翻身一看，後面站着的是萬平，一位藝徒學生。他笑嘻嘻的道：『何老關，左邊的打過了，右邊呢？』不說猶

可，一說，把何老關氣得六竅生煙，揪着高平不肯放手，要同他父母講道理去，這一段糾紛的結果，在下不想在這裏細表。

現在要說的，從這一回事，又引出幾位小姐們大罵基督教的欺騙。他們就何老關的話不兌現，作爲證據，也很動人的聽。這一來，天天晚上有熱鬧聽，信佛的人罵吃基督教的人不要父母，作洋人的好細，回子無理由的罵一切，基督教罵別的教都是迷信，學生就罵一切宗教都要不得。唸阿彌陀佛是迷信，做禮拜也是迷信，不吃豬肉也是迷信，這樣的弄成了混戰。

自然，站在某種信仰的人就擁護某一教，排斥某一教。在一教中又分出了，我只信什麼，不信什麼。譬如，基督教中就有不少的派別，在我那一個衙堂內，有天主教，耶穌會，也還有唯愛主義。佛教中，有姑子，有居士，還有準居士。就是不隸屬某一派的人中，也不都是無神論者，有的也信自己的祖先。有的信鬼，信狐，有的信運氣，命運，等等等等，說不盡說的複雜。真正的無神論者只

有幾個進步的學生，十幾位在電氣廠做工的青年工人，和幾個高級智識者。

『啊啊，我到今日才知道就在這樣一個衙堂內，原來思想還是這樣複雜的！』

芷說。

『可不是，這也就是中國人思想的縮影。』方答。

『你們不要小看了這些小的吵嘴了。歷史上所謂宗教戰爭，雖然骨子裏是經濟的，但能打那宗教的旗幟，就是因為有許多不同的信仰存在，才有人去那樣拚命啊！遠的不講，單就目前說，許多帝國主義都利用了世界弱小民族不同的宗教來互相殘殺，以達到他們的侵略的目的。在歐洲的例子多得很，因為與我們關係較淺，不說牠。就拏與我們關係很密切的說，譬如日本在中國各地煽動回子反對漢人，北平，上海都鬧過回子打書店的把戲，就可想宗教這東西一旦被利用，倒也不是好玩的。』羅說。

萬平不知怎的這時也參加着說話了。他說：『宗教是鴉片，酒精。現在帝國

主義正用得着呢！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先遣隊，這是他們自己也承認的事。日本不獨利用回教，也在利用佛教呢！

『哼！英國鬼子隔天到我們廠裏來傳教一次，也都是何老闊說的那一套。總是說些遠遠的鬼話，要我們將來進天國，却不讓我們在地下活着。這些話，也明明是對廠主有用處，不然，廠裏還肯每月花上數千塊錢辦教堂，請牧師麼？』

萬平的話是對的，宗教是鴉片，酒精，它要叫你入迷，變成馴羊，供他們那些野心家的利用，我現在看穿了。任何宗教拆穿了西洋鏡，都不過是這麼一回事。』機器匠阿毛很氣憤。

『哈哈！』羅說『你們兩位說的都對，一聽了真高興。我們平日少談話，不想你們這樣年青，又整天站在機器旁邊的人，還有這般見識。我一向對於宗教也與你們所見略同，不過我們覺得反對宗教是可以的，却不能盲目的反對，要說出一個反對的理由來。』

『這我們也不反對。』阿毛說，『我們反對宗教，只是從生活中體會得，就是上了那牧師的當，才感覺到。我們正是想更多知道一點，可惜，少讀書，沒法子多懂得。羅先生，你有時間的話，說一些給我們聽聽，好不？我們自然不會瞎反對，我們不信它，但我們要研究它。』

『了不起！』芷說『你真是一個比大學生還懂事的人。是的，中國人現在確實有研究宗教的必要。不要誤會：我不是提倡宗教，恰恰相反，我是要反對它。因為有人常常說，中國社會宗教的支配很稀薄，不像歐洲有那樣固定的基督教。中國的佛教雖然勢力很大，却給人信仰自由。孔夫子的道理，又不是宗教，這些似是而非的話，都要駁倒才行。宗教精神浸潤在中國社會生活的勢力並不比人家弱，不過宗教與國家勢力結合的方式要弱一點是事實。浸潤到我們生活中的宗教精神，也與我們社會生活的多樣性，複雜性一樣，是極端複雜的。這些看不見的酒糟，不知弄壞了好多人的腦子。現在因為社會生活間的矛盾，紛爭，也常引出

觀念方面的紛爭。我想，如果大家來清算清算我們社會浸潤的宗教思想，公正的把它還出一個清白，至少是對大家有益處的。」

方這時也忍不住了。他說：「觀念方面的爭論，本是很需要的。如果說得大一點，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在觀念上就得放棄一切腐壞我們民族勢力的宗教思想。」

「並且，現在談到民族解放，不僅在政治經濟上要與帝國主義交手，就是在文化上，思想上也不能不與它肉搏。對於家內的落後的觀念，封建殘餘的觀念，也勢必發生惡鬥。」

「有人說，這與宗教聯繫不起啊！這是說謊。基督教與日本的佛教都成了侵略的工具，家內的佛教一切宗法的遺訓及拜物的原始宗教精神，都與我們實際的生存奮鬥，有妨害。要生活上進，奮鬥，馬上就會碰到這些看不見的『精靈』，誰說這些東西與我們無干呢！即就這一點說，一個人，要想做一個現代人，也非

把腦子用科學的水去洗一次不可。

「哈哈！」羅大笑道：『想不到由衙堂內一些幼稚的紛爭，一直談到這許多大道理上去了。好在天氣還剛熱，我們改日再繼續談罷！』

噓 哈 神 奇

不管街堂內的人聲如何嘈雜，但談話的人總是一團一團的。老太婆找着老太婆談『因果報應』，孩子們找着孩子們唱漁光曲，老闊們也聚在一塊說當天市面上發生的事，真是常言道，『不是垃圾不成堆』，這是有事實爲證的。

阿毛在吃過晚飯以後，就約好萬平和阿三，阿三腿上還帶着傷，走路是一歪一歪的已沒有以前那樣活潑可愛了，但孩子總還是孩子。一聽見阿毛說，隔壁方羅兩先生昨晚同他們談宗教，真是談得有情有理，他就興致得很。他們一同來到方先生的門口，恰好方羅兩位正在揮着扇子喊熱，羅先生道：『今年天氣真奇怪！還未過端午，就達到九十四度了，亭子間就已經坐不住。』

『哈哈！就在這下面坐坐就是，橫豎有話說呢！』話未說完，方先生就看見

阿毛領了一羣的人，來到了自己的門前，除開平日常見的以外，還有三四位是不認識的，其中還有兩個女孩子，也不是本街內的人。不表方先生如何招待這一羣人，只說他們相見寒暄已過，阿毛就單刀直入道：

「方先生，羅先生，昨晚的話實在談得太好了。我們還想繼續下去，現在就不說閒話罷！講到宗教，我們做廠的一半就是無神論，但也還有人在信耶穌教，在求神拜佛。我們笑他們，但我們不能說服他們。我們不能夠說出宗教的如何長，如何短的理由來。如果我們有機會多知道了一點，能把一切的宗教的來龍去脈弄個明白，不是比平日那樣蠻說蠻幹，要好許多，使他們也會相信我們麼？」

一位小姑娘插口道：「在我們小姊妹中幾乎大多數都信基督教。她們因為都與教會往來，在沒有工做的時候，可以替教會做點針線，所以在不知不覺中，她們也是滿口的「上帝」同「主」了。但是在女外國人退還針線，要再做過，或不給她錢時，她們也會想到「啊啊！原來她們（外國人）口裏說的全是謊啊！」」

這一席話，把大家都引得注意了。說話的人却是阿毛的表妹，名叫三妹的。

羅先生這時就再也忍不住了。他說：

『你們這樣熱心追求真理，倒把我們這類書呆子愧死了。好的，話要說得爽快，你們隨便問罷！橫豎天氣這樣熱，我們不能回房去做事，就天天來談罷！』

三妹笑盈盈的說：『如果羅先生允許我隨便的問，我倒要請問羅先生，既然宗教本來是說謊，為什麼它能造出這樣大的勢力呢？』

『是的，因為你是近代的。你看了人家拏宗教來騙人，你才覺得它是說謊，若在過去，在古時候，在人類最初有宗教觀念的時候，並沒有人要拏宗教來利用，就不會說宗教是說謊。宗教這東西也是我們人類社會勞動的產物啊！並不是那一個聰明人發明的。不過，現在正被一部份人利用了，在那裏故意說謊，就好像是某一部份人故意惡意的造出的。』

『世界上的事物的發生成長總是有它的發生的根源的，並且也總是由簡單的

漸漸進到複雜的，現在要明瞭目前的宗教，還得挖樹盤根一直追到她那娘肚裏去，先認清那簡單的樣子，羅先生是不是？」萬平說。

「萬平真了不起！」方插嘴說：「現在我們就從宗教的媽媽同爸爸開始戀愛談起好吧！」

說得大家大笑了。

「方先生說的並不是笑話，宗教的爸爸和媽媽都是人，我們最古最古的祖先。」羅說。

「他們的定情是在勞動中。人類最初的生活是一小團一小團的打夥生活，是很艱難的。因為那時生產用的工具，非常幼稚，要在自然母親的懷抱裏討一口飯來吃是不容易的。人開始就同自然爭鬥，但自然很殘酷，自然是現象太繁雜，原始的人不能應付過來，受着的壓迫是巨大的。這樣一來，原人不得不對這不可知的物前跪倒了，於是生出一種崇拜敬畏的共同的情緒來。在當時這樣情緒，很

有鼓勵大家的勇氣，從事勞動生產，成爲勞動過程上有用的東西。

『我說到這裏，要回轉頭來補說幾句解釋宗教兩個字的話。因爲剛才說的原人對自然的敬畏的情緒，雖是宗教的情緒，可是那還是宗教的爸爸和媽媽定情的初期，還沒有達到火熱的階段。

『我們曉得，粗粗子說，宗教不外是對於某種不可知的「物」或「精神」的信仰罷了。從原始的拜物，崇拜鳥類，獸類，太陽，月亮，雷火，風及一切物的靈化，到只崇拜一個全智全能的上帝，不論形式怎樣不同，總不過是什麼「精神」或「靈魂」在那裏作怪，本質上是沒有不同的。

『不過，人類發生靈魂或精神的觀念，雖在宗教的爸爸和媽媽定情的初期，就多少帶有這味兒，但却還只有敬畏，並沒有明白表現出靈魂等概念。宗教是以靈魂爲起源發達起來的。所以我說最原始的時代，在人類還未把身體分爲肉體與靈魂兩部份以前，不能算正式的戀愛期。所以它雖具有生兒子的可能性，却並未

有生出這名叫宗教的兒子的事實。

「宗教這孩子到什麼時候纔受胎呢？大概在人類社會確立了母權制或父權制的時代，才產生靈魂或精神的概念。

「勞動在這時已漸漸分爲兩種不同的部類。在以前，小小一團內，大家打伙爲生，做着同一性質的勞動。現在因爲生產力發展了，勞動中發生了分業，一些人專門從事生產，一些人變爲管理生產，指導生產。就後者自然變爲是種族內年高有經驗的人擔任的。這樣的發展下去，這些吃得鹽米多的人，經驗就越發多起來，就成爲生產組織者，管理者，命令者，計劃者。在他們手下勞動的人，就變得是聽從命令者，命令計劃的實行者，一方變成了意志者，他方是聽從意志者。

「這是當時社會的生產關係。

「人類把在生產中習慣了的這種模型，掣來套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上，首先從自身開始。他發覺了人本來是兩部的我構成的：一個是實在的，可捉摸的，又可

看見的肉體；一個是空虛的，不可捉摸的，又看不見的精神。他們越想越覺得有趣。本來他們對於夢的不了解，現在找着解答了。他們夢見旅行，打獵，作戰，夢見已死去的朋友，但一覺醒來他們仍然睡在一個地方，並未移動，於是就認爲肉體的我外，還有一個精神的我。這個精神的我可以離開肉體去打獵，作戰，因爲「靈魂」比肉體可以來去自由，就以爲靈魂高於肉體，靈魂是肉體的指導者，正如生產中有組織者一樣，高於單純的執行者。」

羅先生的話匣子一打開就是這樣的滑下去，好像在講堂上說書一樣，使得別人沒有插話的餘地。但他說到這裏，不知怎的把話略爲停住，聰明的三妹才得了一個機會打斷了他的話頭了。

「啊啊！我懂得了。後來人又把這個模型套在一切自然物上，以爲一切自然物都有一個靈魂，於是以前對於自然敬畏的情緒，就更明白的帶上宗教的色彩，以後多神教就由此產生出來了，是不是？」三妹笑嘻嘻的說。

阿三搶着道：「真是「聞一知三」的小丫頭，她居然搶着羅先生的話在教我們呢？」

「哈哈哈哈哈！」大家一陣笑聲把這半天嚴肅的空氣溫軟過來。方先生這時也從藤靠椅上站起身，蹣着細碎步子，將一張大美晚報當作扇子在扇，一面懶洋洋的道：「今晚總算不白過去了。宗教的爹爹媽媽的戀愛經，已被羅先生還出了最初的一段落。靈魂的來源找到後，再談從這靈魂而化裝出來的各色各樣的宗教派別，就不發生什麼困難的。」

阿毛接着道：「這裏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就是指出了宗教的發生沒啥神奇。人類腦筋這個東西，好比一個照像器，它不能攝出他不熟悉的，本來不存的照片。宗教的發生，據羅先生所說的，也不過是人類社會生產關係和政治制度一種反映罷了。」

大家一面點頭，一面去沉思什麼，銜堂內這時變得靜寂寂的，只有那水銀殼

的月光，斜射在已入沈睡的家家的門戶。

人造的神

七點鐘剛剛打過，三妹已吃完了夜飯，並且沐浴過了，她換上一件深藍的英丹斯林布的旗袍，就同着兩三個小姊妹們笑嘻嘻的預備出門去。

『唉唉！孩子忙了一天，你還讓她趕夜班嗎？』新從鄉下來城的她的外祖父對着她的母親說。

三妹搶着答道：

『那裏，有那樣的日子就好了。這裏已經三個多月沒有夜工了。我是去聽說書呢！』

『啊啊！這裏新開有鬮子館不成？』

『你不要聽她的話，她這幾天不知入了什麼魔。以前散工後，就是看書。要

她出門買一點東西，殺了她也是不肯的，這幾天說羅大森里內有位什麼羅先生會說什麼，等不到晚就要去了。平常的晚飯那裏有這樣早呢！」三妹的母親帶着又得意，又忿怒的口氣向她的父親說。

『是的，青年人總比老人有希望，不要說我，就是連你現在也老了。我們做孩子時那裏知道要讀書，要認識世界，現在是一切進步了，將來到底是他們的。』

這一對老父女還在不斷的悠悠的談東話西，三妹却在大森里內方宅門前手舞足蹈的說：

『昨晚阿毛說，人的腦筋好比一個照像器，它不能照到外界並不存在的景物，我昨晚想了一晚，越想越覺得不錯。但是，我還想到，外界的景物，是時時在變化的。一年有春夏秋冬的不同，一日有日出，正午，黃昏，黑夜的分別，因此我們常常可以攝到新鮮的影片。同時，我們頭腦裏的映片，也不是完全能夠把外

界的物全部的攝到，同樣要經過我們的選擇。不過，我們腦內能夠想出的東西總不能完全是空虛，即使我們的思想中有荒謬，那也可以找出這荒謬的根源的。

阿毛笑道：『今天的書就由你作了一個開場了。我們就這般接下去罷！既然我們知道荒謬也有荒謬的根源，現在我們祇要把這根源一樁樁的找出來，那也就不能不令人信服，登時覺得自己迷信可笑了。』

『是的，上次我們找到了那個一切宗教的種子，叫做『靈魂』或『精神』的東西，那是反映當時的生產關係，和由這關係而弄出的什麼政治制度，社會秩序的。這個交代過了，爲什麼方先生上次還說出靈魂還可以化裝呢？那就是剛才說的生產關係這一套東西常常在變化，這意思我懂的。但我的肚子內的貨不多，不能把這些話說得更具體。』

阿三道：『你祇知道自己弄斧忘了這裏是『班門』，我們還是請羅師父出馬罷！』

「嘻嘻嘻嘻！」

「這裏是羅宅，不是「班門」呀。」羅先生笑說：「不過，你們總太自欺。其實你們說的，都比讀過一二年哲學的大學生還高明。自然你們的材料少一點，還有什麼打緊呢！說到靈魂的化裝術，那真的比今日好萊塢的明星姑娘還要多出花樣，說一千零一夜也是說不盡的。現在我們要談談的倒是來檢查檢查人類頭腦這東西罷！看看它過去所攝到的關於天上的影片罷！你看它是用什麼做背影的。這也就是她的化裝術的一部份了。你們隨便說出幾張來，我們好來討論。」

三妹說：「我就常常聽見那女外國人說，基督教是一神教，野蠻人的教才是多神教，現在我們不管基督教和什麼文明，野蠻，倒想聽聽那位靈魂姑娘怎樣一時化裝為多神教；一時又化裝為一神教的。」

「原始的宗教大概都是多神教。我們既然知道都是那位頑皮的姑娘在那裏作怪，這也就不必把頭昂着望天，儘可以到地下來找。」羅先生還繼續說：「產生

多神教的社會，大致是包含有兩三個相互結合的弱小種族，各個種族各有各的長老，族長。這些老頭兒們，分掌了社會生產各部門，同時在議事堂上，也擺上幾把交椅，終天的在那裏談計劃，處理，指揮經濟，政治社會的各種活動，你有你的意見，我有我的主張，在那裏爭吵。這些老頭兒就是地下的支配者。」

三妹打斷羅先生的話道：

「啊啊！我懂得了！多神教就是把地下這些老頭兒的身上加上了一件靈魂的大衣，是不是？」

「對的，人們的頭腦中這時想到天上一定也有幾位像他們祖父那樣長鬍子的神，坐在天庭上玩把戲。最可笑的是，譬如地上有好多種族就有好多神化的祖先，好多種族神。當種族間是一樣富裕的，這些神也變為一樣的平等，稱兄道弟，如果地下某一種族變得特別富裕，那富裕的種族神，在天上就當起主席來。甲共同社會的神，與乙共同社會的神也有時平等存在，如果我比你強就排斥你。」

『在猶太聖書裏，就說過，猶太人以前只崇拜唯一的種族神。對於其他種族神，民族神雖然不否認他們的存在，起初都看做比猶太神小，後來隣近猶太的種族富強起來，於是對於隣近的種族神發生了思慕的情緒，由一樣的崇拜之心，一天天變得比崇拜自己種族神更敬意。這是很有趣味的。』

『後來許多種族統一成了一個民族，於是就出了一位大老頭子的民族神，位置在一切種族神以上。』

『拏中國的例子說，也就夠味兒。我們鄉下每一個小農村，有一位土地菩薩，土地菩薩的『上峯』，是城隍菩薩，城隍又有府城隍，省城隍之分，再上就是那位玉皇大帝。就這階位說，剛剛與中國舊日的封建秩序相適合。』

中國農村有排甲，團總。紳士以上是知縣大老爺，知府老爺，督府，大皇帝這一套疊寶塔的戲。

地上與天上總是一致的。地上有了族長的分權，天上的神便也講分權。地上

有一個種族佔優勢，天上的神便也有一個特別來得神氣。地上出現了一個統一國或君主政治，天上也開了一個君臣的局面。地上壘寶塔，天上的神也愛同樣玩。不僅這樣，地上的種族間和民族間要打仗，天上的神也要使刀使棒。地上政治經濟方面發生許多專門家，天上也同樣有許多專門神，他們執行天庭上的專門職責；甚至於人間有嫉妒，仇殺，吃醋，天上的神們間也常不和睦，地下大皇帝住的是「玉殿瑤階」，天上也變爲「瓊樓玉宇」了。」

萬平道：『不說倒不注意這些，說出來真的覺得人類這腦子倒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處。人能夠想到的事，大致也要是地下有的，我在不知那本書上讀到一句「人只能按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情狀製造出神來，」這話到今方才十分的明白。』

『你這話十分的對，由多神教進到一神教，其實這些話用不着再詳細說了。那不過是一種演進。真正的一神教，是排斥一個唯一的主以外還有其他神的存在。這是另外一種進步的生產關係上的發生的東西。嚴格的說，真正的一神教，

它要到了經濟上採的是「個人自由發財主義」，解脫了一切封建宗法的束縛，及個性主義發生等等以後，才充分以唯一神的姿態表現出來。這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的神。

「自然，這神就是上帝變爲世界的唯一的主。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擴大到某一地方，這位上帝也就跟着飛到了。」

「這真有趣！」三妹說，「我還想到神的面目也是常常打扮不同的。不是各時代就有各時代的色相麼？也是由於人造的。」

「可不是！」羅先生接着說，「真正的野蠻期，人不了解自然，以爲萬物都有靈魂，於是拜物，神的形像大致是禽獸。後來拜祖先，及多神教，等級教時，就是拜泥型木雕的東西，或者拜一張畫相，幾個什麼字，符。以後慢慢隱去人形的面目，而代以「仁」，「慈」，「愛」等等抽象觀念。」

「照這樣看來，推而到了相信物質以外還有一種什麼不可知道的东西存在的

人，與野蠻人比起來，也真是「五十步與百步的不同了。」阿毛說。

「自然是，有這種想法的人，他的腦子內就留有那位頑皮的靈魂姑娘來往的餘地，她可以在他的腦內作怪的。」方先生這時忽然插了這句嘴，使得大家都吃了一小驚，將眼由注視羅先生的面部移到方先生方面來了。方先生還繼續道：

「今天你們又知道人的本領的大了。許多人以為人是神道的，今天却翻了一個身，到底誰是父親，誰是兒子，現在弄得明明白白了。父親向兒子去跪拜，不是最愚笨的事麼？」

大家笑了。只有阿毛好像另有心事似的，他一面同大家一起站起身，預備回家去睡覺，一面鄭重的道：

「現在父親向兒子跪拜的又真是平常呢！我們終日生產，把許多人養活得胖了，我們養活了他們，他們反過來，向你道，「你是我養活的，」我們建築了

一棟大廈，但人們只知道是張大人一九三五年的親自建造的別墅，忘了是千千百百的勞力的結果。這不一樣是把因果倒置，一樣是笑話麼！」

三妹輕腳小步的跟在他的身後，輕輕的說，『你冷不？不要發氣呢！大傻子！倒置的東西擎正就是了。』

神祕都是從賭場中來的

在工房裏近日對於宗教的談話更是開展了。這是因爲三妹肚子內不能藏住她近來聽到的許多新奇的知識。她同幾個進步的小姊妹們熱心的在商量：『我們自己知道了，要趕緊告訴別人，如果把大家喚醒起來，她們不再相信「命運」，不再相信耶穌，那末，我們工人團結的力量就更會加強起來，生活抗爭性也將更積極起來。』她們小鳥般的到處叫着。

可是，在同許多人談話中，她們都遭受了許多反駁。有一天，她們正談到由多神教變爲一神教，說宗教如何如何的按照社會經濟的演變而跟着演變，到了資本主義，宗教的形態就慢慢的隱去了人形的面目，而變爲崇拜「仁」，「慈」，「愛」這等抽象的觀念。小姊妹間就起了爭論。

問題是這樣提出的，三妹說了一句，無產者應是無神論者，無產者是生長於高度技術裏，對於自然界的疑謎可以用科學解決了。有一位小姊妹反駁道：

『如果科學真的可以解釋宇宙間的一切，資本主義社會既重科學，爲什麼還有宗教存在的餘地呢？還讓這一個鬼來煩擾人們的腦海呢？歐美各國的科學現在也不算不發達，爲什麼許多不科學家反是無神論者。你說，宗教是上層階級麻醉低級社會的，我固然相信，可是爲什麼外國資本家真正相信宗教的也不少。我們廠裏的經理，他就是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你說他是假的，裝給工人看的，我看那是太武斷了。我明明還聽見，歐戰以後，英法美德上層階級的人對於宗教的熱情反比以前高與多了，這又怎樣解釋呢？』

這一大篇的話，把一個活潑的三妹難住了。她不能答復出來，當日她打了一個敗仗，就去找阿毛商量，阿毛所知道的，却也不能圓滿答復，他說：

『三妹！我們所知道的還太少，並且太簡單，太像口號一般的了。這是經不

得人家來反攻的。我們索性把這個問題掣到羅方兩先生處解決罷！」

這夜羅先的大門前，現出比平日更緊張的形色，大家幾乎都忘記了是在乘涼，祇聽見方先生指手畫腳的說話，因為今晚這裏不似平日那麼悠閑的談話，變為一種演說模樣的形式了。羅先生又因昨夜作風，不能多說閒話，也低着頭與大家一起在靜聽。

以下是方先生的話：

「你們要我今晚專講資本主義和宗教這一段因緣，那是我很高興的。我們中國雖然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建設資本主義的經濟，可是我們生在的世界是達到帝國主義的階段，要談宗教我們也應該對於當前的多知道一點。

你們中有人懷疑資本主義既然是重科學，科學是可以說明宇宙的一切現象的，為什麼還要宗教幹嗎呢？

這懷疑是有理由的。

資本主義還能讓宗教存在，不是因為對於自然現象了解不來，是對於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不能看得清白。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一種新的怪物，它的力量非常巨大，非個人的能力可以左右它。這怪物可以使某一個人尊榮，某一國繁昌，某一民族進步，同時也可以使某一個人倒霉，破滅，某一國貧困，飢餓，某一民族受到別民族的虐待，壓迫；可以使一個人歡笑，跳躍，也可以使一個人啼哭，上吊。這新的東西，是資本主義的命運之「神」。它的名字叫做「市場」。

說出來了不值半文錢，市場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不！這是一個賭博場啊！這個地方有的是令人不解的神祕。這一個地方存在一天，這神祕（即市場的盲目的法則）就要支配人們的頭腦，它那一種不可抗的力就要支配每一個個人，使你「莫名其妙」，你得受它的愚弄。

一般人想來，詩人總算是最聰明的人罷！但資本主義社會內的詩人，因為受

了這個魔物（市場）的迷惑，他對於人生也就感覺是一個謎了。你聽聽他如何的去歌頌人生呢！

『人生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賭博。

不幸的人們啊！

你儘去咒咀你的運命罷！』

你們不要聽了好笑，資本主義社會內的一切神祕的感覺，大概都是從這種非組織的生產關係，到市場去賭博，這一根源出來的。資本社會因為人與人的關係，被這種物與物的關係所掩蔽，社會的因果性不明，使人的思想，常常走到猜度，『不可知』等等幻想中去。

在這種基礎上，自然還用得着宗教了。

其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是建築在剝削制度上的，這個制度也使起這個制度的

支持者不敢正視真理，不敢運用正確的科學方法去解釋社會，不敢接受正確的社會科學的知識。

因此，爲了剝削者的私利，也覺得有維持這一神的『信仰』的必要，無神論真的佔了優勢，那不是開心的，被壓迫者的心緒照例是浮躁的，怎能不要有一種『信仰』去緩和他們心境呢？

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既重科學，爲什麼還會有宗教存的餘地』的理由了。這裏也就同時告訴了我們，爲什麼資本主義下的宗教不是向一個泥塑木雕，或一個有羽毛，有長鬚鬚的神跪拜，而祇信仰一種抽象的觀念，一個『不可知』的東西的緣故。

資本主義的科學家不是無神論者，資本家個人也有宗教迷信很重的。那也並不是奇怪。這也完全可用他們的社會階級的觀點去說明。資本主義的學者，對自然現象常常擺出科學家的面孔，一到社會方面來，就見了鬼。這類學者，一面用

顯微鏡，試驗管，一面聖詩唸得很熟，在外表上看來，好像矛盾得好笑。實則他們一半是因爲決定他們階級的榮繁與枯萎的經濟法則，使他們的頭腦發昏，白晝見鬼，一半也是故意留着這種麻醉劑騙騙人家的。

歐美社會在歐戰後的宗教熱情比起戰前高，這話也只一半是事實，歐戰後資本階級的人，確實更加迷信了。他們不獨比以前高與上禮拜堂，也還現出什麼『替鬼照相』等鬼把戲。資本家的家屬也變得有些『陰陽怪氣』，常常說出一些似人非人的話。這確是事實。

這是什麼緣故呢？

是他們感到自己歷史的戲唱到盡頭了。第一次大戰的結果，完全出了他們的望外，不獨資本世界沒有來一個新的繁榮，而且連舊的天下反失去了六分之一了。日本，美國雖然在歐戰中得了很多便宜，但是就整個資本世界說，一般都現出衰老態了。戰後世界各國的紊亂，騷擾，革命，勞動進軍，失業，恐慌，到目

前止，在經濟上轉入肺病般的蕭條，在政治上顯出政權被奪的危機，社會階級空前的對立，弄得資本階級的先生們失掉自己一切自信了。人到了悲觀絕望的時候，是會希望有一個全能的主打救他們的。所以現在在這階級中，宗教又成了唯一安慰他們心靈的寶貝了。

在勤勞人這邊，那完全相反。這一方面的話，我想留在下一次再說。現在還要附帶說幾句的，就是今日資本世界的統治者，除了安慰自己的靈魂外，也還死抓住這東西不放手，作爲征服殖民地次殖民地思想落後的民衆的武器，關於這一方面，那用不着我多說。你們比我知道的更多。

對不起得很，不知我這一番話，答復了諸位的疑問沒有呢？」

方先生說到這裏，大家的注意並沒有移動過。只看見小姊妹們，臉上都現出微笑。大家沉默了兩分鐘，彼此對望着只是笑。最後還是三妹說道：

「方先生要是早幾天這樣對我們說一遍，我也不會把話輸在別人手裏呢！」

『現在我們都懂得了。我們不是要同三姊妹抬槓，我們不懂就不服，懂了，我們是服從真理的。』這是一位名叫小紅說的。

『好了，我們都在學習理論，爭論是應該有的，』阿毛說，『不過，我們談宗教也談得不少了，我們不是爲了僅僅要知道什麼是宗教，最要的是如何使人不相信宗教，不受別人的麻醉，我提議，下次我們來討論，我們在今日的中國，應該怎樣來作反宗教的運動，反帝國主義的先鋒呢？』

羅先生此時插嘴道：『你們的意見我很同意，不過我主張下次你們還應把宗教的將來，討論一下，略爲有一點對於宗教的將來的輪廓，然後對於我們今日反宗教的運動的討論，有一些原則上的幫助，不知你們認爲怎樣？』

大家都表示贊成，並推定阿毛下次對宗教的將來作一個簡短的報告。

怎樣去說服他們的成見

好容易又等到星期六的傍晚了。這一天跑來聽熱鬧的人比以前各次都要多。因爲這日要討論的問題很多，所以人一到齊，阿毛就開始他的預定的報告了。

『我們在這一個月裏，因爲馬大塊頭打了阿三，惹出了這一段談宗教的因緣，得了羅方兩先生的幫助，把這撈什子的宗教從它媽的肚子裏談起，說過它的發展，現在要講到它的喪事了。這是不足怪的，一切東西都有它的發生，成長及滅亡的。

宗教這東西，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它不到『壽終正寢』的那一天，你也不能望它早死。這就是前次方先生告訴我們，宗教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面，爲什麼可以持續。因爲資本主義還是一個階級社會，在階級社會中，階級的觀點，生產關

係及支配的利害，仍有讓宗教穿着各種不同的衣裳出現的機會，它仍有活動的餘地。

要宗教消滅，那祇有生產關係及社會關係，弄得非常容易明白，即生產關係由明白的意識的社會所統治，再不需要那賭場了。一些祕密也沒有了，人對於自己的命運，能正確的把握得住，人與人間撒廢了剝削制度，世界上再沒呻吟在痛苦，悲慘中的同類。一切科學知識的大門，向一切的人們開放，到了這時候，宗教的鬼魔就失掉潛入人們腦子內的力量了。

這是什麼時候呢？

這是階級社會完全死滅的時候。人類要到了這時，腦子才真的經過科學的水洗過。一切神，鬼，惡魔，或一個抽象的概念，一個什麼『不可知』的東西，才能真正一起掃清。

因為社會的發展必然要走到這樣的一個階段，所以宗教也是必然要死滅的，

但我們不是一個機械論者，機會主義者，以爲今日離它死期還遠就輕視和宗教鬥爭，讓他自生自滅。我們也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僅僅以宗教是立腳於唯心論的觀點而麻醉民衆。所以我們要反對它，我們是在生產中的人，我們在實際的日常抗爭中，就經驗到了，我們要反對宗教是『把宗教支配關係和民衆的現實悲慘聯在一塊，去曝露宗教的存在的現實基礎。』

因此，我們這一箇月的談話，不是學者式的研究什麼宗教，也不是請求羅方兩先生說明了一點宗教現象給我們聽聽就了事，我們主要的應該是腳踏實地如何在中國進行反宗教。在我們工廠內，我們生活的周圍，反基督教，及一切可笑的迷信。

我的報告就是這樣，這不過供了一點原則上的參考，並且都是書本上說的。我以爲最重要的還是討論，討論出一個實際的辦法來，現在就請大家說話罷！

阿毛說到這裏，雙手摩擦着坐下。大家對於他的報告都現出滿意的表情。這

時，羅太太忽然從室內搬出了五六個大西瓜來，說：『天氣這樣熱，大家吃了瓜再說下去罷！』弄得大家全笑了。

由這甜蜜的西瓜，把大家的喉嚨潤潤過來，這一叢人，就變得更爲活躍，只看見大家在那裏搶說話的機會。自然，搶得首先發言的權的又是那個頑皮，多嘴的三妹了。

『天啊！我快活極了。我們對於宗教有了這樣多的知識，像我們這樣的人，在理論上也就「媽媽虎虎」夠了的。但我覺得最困難是如何去說服人，如何對付那些有宗教迷的人？』

『哈哈！了不起。三妹的話是千真萬確的。』羅先生接着說，『我現在再說點蘇聯反宗教運動的消息，把你們做參考罷！』

蘇聯自革命後，對於宗教鬥爭是非常注意的。爲因舊俄時代宗教勢力很大，人民受到的麻醉也最深，反革命派更藉了宗教殘餘的勢力想圖舊勢力的恢復，一

刻也未鬆懈過。現在要進行與教會鬥爭那是沒有什麼大困難的，但是要與人民的頑固，陳見鬥爭，那可不是一件易事。

蘇聯的政府與政黨，知道這一種鬥爭，要經過一個長的過程的，不能蠻幹，蠻幹會發生你想像不到的悲劇。

在法律上，他們仍主張信仰絕對自由，但同時也主張反宗教自由。

這裏，一方面去限制教會的權力，使教會權力不得猖狂，不參加反革命行動，一方面就加足馬力去摧毀這些舊信仰存在的條件。

起先，反宗教運動注意口頭的說服，用革命中一切事實，去敲碎一切迷信。用淺顯科學的談話，去減退他們的成見。用科學實驗及電影到處宣傳，使他們對於迷信發生懷疑，動搖。

同時，提高一般文化水準，肅清文盲運動，使大眾具有接近科學的機會，參加政治，經濟，社會各種生活的活動，使他們的觀念漸漸的改變。

但是破除宗教的陳見的最大的巨力，還不是以上所舉的某一項，是由許多方面綜合而成。新的經濟的發展，與新的社會關係一天天使大衆明白。

聽說，自從集團農場的勝利後，俄國農民的舊意識，完全被電力發動機打得粉碎了。他們看到給他們生活改善的不是什麼菩薩，上帝，而是自己的手裏的這一架機器，及送這架機器把他們的政府，自己的運命是操在自己手裏。

這樣看來，迷信不是不能解放的，但不能像解繩子一樣容易解除。我們要知道，下層的勞苦大衆，雖然有無神論者，但同時也有對宗教信仰心很深或迷信的人。我們不要討厭他們，這不是無緣故的，這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的悲慘，痛苦，貧困，恐懼，而不能明白這樣生活的因果關係及根由。在生活中，給與他們的印象太深，除非改變他們的生活，一時是不能性的改變他們的觀念的。所以說到破除迷信的話，三妹的話是很可以注意，因此也引起我這一大堆感想來了。』

『我也還想到一個例子。這是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當中，北伐軍達到長

江中部的一件事實。」方先生一面伸着腰一面說，「那時，農村中曾發生過化宗教運動，在湖南瀏陽地方，因為做得太過火，沒經過說服農民，就動手燬廟宇，打菩薩，結果弄成了農民起來反抗的悲劇。這都是我們的教訓。」

阿三聽到這裏，急忙插嘴道：「啊喲！我若早聽見這一些話，我也不會那樣和馬大塊頭開玩笑，叫他去坐大牢了。」

大家又笑了一陣。

「是的，」阿毛繼續說，「這些都是我們的教訓，很值得注意。但我們也不能因為不容易去做，就不做它。我們更應該討論出更合於我們的實踐的方法，在蘇聯，根據着蘇聯革命的發展，以一步一步的戰勝宗教。在我們今日，就應該根據我們可能辦到的做去。」

「我想我們今日還只能運用，用口去說服人家的一個方法。」萬平說。

「你的話很對，其他的條件，還在創造，現在還談不到。但是，卽就『說服』

這一個方法說，也就夠我們討論了。」阿毛說。

三妹等得不耐煩了，她道：

「我們要具體討論說服人家的方法了。在工廠中，我看，小姊妹間還容易說話，老太婆前就不易開口了。我想，我們要少談理論，多談事實。譬如我們要反對那個洋牧師，那是極容易的。因為中國女人，雖然迷信祖宗，神鬼，却素來看不起「吃洋教」的，我們在反對洋廠主，一定要反對基督教。在這時我們却不可問這些老太婆的信仰，把她們一並拏攏來，造成一個廣大的鬥爭，你們以為爲怎樣呢？」

方先生馬上答道，「可以的，在反對佛教時，你就可以利用孫傳芳這次暗殺的事作例子。說明菩薩沒有靈驗，倘若菩薩有靈，爲什麼孫傳芳沒有一點感應呢。同時可以藉此機會暴露佛教內部的腐敗，變成了一切惡人的避難所。也可以利用日帝國主義現在正利用佛教，回教來侵略中國，愚弄中國民衆等類的事作例

子。只要說得動人，也可以打動人們的。不過，我們要避免直接和人衝突。他如果迷信很深，你要慢慢來，不要一開始就抬槓，他對你如果發生了忿怒，或厭煩的心理，你的任何話，他都會聽不進去。這是要注意的。」

阿毛道：『具體的方法在這裏是討論不盡的，我想，這類運動單靠一兩人熱心去做是沒大用處的。我現在提議，今日到這裏來的人，我們先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無神論的細胞。今後我們一面還繼續研究理論，一面經常討論宣傳的方法，各人按照他的生活圈子分別做去。不知大家以爲怎樣？』

『我們都一致的贊成。』

這一批生氣勃勃的人，大家又討論了半天，組織了一個舊宗教的小團體，舉出了負責的人，連馬方二先生也加入進去。

街堂內的風波，雖然早歸平靜，但是一個更廣大的風波，却暴發在無數人們的思想裏。

少見多怪

天氣是這樣的壞，還是說個故事罷。

琴打開玲給她的到家信後，還沒有讀到一半就笑得前翻後仰了。

「玲回家就遇到了什麼喜事？」

「喜事？到家第二天就觸了一個大霉頭。」她說完又是笑。

「什麼事？這樣好笑。」我一面問，我腦中就浮現着玲的影子。一個愛穿男子服裝的女兒，一時扮作工人，穿工服，一時又是一個運動家，選手的打扮。說話，行動，也都不像一個『誰家碧玉』，不會做出一切『啾啾妖妖』的模樣。總括一句，是有點任性，不大注意一般的習慣，風俗。現在來信使琴這樣大笑，一定又是那一個女子把她當做男子，不然，就是她的父親不認識她了。我正在想

着，琴反問我。

「你猜！真笑死人氣死人呢？」

我猜不出這悶葫蘆，我搶着信看。

那知是玲回家的第二天，她同她的弟弟們一同散步，有說有笑，有時還忘形的大笑大跳，不料引起了警察先生的看不慣，上來干涉，說「這樣子有關風化，要不得。」玲同他講理，說不過，同走到局裏，費了許多口舌，局裏人也還說樣子看不慣，白白的麻煩了個半鐘頭，氣得眼睛冒火，嘆氣不止。

琴說「舊習慣舊風俗的根性，真不易改變，人的行爲太不自由了。生在今日的社會，個人的行爲就一定非按照一種舊的刻板的方式不可，你如果稍微有點不同，少見多怪，就要引起一些人們的怒視了。」

「可不是！所以有句老話說，「入國問俗」，「隨鄉入俗了」。」

「難道我們就只有屈服舊習慣不成？」

「那自然不是的，壞的風俗，不合時的風俗我們是應該反對的，從日常瑣屑的生活裏自覺的解放自的行為，創造新的習俗。但是，個人的行為總不能絕對自由的，新的風俗也是一種行為的標準呢！『移風易俗』，那裏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階級社會內部抗爭的一個方面，那裏僅僅是觸幾次霉頭，碰幾次釘子呢，嘆氣更是無用了。」

「我們說太不自由，自然是對舊風俗說的，我們主張的新風俗，也無非是屬於大眾生活所要求的，已在舊風俗中慢慢長成起來的。那種在共同生活下，日積月累的樣式，現在雖然不被舊社會的人一致贊許，事實上是誕生了。玲這東西自然是一個對舊風俗的挑戰者，我們又不是怪物，那能獨異於衆呢！」

「對的！像玲這樣的故事，也可算是反舊風俗的一張插畫，雖然它不能算正面的抗爭，但也不是偶然的。再過一兩百年，如果有一位新時代的女孩子看了這一段故事，恐怕她的情緒會與我們兩樣罷！也許她要奇怪我們爲什麼聽了玲的

觸霉頭反覺好笑，不起來去打那個警察！這樣的愚蠢的行爲，她也要覺得驚奇罷！」

我們談到這裏，引起了小琴，國安的注意。小琴大概是因玲的事感覺得很有趣味，她說：

『將來的女孩子都要穿玲姑那樣的短衣嗎？』

她的母親笑道，『孩子，將來的女孩子的衣服，一定還要比玲姑的衣服更好，更適合身體，適合工作，更美麗呢？』

『那是怎樣的呢？』

『那要到那時才知道，現在還不能曉得。我現在可以告訴你的，那時候女子的服裝既不會像今日上海的時裝一樣，這樣商標式的花樣翻新。女子也不會這樣無意義的去模仿時髦。因為那時候，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與現在完全不同了。她與男子一樣平等，自己不再是商品了，所以也用不着「勾心鬥角」，用各種時髦

去討男人的好。同時，只要有人對於新的樣式更合衛生，更對於工作，美術上有價值，一旦被人發明出來，也不會有「少見多怪」，「見了駱駝就說馬羶背。」要無理的受到干涉，麻煩一兩個鐘點。」

國安把臉向我道，「風俗這東西到底是怎樣形成的呢？我們在學校裏只聽見先生說，我們要「移風易俗」，我們對於風俗本身就不了解。過去的壞風俗，它是那裏來的，新風俗又是怎樣產生的？新舊風俗的抗爭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說來是話長的。」我說，「講到風俗。粗粗子一看，好像是千差萬異的。出過遠門的人，他就經歷過不少的風俗。譬如，在中國南部各省旅行的人，漢人在一般上雖然是一致的，但各地仍然各有不同的風俗。苗、傣等民族的風俗就完全兩樣，北方與南方也有小異，蒙古與內部又有許多不同。周遊一次世界，那所見所聞，真是「千奇百怪」，不免令人駭異的。就是在電影上，我們也看見過不少關於風俗片子，這樣一來，就不免使人覺得奇怪了。」

「小琴說，『正是呢。我看過「蠻女天堂」，「愛斯基摩」，那真夠有趣的。』

「有趣！並且也令人覺得人這東西的奇怪呢！是不是？」

「哼！實在太奇怪了。」

「哈哈！我一定知道你會覺得奇怪。其實，如果你知道風俗的來源，那就會不覺得奇怪了。電影上攝的「野蠻人」的風俗，苗裔人的風俗，實在說來，我們的祖先也都有過。不過我們現在比他們進步了些，所以風俗就變得不同了。我們只要記得社會是一個勞動的共同体，人是一種不能離羣的社會動物。個人的行爲，不知不覺中要與社會的需要相配合，不能與共同生活存在的要求相違背。一種什麼樣的勞動關係，或者說，一種什麼樣的經濟生活，人就會生出一種什麼樣的風俗來，以維繫當時的社會秩序，作爲個人行爲的榜樣。不管它千差百異的風俗，如果按照經濟的關係去看，那就簡單無比，不足怪異。風俗這東西既是從經濟生活中產生出來的，它的變動自然也是因着經濟關係的變動而變動的。不同和差異

不過是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的一種反映罷了，並不是什麼人種的質的差異啊！」

『所謂風俗的好壞，是不是就按着它合時代的需要不合時代的需要呢？』

『是的，過時的腐爛的風俗，自然是壞風俗。譬如目前中國殘餘的對婦女的封建的貞操，裹腳，討小老婆，視家庭爲國家的單位，家族觀念甚過國家社會的觀念，把主持政治的人看做民父母，以及一切士大夫的習尚迷信，迎神賽會，神祕治病，打太極拳，穿長衫馬褂，等等，這些封建時代風俗習慣，早與時代不合了。這些東西雖然在當時也曾適合過社會需要，也算好的，現在不合時代需要，並且變爲妨害社會的發展，處處在替反動張目，所以它是壞的，要不得的。這是一個標準。』

還有一個標準，就是看這風俗是不是適應大衆生活的要求。我們知道，在階級社會內，在經濟上獲得優勝的人們，在風俗方面他也是佔上風的。他的一舉一動，動輒就會有人去模仿的。今日中國的暴發戶及許多士大夫的子弟，從外洋或

租界也學了不少的時髦，在這幾十年來隨着中國經濟的變化，也形成了一種不三不四的風俗，但是，這些東西是不是合於時代的要求呢？

不是的，我們並不要求這種殖民地的風俗，它與大衆生活的要求，不僅隔得很遠，明明還是有妨害的。它與封建的殘餘的習俗一樣，同是消滅大衆的團結的精神，反抗的情緒的。這一點，有特別注意的必要。

你問過去的壞風俗是那裏來的，大概你可以明白了罷！它是老了，不合用了，或者是極少數人，一時學的時髦，與大衆生活無關。新的風俗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是適應大衆生活的要求而漸漸形成的。它在整個大衆生存鬥爭中，是負了一種戰鬥的任務。

是的，一切生存的鬥爭，都是殘酷的。風俗這種東西約束人的力量，是尤其厲害。譬如農民，他明明是受壓迫的，但他受舊風俗的支配，你就不容易說服他。所以風俗的鬥爭的場面是太廣大了，它普遍在一切日常瑣屑的生活間，一切

的人們間；並且常常以一種更殘酷的形式，發現在家庭骨肉間，父與子，母與女間。這樣，乍看起來，好像是一種混戰，看不清敵對的到底在什麼地方，看不清這是一種意識的鬥爭，是社會階層間爭取生存的鬥爭的一方面。」

我說到這裏，把話停下，兩個孩子把兩個眼睛睜得老大。大家把玲的信都忘記了。

在午餐中，琴又提到玲，因為平日桌上是常常看見她的，琴在不知不覺中說出。

「那樣的環境下，她一定是過不來的。不久想又要回上海了。她再來時，如果聽了我們今日由她而大談特談的風俗，她一定要大笑大跳罷！」

把戲弄穿了

閑言不敘，且說那陰沉的天氣，到了正午却下起雨來。一陣秋雨，把許多活潑的孩子，野性的青年都關在屋子裏了。

琴的會客室內，此時用完了午餐，大家對着秋雨，正愁着不知怎樣去度過這星期日的下午。祇有琴的母親陸老太太反現出特別的興致，因為今日若是一個清快的晴天，家內的什麼人都要跑光的，那不是使她老人家一個人寂寞，現在大家聚在一起了，雖然沒有冬日圍爐的歡樂，但她覺得這種室內的談話，也正宜於秋雨的長日，不是無情趣的。所以她極力用了她的談諧，要把屋子內的人留住。因此，我吃過中飯後，也不便馬上跑了。

談來談去，結果還是書歸上傳。因為國安，小琴還沒有忘記，上午的談話還

是沒有完結的。現在又加了芳小姐，她是對於社會科學素來有興趣的人，因此，一談就扯到風俗的歷史的變遷上去了。

『不同的歷史階段，人類過着不同的經濟生活，因此有不同的風俗。這是今日上午說過的。但是，最古的時候人類社會的風俗，我們可以推想得到麼？』國安說。

芳不等別人回話，就接着說：

『最古的時候，人類社會的經濟行為非常簡單，人與人打仗在勞動，在求食，彼此間的關係都非常密切。分工還沒有發現，每個人做的事，大致都是同樣簡單，笨重的。在這種情況下，個性不由你發展，同時也不會生出誰支配誰的現象來，適合於這種經濟關係的行為的標準，我想，自然是所謂渾渾沌沌的。這也並不是推想，我們今日在「野蠻」民族的記事，也還可看出越是發展低級的民族，他們的風俗越來得樸素，越發覺得可愛。』

風俗變成了被壓者自己束縛自己的鎖鍊，那倒是所謂『文明社會』開始以後的事。卽人類打伙生活拆開了，變成了一個男子帶了他的老婆和孩子組織了所謂家庭的東西。於是這些小小家庭，各人顧各人的在求食，在勞動，合起這些家庭來，成了一種叫做宗法社會的東西，這時人類悲劇就正式開幕了。『芳說到這裏，就把眼睛注視着國安笑道，『這個悲劇是由男子揭幕的，以後的鬼世界完全由男子弄壞了。風俗罷！敗壞風俗的完全都是由男子開始的。』

陸老太太，笑得嘴都合不攏來，她道：『芳丫頭的嘴真是越說越有刺了。世界是男子弄壞的，我雖是一個老太婆，也不便出來否認。不過，你何必望着國安，好像責備他一個人似的，那可不能不說一句公道話了。』

琴笑道，『芳丫頭的話倒是真的。宗法社會開幕後，女人才真的夠受了呢！宗法社會這名詞，母親也許沒有聽見過，但是這種社會的風俗，在中國今日有些地方仍還殘存不少。這一個社會，因為經濟生活以家庭爲單位，人們眼睛也就只

看見自己的家庭，最關心的人是父子兄弟夫婦。家長就是家庭的魔王，一國的魔王，妄稱是天的兒子，管理人民的官吏，也自稱百姓的父母來。完全以家庭做本位。這一套戲要想唱得平穩，這一個小朝廷，就不得不作威作福。我們今日只要回想回想五四以前的中國家庭，就夠想像了。單就婦女說，完全是一種生子的機器。婚姻是由父母隨便買賣的，女的對男的是絕對守貞操的，你沒有養兒子，丈夫不僅可以另討女人，還可以把你嫁賣，作為出賣的理由。此外打罵妻子，懲罰不貞，以及對於私生子的殘酷的處置，真是說出來令人可怕。但是這些真正是野蠻風俗，却都是幫助過宗法社會的秩序的。」

陸老太太道：「什麼社會不社會，我不知道，你說女人受苦，你們那裏配說呢！我到陸家來，那時，家庭的規矩那裏是現在的這樣的。男女間莫說不能談戀愛，同坐，同行，女人照例要守閨房，是不准拋頭露面的。女子讀書最多也只是書香人家的偶然一點點綴，在習慣上總是「無才是德」，生兒育女倒是天職。這

是一般的風俗。這時想來，真正做一個那時的女子，是去活受罪，但那時，倒惟恐自己做錯了，怕人看不起，同時，也看不起犯了「貞」，「孝」等「罪過」的女人。真是「一朝時勢，一朝人」，現在如果有人再要拿出這些風俗來欺騙人，就是我這樣的老太婆也要起來反抗了。」陸太太嘆了一口氣。

芳道，「我們不要專談宗法社會下的風俗可笑。我看封建制度下有些風俗現在看來也是可笑的。譬如讀書人看不起勞動，看不起商人，中國儒家叫商人做市僧，那樣講究那一套臭身份，臭架子，臭門第，上下的界限分得很嚴，不獨富人與窮人間有一套禮貌，不僅是你比我高一級，我就要向你陪笑，打恭，身體上也分爲上下兩部，洗澡都不能不先洗上部，後洗下部。反抗認爲是最大的叛逆。城市中人看不起鄉巴老，說是有泥土氣，常常打趣他們。土豪劣紳，在鄉村作威作福，儼然以土皇帝自居，而人民也羨慕這種強暴，認爲光宗耀祖。這一切風俗，也都在今日的中國還找得出一些來，凡卅歲以上的中國人，也都領過教的。要是

在幾十年前，誰還能想到這些風俗是不合理的，這是封建貴族爲了維繫他們的統治唱出的把戲呢！」

國安，小琴是「五四」時代以後的人，並且一向都是住在上海，所以對於以上的談話，都是不投機的，他們想知道的，倒是屬於現代社會的風俗方面的。

國安想把話扯到現代來，他向我道，「資本主義社會的風俗，不知應該怎樣解說，因爲它是比以前的風俗，在現在看來是進步的。」

陸老太太道，「不錯，我也想聽一聽新時代風俗談呢！」

「不！」我答道：「資本主義的風俗談，倒不是新時代的風俗談，資本主義的風俗談，也幾乎要算舊時代的風俗談了。」

「談起資本主義風俗，我們如果沒有忘記它的基礎是建立在私有和買賣制度上，那是最容易清白沒有的，就是這一時代的風俗要適合這「買賣制度。」

「做生意人注意的是生意興隆，是利潤，不管你烏龜王八出身，他對你一點

架子都沒有，一切交際都像在做買賣。他們在外表上都現出謙恭，禮貌，體貼顧主的樣子，只有在算盤上不合適，他才會翻起一張牛肉臉來，所以這時代人們風習，在外表上都喜歡稱兄道弟，握手接吻，不要那套揖讓了，但是各人的心腸真是比冰還要冷，一切的交情，恩愛，都在算盤上。」

「這說得真可怕了。」陸老太太說。

「講到人情，確是這樣炎涼的。」琴說，「再就婦女說罷！資本主義的法律，雖反對人口買賣，但婦女出賣肉體依然採各種方式出現。在形式雖有賣淫，戀愛之分，在本質上也幾乎都是在論斤論兩的講生意。婦女也就變成了商品了。」

芳道：「在資本主義下，婦女雖然得不到真的解放，但資本主義需要勞動力，因此婦女的體力與智力也一同送進市場，由此一部分婦女走出了家庭，生出了一種以依賴男子為恥的風尚，婦女覺悟着要求經濟獨立了。這種風尚倒是好的，因為從此以後，婦女就進一步直接和男子參加社會解放的鬥爭了。」

琴道：『自然，資本主義下的風俗習慣，也有你說的進步性，但是它的本意，却是完全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把婦女引入生產也不過是在利用婦女賤價的勞力。譬如資本主義反對奢侈浪費，嫖賭逍遙，一切蕩浪行爲，好像是沒有什麼話說的，實則資本家自己的浪費，荒談已超過昔日的貴族，不過要工人安於貧苦，聽話，好好的替他們創造剩餘價值。資本家提倡運動，競技，冒險，那不過是因爲他們需要強健勇敢的幹部。資本家提倡尙武愛國，那不過爲準備爭奪殖民地戰爭。這一套道理，大眾早在和資本鬥爭中看穿了。』

『所以這時代的習慣風俗已經不是新的了，所謂新的又是什麼呢？』

芳道，『新的習慣風俗是從今日大眾生活方面生長出來的。大眾在生產中發現了彼此間共同的利害，生出了患難相助，生死與共的兄弟情誼，在進行對老闆的抗爭中，使大眾在組織中團結起來。於是生出了許多新的風尚，這新的風俗的起點就是集體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剛剛是一個對立。』

「那麼將來呢？」小琴問。

「將來罷！」芳說：「人類一旦真的達到大同了，人類共同生活是基於互愛互助的。一切風俗習慣，自然變得極自然，活潑，毫無強制的性質，個性自由發展，行動都合理性。一切愚昧，欺騙，成見，等風俗都將消滅，那時，風俗就是道德，代替道德了。」

陸老太太道，「我們的芳小姐真不錯，說得有條有理的，但不知新風俗要何時才能被一般人承認呢？」她說完後，眼睛盯視着我。

「老太太不要心焦罷！這種新的風俗已在世界各地萌芽了。在那個叫做羅遜人的國度裏，現在已有了許多新氣象，可惜今日我們再沒有時間來說，我們現在要注意的倒是和舊風俗奮鬥啊！」

在爭取民族鬥爭的勝利上，我們也不能忽視風俗這個場面。我們大家努力罷！」

秋雨還在紛紛的下，大家的談話略微有些倦意了。琴此時又想到了玲，她說，玲這時不知在做什麼，不再惱了罷。

藝術是什麼

這裏是幾封通訊，卻對於藝術的了解是有一些幫助的，請列位朋友傳觀罷！這些信是我寫給大衆唱歌班的朋友的。

* * * * *

我說不出的高興接到你們的來信。你們每天做上十小時以上的工廠生活，就是星期日一天，也不讓它白白的空過去，自己組織了許多種研究班，這怎的不使別人感動！我尤其愛你們這一個大衆唱歌班，我要向你們這些藝術同志致敬！

是的，將來的世界是屬於你們的，將來的藝術也無疑的是屬於你們的。

至於你們向我提出的問題，我自然樂於回答，現在且就我對於藝術的『一知半解』，貢獻給諸君罷！

你們的同伴笑你們，說藝術是一種闊人的濫費，對於工人是一種有毒的麻醉劑，妨害你們鬥爭的情緒，在當前民族鬥爭中，是用不着什麼藝術的，這自然是一種錯誤。就是那些把你們的唱歌叫做「窮開心」的人，也是對藝術十分的不了解的。現在你們幾位想把藝術這門東西，弄它一個「青紅皂白」，我想對於大家大概不是無益的罷！

藝術也和其他一切知識一樣，有特權人家的，也有民間的，有對於大眾確是一服毒藥，也有正是壯健自己精神的糧食。有一些歌，我們來唱，確實是一種精神的濫費，使我們心緒消沉，妨害民族鬥爭。但也有一些歌正是給我們精神上無限的鼓勵，調整我們的情感，引起我們鬥爭的雄心的。這容易了解得很，我們只要拏幾個大眾熟悉的歌來比較比較，譬如「打牙牌」，「妹妹我愛你」，「毛毛雨」，「桃花江」，來和「新女性」，「開路先鋒」，「魚光曲」，「畢業歌」，「大路歌」，「義勇軍進行曲」，「活路歌」對照看，這中間有多大的距離啊！

我們就曉得，同是唱歌，那一種歌是窮開心，那一種歌却是非常嚴肅的。其他一切藝術，也就沒有兩樣。畫畫，雕刻，文學，話劇，電影，跳舞，你們完全可以找出同樣的一個對照。

再就我們所熟悉的例子來說罷！

有許多畫，大家就看不懂，不要看。譬如中國的古畫，那些山水蟲魚，隱士坐在竹林下下棋吃酒，或從外國學來的，塗得紅紅綠綠的洋畫，畫幾個蘋果，一幅風景，一個不穿衣褲的裸女，就是畫得好，也與中國大眾的生活隔離太遠，那些東西只能掛在鄉下皇宮似的地主的大廳內，或城市帶着西洋風味的紳士的會客室裏，作爲一種擺設。那對於大眾是無關的。不說這種大幅的畫，就來談談年來最風行的漫畫罷！豐子愷先生，想來大家都是熟悉的。他的漫話在日報，期刊上都可看見。但是可惜得很，那些閒適的小玩意，仍只能供一種雅人的賞玩，並不能作爲鬥爭的藝術。我的眼界有限，在繪畫方面，我還不能告訴你們，誰是大眾

的畫家，不過在最近學生運動中，確實出現了許多描寫鬥爭的作品，很值得注意。這些無名的作家，也許就是將來大衆的作家罷！你們中如果有人高興動動筆的，也不妨將你們的生活用綫條畫出來，那不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啊！

我們在過舊曆年總看見過一種木板印的『門神』，『財神』，『老鼠送親』，『羅通掃北』等印畫罷！那些東西叫做木刻，是中國畫中最接近民衆的一種。是的，那些東西是舊了。但是近年來這種東西又從外國傳到中國來，現在各種雜誌上都把它作爲封面。其中也有些是很接近大衆生活。這是用刀子，在木頭，石頭上刻的。這一種木刻，在蘇聯也與其他藝術一樣，都一貫的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口號下的作品。是集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描寫與刺激，它的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份，它不是一種旁觀的藝術，僅僅客觀的描寫。

我們的眼福真不淺，最近蘇聯的版畫在上海舉行了一次展覽。我們看見了幾百幅作品都充分的表現了蘇聯生動的現實，及新的人民與歷史的景色。譬如工業

建築中的烟肉棚架，集體農民耕種着的田地，以及尼泊爾江大發電水閘爲題材的，都是配合着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這樣的木刻，如果中國也能把它描寫中國民族鬥爭，那不就變爲了一種鬥爭的藝術麼！

再說文學罷！諸位愛唱歌，也許還愛讀詩，愛看小說的罷！在詩和小說中，這樣的對照就更明顯。今日流行的小說中，舊的章回小說不說它，就是新小說中，也明明有的在用戀愛，幻滅，夢囈，說謊，嗟聲嘆氣的在麻醉我們的靈魂，引我們脫離現實，忘記苦惱。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有人嚴肅的寫出生的鬥爭，民族的危難，並指示了我們的前途的。你們都讀過的『八月的鄉村』，那不就是一部鬥爭的書麼？所以我們也不能攏統一句，因爲文學說過謊，就否認文學的鬥爭的價值啣！

戲劇是用不着我說的，你們熟悉得很，你們工友中就有業餘的戲劇社的組織。你們工人學校演的戲，我就看過，那完全是鬥爭的。這次北平學生到農村去

宣傳，最收效的是戲劇表演。他們對東北難胞，士兵演『打回老家去』，個個都不禁流淚，有的竟放聲痛哭起來，可見戲劇不僅是給人玩的。你們大概總看過『怒吼罷中國』，『揚子江暴風雨』，『回春之曲』，『水銀燈下』等戲罷！他們自然與『摩登夫人』，『西施』，『巧克力姑娘』，『孔雀夫人』，是一個對照。

至於電影，跳舞等等藝術部門，也都一樣，尤其是在電影，今日國片中已有不少反帝反封建的片子，他們也在艱難困苦中，盡過一點民族解放鬥爭的任務的。

是的，我不再往下說了。話說回頭，我要告訴大家的，藝術決不是一種精神的濫費。徐悲鴻先生說，『藝術是一國生活之表現，一國思想之符號』，這話有些真理。我們也需要藝術，我們需要一種作為解放民族的手段鬥爭的藝術。

藝術這東西並沒有什麼神祕，並不是什麼『高人雅士』，什麼『天才』們獨家的拿手戲。人這東西不論文明，野蠻，不論少年老年，他都有感情，每一個人一

生總都要碰到許多喜怒哀樂的事，每一個人的生活總無不受喜，怒，哀，樂，愛，惡等感情所播弄，世間上沒有一個吃了飯就什麼事都不想的人，世間上也沒有一個對什麼事都無感覺的人。有了一種感覺它總要求發洩，悲哀時就不禁長號，憎惡時就會發出怒吼，歡喜會跳起來，愛情會現出會心的微笑。是的，人類感覺是非常複雜精細的，並不只是很單純的發現出來。

所謂藝術就不過把人類的感情，加了一種整理，表現在一種適當的形式中，或用音調，或用文字，或用線條顏色，或用運動，於是就有所謂音樂，文學，繪畫，戲劇和跳舞。是的，藝術它負了溝通人類彼此的感情，把一種人類彼此的感情社會化，它就做了這種情感社會化的工具。我們聽了一個歌，常常被歌中所含蓄的一定的心理情緒所感染，所滲透，至於泣下，或興奮。常常可以把一個人的情緒變成許多人的情緒，一個人可以把一種情緒傳給其他許多人，影響其他許多人。這裏已經是社會化了。曾經有過一個故事，說一個人看了三國的戲，因痛

恨曹操之奸，誤把一個扮曹操的戲子殺死了。這笑話中，就告訴了我們藝術『傳染』力量的偉大了。

是的，人類的情感並不是一個什麼怪東西，它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所以藝術也同樣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和科學以及其他物質生產物是一樣的。一切社會心理都是經濟發展之結果，然而既已形成之後，又做了經濟發展之助緣。藝術自然也是一樣。這裏的話長，以後再一一詳說罷！

最後，我要特別告訴諸位的，我這裏要強調的藝術是鬥爭的藝術，是把藝術作為解放民族和解放自己的工具，尤其是適應當前歷史的要求，我們應該注意那些方面，這是我的通信與大學堂的講義根本不同之點。

諸位！你們雖然是業餘藝人，你們的認識却不能有錯誤，你們自己的責任却不能不認清楚，這是我首先要向諸位交代的。

什麼時候就有「綺雅海」

在前一封信中，我「不三不四」的把藝術是個什麼東西交代過了，但對不起得很，我不能說得更詳細，動聽。藝術方面的現象，在目前是這麼繁複的，我說了那麼一點，能有什麼用處呢！

是的，我今日還要來把她的發生，發展，一直到當前「五花八門」的現象，指出一個大概。

我已說過，藝術既然是人類情感社會化的工具，那我們就不難想到，藝術這東西發生是很古的。因為人類社會一在地球上開幕，它的第一齣戲就是大家打夥找食物，說一句現代的話，就是共同勞動。在這共同勞作中，彼此就生出一種統一心情的某種要求，表現這種要求的那就是最原始的藝術。譬如唱歌，在原始並

不是爲的娛樂，所謂『勞動歌』就是大家不知不覺從勞動之間發生的。它的作用在調節工作的節拍，使共同勞作的人羣，互相適合歌中的音韻，就成了勞動組織的基礎之一。所以當時的歌並不知道誰是作者。

真正最原始的標準的勞動的聲音，我們現在是無法曉得了，我們相信那一定不是陶行知先生寫的鋤頭歌那般有意義。呼喚的聲音，也不見得一定是『綺雅海，雅荷海，』但我們覺得在現在『苦力』的勞動聲音中，仍可以想像出舊日的現象。歌是最原始的一種藝術，是從『綺雅海，雅荷海』（暫時假定古時也是這樣的聲音）中發展出的。

與歌同時發生的還有舞，舞也是與實際的物質生活有直接的關係的。諸位！我不是說原始時代就有上海今日這樣的舞場和舞女了。這與原始時代沒有陶行知先生那樣的作歌家一樣。但原始人就有跳舞，並且不分老少，美醜，大家都會跳，也不要光滑的地板，也用不着買舞票。跳舞是原始人表演漁獵一類的勞動和戰

爭，爲某種實際工作之操練或復習，不是專門享樂的。

這不是瞎猜，在今日地球上還殘存的所謂『野蠻』民族中，還可以找到參考的材料。你不相信嗎？請你看幾張外國記土人生活的影片，就可以窺見一些影子。我可以介紹你去看『蠻女天堂』，『愛斯基摩』之類的片子。許多人在銀幕下奇怪，爲什麼土人都高興唱歌，跳舞呢？他們不知道，唱歌跳舞與物質生產的生活是如何的聯結在一塊的。由此我們去讀我們古代傳下來的詩歌，去研究現在民間流傳的牧歌，小調，我們容易了解藝術是從勞動直接間接發生出來的。再就樂器說，中國舊式的大鼓，銅鑼，手鼓，喇叭等等，本身都帶着一點軍事和宗教的氣氛，可說是歷史上保留下來的殘跡。現在摩登的中國人，就覺得這些東西野蠻，不適於屋內演奏，這也對，因爲它實在太不適合現代都市摩登小家庭的生活了。譬如，目前東非意大利侵阿戰爭，阿皇鳴鼓助戰，那面鼓，就不覺得奇怪，在音樂中的意義也不要說就明白了。可是在意大利方面却找不出那樣一面

鼓，這就說明因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反映在音樂方面的也不同，音樂也就越與物質生產生活越現得隔遠了。

再說到繪畫罷！並不是自古就和現在一樣，有斯斯文文的畫家，有個人展覽會，美術館等玩意的。中國畫家開什麼『個展』，那是從洋鬼子那裏學來的，以前中國畫家是文人的副業，畫得好，也只在熟人前傳觀，或供文人賞玩，並沒有什麼展覽會。如果說到遠古，那大概在人類發明陶器的時候，在裝飾陶器時，就開始了的。圖畫與文字的起緣是同時的。文字發達的最初的一步就是人們爲記取某事，分別事物而作的種種符號。原人將身體畫一種花紋分別各自的部族，品位，年齡等，却與今日女人畫眉毛僅僅美的觀點不同，那就是文字最初發生的形式的一種。在勞動生活中的記數，往往在石塊上把有形的物體畫出。世界文字進化的歷史，大概總是先經過一種圖畫，變爲一種一半象形一半却要會意，慢慢才走到拼音字母的。中國這類豆腐乾式的方塊子，就是還沒有走完文字發展到拼音的

路，雖然對我們求知上是一個大障礙，但在我們今日談它的根源時却給了我們許多方便，使我們容易了解它。

諸位好友！我說到這裏要帶住了。藝術的門類很繁，單就原始這個階段說，說來話長，那裏是這幾封信寫得完呢！這裏我不過要告訴你們，藝術在原始時並不是閑人吃了飯沒事做時，幹來玩玩的，它無不與當時生產方法有密切的關係。

自從人類生產的能力一天天大起來，自然她也一天天生長，豐富。不過，因為這人類一天天向上發展的生產能力是在一種榨取的生產關係中發展的，社會各方面都起了分裂，連人的腦子也有些兩樣，在藝術方面就發生這樣的現象，即佔支配勢力的藝術，已經失掉了以前那種樸素的與勞動直接結合的形態，一變而為上層的雅人消閑遊戲的工具，和統治下層人口的靈魂的一種法寶了。以外在每一個時代也還有所謂民衆藝術，即那些土老百姓在工作中及工作後唱的山歌，俚曲，社戲，跳舞之類，他們仍與生產技術密切關聯，與上流階級的藝術相對立。不

過，這些東西並不被社會重視，上流人士更看不起她，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知識既然被有錢的子弟所獨佔，自然目不識丁的人談不上言藝術。所以統治一個時代的藝術總是每一時代的上流人的。

如果我們要在這裏，把每一個時代的藝術都拏來說她一個詳細，那是不可能。我們這裏只能交代在一種什麼樣的生產方法，什麼樣的生產關係下，就有一種什麼樣的藝術出現。封建時代的藝術，與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雖然在反映生產的榨取性這一基點上是相同的，但榨取的方式不同，所以藝術表現的姿態也不同，甚至在同一資本主義社會內，因社會發展的階段不同，也現出不同的現象來的。

我在這封信中就單把封建時代藝術來略談一談罷！

大概的說來，封建時代藝術的特色之一，就是對貴族皇帝，歌功頌德，例如在埃及的一個國王的墓地上，就刻了下面的頌詞：

「你應當五體投地的頌揚國王啊！你應當銘心刻骨的頌揚國王啊！國王是生
活在心境之中的，無所不知的神靈。……國王是光輝的太陽；他照耀兩個世界，
雖日月亦難與爭光！他賜與兩個世界以紅花綠葉的彩衣，雖尼羅河水之力亦難與
比倫；他使兩個世界充滿了生氣與力量；他是一切生命之源泉。……王把衣我
穿，王把飯我吃，王是萬物的製造者，王是人類的祖先……請爲王的聖名而奮鬥
罷！」

你看！這是何等肉麻的在吹牛皮！這樣墓誌，在中國歷史中，甚至於目前闊
人的墓誌上，還看得見，真是舉不勝舉。爲什麼要說這些大話呢？是要小百姓畏
懼，不要造反，好好做奴才，永遠要恭敬對你的主人。是的，這不過是一個例
子，其他如音樂，詩歌，戲劇，也無不是以服侍國王和貴族的東西，藝人，在這
個時代，或者本身是奴隸，或者在外表上也是貴人，骨子裏却脫不掉奴才的身
份。中國過去就有這樣一句諺語，『世上只有三門醜，王八戲子，吹鼓手，』老

婆偷人，自己做了烏龜，醜不醜，我們且不管它，爲什麼戲子，吹鼓手也醜呢？『戲子和吹鼓手』翻成現代用語就是，戲劇家和音樂家，爲什麼這樣被人看不起呢？因爲在貴人的心眼中，這些東西叫做蟲樣的小本事，大人們是不屑做的，這是奴才的事，所以一向被人輕視，這話到如今還存在。

且說詩人罷！如李太白那樣千載有名的大詩人，他也不免要侍立在皇帝膝前，對他的姨太太歌頌一些肉麻的話，以博美人一笑，使得『龍顏大悅』。以前凡做官的人家都養有一批清客，這些清客都是能詩善畫，會下棋，也會彈琴，酒量比得過主人，牛皮可以連吹三晝夜。這些東西在主人的眼內是所謂調劑精神的姨太太，然而，不敬得很，這些人正多是那時代的藝術家。

封建時代藝術第二個特色，就是士大夫間閑適中的一種消遣。上流人士雖然對國王是奴才，對農民大眾自己却又是主子。他們生活太好了，自己教育又受得不錯，他們有一種較高級的精神生活。他們間雖然一部份做了大官，但也有一部

份落魄的，所以在歌功頌德外，也還有一些不同的東西，詆毀君王的牢騷，縱談女人的風雅，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悲天憫人』的空話，或狂言妄語，氣吞天地的豪放等現象，在藝術各種形式中都能夠看到。這些調子，也構成封建時代藝術的一個支柱，並且還是最主要的一個支柱。

這裏，就不舉例子了，以後說到中國目前的藝術現象時，再補說去。但是，在這封通信的末尾，我要告訴大家，封建時代的藝術，並不是一無所取的。封建時代的藝術也有它很精彩的東西，在人類的文化上，自然有她的地位，不過，時代一變，她的意義就不同了。同時，在封建時代的藝術中，也確發生過偉大的作品，替大眾說過話的。譬如大家熟知的，在封建的舊俄時代，就出了托爾斯泰那樣的作家，那樣的偉大的作品。總之，我們曉得新的東西總是從舊的東西中生長出來的。封建藝術中，也自然有許多要素是構成了下次要談的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的要素的。

再
談
罷
！

私家花園和將來人類的花園

時代離我們越近，對於我們研究的興趣也就越濃厚了。在資本主義剛剛踏上歷史舞台的時候，藝術方面也就有了極大變化。這些老闆們在經濟上漸漸的握有了優勢，自己也就漸漸覺得自己的身份未必低於貴族，骨頭也漸漸的變硬起來。他們對貴族的情緒不免有點激越。因為錢能通神，有了錢，生活也就過得不錯，社會地位也就有了。所謂平民生活，到很有些詩意了。這時的老闆們有的是滿腔改造的熱情，對世界是極端樂觀的。因為他們在生意上的成功，使他們把個人的能力看得特別的大。在生意上，他們要求的是自由競爭，在全意識領域上出現的是個人主義，在政治上就叫出民權革命了。

資本主義初期的藝術作品，大概的說來，他們一方面在歌頌英雄美人，一方

在描寫他們理想的生活。所謂英雄自然是指他們這時代的成功者，所謂理想的生活，就無非要求推倒貴族，自己成爲時代的主人後的寫意的生活的意思。因爲這時代是特別重視個人的，個人的力，企圖，慾望，生活奮鬥的活潑性，個人能出風頭等都反映到藝術上來。譬如音樂上就有了獨唱，文學上徧重個性的描寫等，都可看出當時人的情緒。

等到這些老闆們昔日的幻想成爲事實了，他們已經成了社會的中樞，時代的主人以後，資本私有制度，和無政府的社會的生產，盲目的向市場碰運氣的買賣，使社會一天天看出這種新制度的弊病來。是的，在以前，每個老闆們都想憑着自己的魄力去打敗市場上的敵手，自己成爲唯一的勝利者的，可是，這只能是幻想，並不能全部靠得住。在新的制度下，一人變肥，不獨要使萬千人的挨餓，同時也要能有把自己的同伴吞得下的大口。這可不是一件易事。在這種你吃我，我吃你的世界下，人們的情緒也是覺得不大寧靜的。在政治上有改良主義，社

會主義的思潮出現，在藝術上也多注意到現實方面來，主張寫實，成爲了一種寫實主義，去指摘社會的弊病，警告資產階級，要他們小心一點，趕快起來打主意，補救這些漏洞。

破孔是補得了的不呢？

不！破孔是一天一天大的。資本主義這制度也是要衰老的，它越到殘敗之年，身上的細胞就一天天死滅。這是當前這個悲慘世界的現實，大家容易明白得很。生意越做得大，利錢變得越小，市場越推，市場越變越小，競爭越來越變得殘酷，貨物生產得越多，越堆在棧房內沒有人要，闊人越變越闊，窮人就越變越多，大眾生活越變越窮，人窮了的脾氣就越變越壞。哈哈！工廠倒閉，工人反抗，同業間競爭，化爲資本世界經濟恐慌，罷工，革命，世界戰爭，弄得老闆們什麼問題都沒法子解決，到了這關頭，人們的情緒又是怎樣呢？

這些老闆們的家屬，靠利息吃飯的人，以及在老闆事業下混飯吃的高級幹部

們，他們的心情是非常不安與煩躁的。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最高妙的方法是讓它去，不管它，或者把眼睛緊緊閉住，沉入過去的榮繁的回憶裏去，或者想入非非，在期待一種什麼力出來拯救他們一把。於是在最近代表舊世界的藝術的思潮中，就發現頹廢主義和神祕主義，天天在翻新花樣來欺騙自己，安慰自己，使自己逃心自然。同時或標榜以憐憫不幸的大眾的溫情主義以和緩革命情緒，或取美國式的利祿色慾主義，表現些個人鑽營，幸運，希遇等以誘惑羣衆，使大眾墮落，忘記生存鬥爭，或取德式的燃着挑撥民族間的仇恨，盲目的鼓動愛國主義而製造人類的大屠殺。這一方面要具體的說，是要太多的篇幅的，現在且帶住罷。總之，這種打補釘的藝術，他們因為感覺自己的地位潰爛，却更不敢看現實，怕分析現實，觸到自己的傷處。他們爲了欺騙自己的靈魂，或欺騙人家，他們都不能不逃到神祕的霧裏去。

但是，諸位好友！我說到這裏不得不插一句嘴，資本主義的藝術主潮，雖然

是由生機勃勃走到死氣沉沉，像上面說的那般，但這不是說，這幾百年來，就是最近幾年來，在資本主義國度裏就沒有驚人的藝術作品，偉大的作家出現。我在前信中就說過，藝術有官家的，但同時也有民間的，尤其是在資本主義衰亡期中，各國大眾文化水準的提高，民間藝術的標準也提高了。在當前社會階級兩大對立下，民間的新藝術的嫩芽也日在長大，與舊的藝術更現出露骨的相抗的姿態。廣大的作家羣，他們中，除開少數的在為他們的老闆在服役外，多數的他們的生活方式，雖然是屬於上流社會層，可是他們的靈魂已同情「民間」這方面，有的竟代表大眾的革命的情緒，走到大眾陣綫前在替「民間」說話；有的雖然還沒有站到大眾陣綫中去，却有意識無意識的接近大眾，變成了同路人了。

所以在當前世界各國的藝術園地，總是現出有兩種主潮，這兩種主潮在今日不僅是藝術園地的小紛爭，而是意識的在執行各自對世界改造的歷史的使命。在新興的陣營內，如果那個國度的大眾，在政治經濟上還未取得支配地位以前，

這一陣營內活躍的藝人，並不能就是勞動者。因為資本主義統治底下，勞動者大眾為物質生活條件所限制，所以完全獨立的勞動者的藝術尙難建立。這時，代表這新興藝術運動的人是前進的智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在正確的宇宙觀，社會觀的理論下，勤懇的在為未來的花園開墾，播下一些新的種子。

這些新的園丁在今日的工作是萬分艱苦的，因為這種開拓工作已經被上流階級看得明明白白，這是整個社會改革鬥爭的一部份。但它的作用在整個改造工程中，是非常主要的。它能舒暢大眾刻苦鬥爭的精神，增長大眾集團的協作習慣及能力，振作創造的情緒，雖然未來的花園並不能在今日馬上實現，但有了這一種奠基，新花園開幕之期總是更近了的。

至於明日的花園是一種怎樣的圖樣，明日花園的園丁的工作是向着什麼方向？這裏，我不想純作抽象的理論的討論，就拏今日正在從事新的社會建設的蘇聯的藝術建設來略談一談罷！

在二月二十二那天，上海會舉行過蘇聯板畫展覽會，我已說過，我們真飽了眼福不少。當日鮑格莫洛夫先生的演說，我以為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他說明藝術中主要的傾向只有兩個：一個是實寫主義，一個是浪漫主義，其他傾向都是從這兩個傾向變化的。在哲學上，寫實主義是唯物物的，浪漫主義是唯心的。人類文化史上各個時代，就是由於有時是這一個主義支配，有時是那一個主義抬頭。但在今日蘇聯，這二者均不佔優勢，也不是這兩種傾向的性質兼收並畜。他指出蘇聯藝術『新傾向的起因，為蘇聯生活與新社會秩序劇變。我們名這種傾向為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其起因為三種偉大的現象：一、大眾文化程度急速提高；二、大眾積極參加新社會秩序建設工作；三、藝術大眾化。此種藝術得以反映千百萬積極參加創造新社會工作的大眾生活與思想，此種藝術對大眾為公開，且為彼等所了解所欣賞。』他說：

『蘇聯藝術的新傾向乃偉大社會變化的結果。此等人物在舊制度下僅為統計

材料，今日則成享受生活與藝術之新社會人員，此種傾向能在各方面反映人民生活，回憶大革命時代的英勇史蹟，欣賞美麗風景與人體，欣賞工廠烟突與新工業建築物，我們名它寫實主義，即這個緣故。」他又說：

『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不僅爲今日的寫實主義，且亦爲明日的寫實主義。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以新社會真正發展爲基礎，故敢作，且必須具有夢想。』他還引了拉狄克，高爾基在一九三四年蘇聯作家第一次大會時的話去解釋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

拉狄克說，『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或藝術一般），其任務並非在表現世界，滿足求知慾，或僅爲人類的鏡子。其任務乃在參加人類新文藝復興的偉大門爭。』

高爾基說：『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肯定生活爲一種行動，一種創造力量，其目的在使男女大眾最可寶貴的個人能力不斷的發展，征服自然，謀其健康與生

長，謀取世人偉大的幸福，適應其不斷增長的需要，並全般教養，以結合爲人類美麗的一家。」

這些引用文句太沉悶了罷！然而，這是非常可寶貴的指示，明日花園的輪廓，現在已經不是什麼理論的東西，而是具體的事實了。

諸位好友！藝術這東西從出生發展到現在和明日，我都約略的說過一點影子了。自然這是萬分不夠的，不過，在我們有些沒有時間去過藝術生活的人，也只好曉得一點是一點，比完全不曉得，也許要好一點的。我最後還要告訴諸位，不論是屬於那一傾向的作品，卽就文學說罷，有值得去一讀的就很多。各種傾向中都有偉大的作品，他們很豐富的給了我們後人許多精緻的經驗，我們如果能夠批判的去讀它，它都對我們有益處，所謂接受前人的遺產，就是這個意思。但這只是交代一句，並不是要諸位都去欣賞。

至於我說了這些話，對於我們當前生活會有什麼關係呢？有的。我們要明白

當前中國藝術界的複雜現象，就得先對於藝術有一個一般的概念，有了一個較正確的概念，再去分析現實，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才能規定自己的任務的。

太長了罷！再見！

怎樣使它成爲教育的工具

關於理論方面的問題，以上三封通信草草的把它答覆了。但是諸位要求的知識不僅是理論的，不僅是拏了一片理論的鑰匙去窺探藝術的王國，我們最最主要的目的是如何用藝術這種手段去改變我們生活着的人間世，去爲目下我們的生活改善，民族解放去服務。

自然，這種話被上流人士聽見是要笑掉牙齒的，但是這儘管不睬它。現在中國藝術界是明顯的有一部份工作者自己退出了『象牙之塔』，決心站到街頭上來，預備用自己的技術，爲這目標努力的。

這從整個民族鬥爭看來，是萬分的重要。整齊全民族鬥爭的意識，藝術確是一個最好沒有手段，我們不能忽視它。現在大家都在這裏喊集中國力了，這種

可以作爲鬥爭的工具的藝術的力量，我們能夠讓一個一個的藝術工作者個人保有它，不掣出來運用麼？不能的。

藝術是怎樣的與民族解放鬥爭聯在一起呢？

我現在可以告訴諸位，『一二·一六』以後的北平學生在『到民間去』的宣傳中，很巧妙的運用了藝術，出了不少的藝術家，有着很可驚人的成績。

我們知道，『喚起民衆』，現在還不能單靠文字。因爲中國有百分之九十的文盲，眼睛不能讀字排成東西。所以北平學生到了『民間』，不得不用演講，唱歌，演戲，畫畫，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宣傳國難。他們用打牙牌的小調子，編出『九一八』的歷史，向大家唱。他們用戲劇表演『洋學生鬧街』，去宣傳當前學生的救亡運動，表演『打回老家去』，去對東北士兵宣傳收復失地。用圖畫表出中國疆土的被侵略，×帝國主義的橫蠻，殘酷，虐待東北大衆，以及漢奸賣國賊的醜態。這些東西，都博得羣衆喝彩，因爲這樣具體的表演，或畫出把他們看，

唱出把他們聽，他們都能懂得。許多羣衆看了，聽了，流下淚來，許多士兵『磨拳擦掌』，願意犧牲自己前去殺敵，這些宣傳是非常的成功。藝術在這裏已發生很大的作用了。

這不過是一個例子。這次學生運動中，運用藝術的地方雖然成功，可是他們都不是平日專門弄藝術的人，自己的修養也未夠。我們想想，如果，全國藝術工作者，能有意識的組織起來，集團的去研究今後藝術如何對大衆服務，那將來的作用的巨大，誰還敢否認呢？

是的，在民族解放過程中，『喚起民衆』是一件主要的工作，我們這些對於藝術有些興趣的人應如何去努力呢！

現在，我很想來和諸位談談，我們自己的修養的問題。

諸位是業餘的藝術的學生，諸位又是直接參加工業生產的人。你們對於一般的知識，認識都是超過一般大衆的，並且都能運用文字。這些條件，在今日中國

勞動者生活狀況下，不是一般所能辦得到的。諸位中有的愛音樂，有的愛話劇，於是組織了許多研究的單位，不斷的學習，這不能不使我萬分高興。我可以對諸位說一句十分誠摯的話，像諸位這般的努力，一切進步的藝術家都是願意幫助諸位和諸位合作的。

至於如何修養呢？我以爲諸位學習的機會要比一個藝術學院的學生還要多。因爲一個藝術學院的學生，他只能學到一點學院式的東西，他沒有機會去接近大眾。現在單就唱歌說罷！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民衆音樂家，唱出民間疾苦，民族的危機，但在學院裏只能學到一點理論，和幾個世界的名曲。民間音樂要怎樣才能變爲鬥爭的藝術呢？雖然，我們不能不接受高級的樂理和名曲的啟示，但主要的是深入民衆去研究已有的民間音樂，去利用一切形式，一切可以作爲鬥爭的材料。

這工作，在現在不是學者可以做到的，也不是幾個人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諸位方面，如果有人好好指示，知道怎樣做，做起來就不算一回什麼事了。諸位中，有的是東南西北的人，操的方言總不下十幾種，雖然目前都是工人，但過去也有種過田，做個生意，當過兵，走過江湖的。你們生活的豐富，真是誰也趕不上。平日大家的口中不是都要哼幾句小調麼？我們如果把各地方言中已有的民話，研究一回，把新的內容加上去，把那些沒有意義或者在意識上是反動的東西，改變來宣傳國難，說服大眾，那就是最好沒有的。因為這種聲音是他們熟悉的。從這類熟悉的聲音，傳播救亡的種子，那是比較容易的。

可惜，今日的音樂家能注意到這方面的還很少。

因此，我們更要努力了。譬如讀書生活上登出的那篇『國難記』，就是用唱本寫的國難史，那是一種戰鬥的藝術品。你們中，如果把它用方言唱起來，用上海話，廣東話，福建話唱成各種聲音，那力量多麼雄厚啊！四五年的國難，幾十年的恥辱，在一兩個鐘頭就對人說盡了。那是最經濟不過的。

倘若我們的無線電播音台，書場，遊戲場等地方，都被我們的歌聲所佈滿，我們工作時，遊戲時也不知不覺哼出我們的歌聲，就單就唱歌這個藝術的手段說，已盡過很大的鬥爭的作用了。

自然，藝術的領域還寬得很，不僅是唱歌而已。再說到戲劇罷！戲劇的作用比起唱歌來還要大。因爲戲劇表現出來的，要比唱歌更具體，從戲劇得到的概念是更明確。你們自己有經驗，用不着我說。不過，可惜得很，現在話劇運動還是幾個進步的知識者的，像『怒吼罷中國』，『揚子江的暴風雨』之類的戲，就不能到工人區去演，門票買上一塊錢，中國的話劇目前除開低級趣味的文明戲以外，還沒有職業的劇人。你們業餘劇團，也祇能在紀念日偶然排演幾齣戲。單就上海市民說罷！許多學徒，店員，工人，苦力還是沉醉在遊藝場所，『大世界』，『天韻樓』，『先施樂園』，等地方，每天買的門票，就比任何高級電影院還多。所謂低級趣味，目前正還統治着無數人們的『靈魂』，這些趣味中，是帶有

殺滅前進意識的毒素，而爲封建意識說教的。

我們在報紙上，祇看見有人在排演阮玲玉，排演孫傳芳，却看不見有人排演殷汝耕的醜劇。這就看出這類低級趣味的藝人的墮落了。

這現象我們是要與它奮鬥的，我們要用真正的藝術，並且是作爲教育，作爲鬭爭的藝術去代替他們，奪過他們的觀衆來。但是我們應該怎樣達到呢？不是專家放大炮，說幾句空話完事的。我們首先要抓住這『趣味』，舊的形式中抓住觀衆的所在是在那裏？我們要研究一切低級趣味的藝術，分析他們構成的要素，批判的去吸取可以利用的部份，去誘導羣衆。同時我們自然要把真正大衆的藝術，貢獻給大家。但我們不能不管大衆的生活習慣，他們的接受性，生硬的介紹一些他們消化不了的東西，所以我們介紹的衛生的糧食，並不一定用刀用叉，中國舊式的碗筷也可以應用的啊！

要使藝術成爲教育的工具，絕對不能忽視民間已有的藝術，不能忽視大衆的

習慣和趣味，不然藝術終止於限制在有教養人的欣賞的範圍內，在當前客觀任務上，起不了什麼積極的作用。

諸位朋友，我的話已經說得太長了。我非常的慚愧，也許以上說的都是外行話也說不定，因爲我不是專門研究藝術的人。現在我不過就社會科學的視點，將藝術這東西的概念約略替大家解說一番罷了。諸位願意以業餘的時間來研究它，並且是同時負起了教育你們同伴的任務，這是萬分正確的。朋友們！我們大家努力罷！

*

*

*

*

爲了使我們書場上的時間經濟，所以對於藝術就不想多說話，只把以上幾封信給諸位看看，所謂藝術這東西的簡單的輪廓，大致已經有了罷！下次我們要談的是哲學。

哲學的蹤跡

我們常常聽見人說，某人愛發牢騷，某人愛管閑事，某人對於某一件事忿怒得跳起來，但也有人一點不關心，却站在旁邊冷笑。我們也聽見人說，「人心是不可測的」，「世間上沒有一個東西比心還複雜」。我們也聽見人家罵人，喜歡用陰險，古怪等字眼。這一些話頭，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天天可以碰到。但很少人來追問怎樣人這東西，這樣古怪，碰到同一樣的事件，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就拿昨日南京路上發生的事來說罷！英捕衝散上海市民愛國示威運動，打傷了好幾個人。事後我就聽到許多不同的意見。

大眾對這件事，是一致的忿怒，對於示威運動是認為非常重要，並且要求再來一個大的示威運動答復它。

有些名流學者，教授，就覺得上海市民是多事，『喊幾句口號有什麼用』，犯不着去觸怒捕房來干涉，愛國要愛在心裏，要鎮靜！

還有一些人，竟在對英捕媚笑，喝彩，說：『打得好，還打得不夠。』並且揚言道：『這又是什麼人在那裏搗亂。』

還有心中也同情被打者，也忿怒，但有涵養，恨在心裏，他們傷心，但覺得『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也有些人完全不管這個事件的。

『我真不懂爲什麼人有這樣多不同的心肝？』是的，『人的心肝』是異常複雜的。

再就這次全國學生愛國運動說罷！大衆對北平學生的一舉一動，都是一致的敬佩，並且以同樣的行動響應了。對於他們的艱苦鬥爭，每一件事，都有興趣，並且馬上就學習了。譬如四人手挽手一排的遊行；與警察巷戰的技術；制裁校內

奸細；到民間去等，以及對當前北平的檢舉，都表示抗議，反對。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人學會了北平警察的用水龍，槍刺，皮鞭，用漢奸混入學生大衆中去破壞，分化；用救國不忘讀書的腐爛的調子去麻醉學生，用一切卑劣的方法去謀害愛國青年，自然對檢舉是一樣表示了最大的敬意的。

你們一定覺得這太奇怪了罷！

是的。太奇怪了。

再拏梅世鈞的慘案說罷！××工廠，無緣無故打死了一個中國工人，全上海的大衆都忿怒達到沸點了。但也還有人代××人辯護，說梅世鈞本患有神經病，他的死是應該歸他自己負責，不該錯怪××人。你說氣不氣呢？

這類例子，真可以舉出無數。對國家大事，對別人，我們有這樣不同的看法。至於對我們自己個人的事呢！

譬如目前我們最大的威脅是失業問題。生活難已成了當前每一個辛勤的人！

生死的難題了。我們即使對以上說的那些國家大事，「漠不關心」，但到了自己或家庭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下去的時候，你總不能不有一種感覺罷！是的，我們時時刻刻都在爲生活擔心。但所感覺的也並不都是一樣呀！

這我們自己已經驗到，有的人失業後完全陷入失望，對世界什麼事都無興味了，覺得世間上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生的趣味完全消蝕，一旦遇到一個什麼刺激，或一種什麼感觸，結果是自殺了。這類事天天報上都有記載。

有的人，他把失業寄託在命運上去，人生的苦惱是命的不好，自己的倒霉是運氣沒有來，所以他雖然苦煞，也還不自殺。他們忍耐着，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不敢「怨天尤人」。這類人，在我們朋友間很多。

也有遇到困難，不自殺，不消沉，也不相信命運的，他們在每一困難的當前去追究造成這困難的原因。譬如就失業說，他去分析這失業的現象，認識他及千萬萬的人沒有工做的根源，要怎樣才能有工做，自己應該怎樣去奮鬥。

這裏，每一個人對於失業的問題就表示了三種不同的看法，感想，與態度了。

我們還可以發覺，不獨對國家大事，對個人生活等切身的問題，大家的看法不一致，就是對自然，抬頭看青天，他們的意見也是不能一致的。

我們的周圍的熟人中，就有不少的人相信天上有一個主宰，空中有無數過往的神鬼精靈，他們統治着人間。我們的朋友中，就有不少的基督徒，佛教徒，回教徒，各種各樣拜物教的人。他們對天跪拜，對泥塑木雕的東西跪拜，對一張紙符，一個牌位也跪拜，向這些東西求福，求壽，想靠這些東西消災滅禍。

也有人不相信這些迷信。他們根據科學的知識，生活的實踐，去解釋自然界一切現象，知道宇宙是由物質構成的，物質以外沒有什麼精靈鬼怪。他們都是無神論者。

如果我們肯閉目靜思，把我們自己周圍的人，一個一個去檢查，在許多朋友

或同伴的「靈魂」中去旅行一次，我們真要吃驚人的「心」真是複雜得夠，那五花八門的現象，真是夠你研究啊！

總之，我們「日常思想」裏面，是現出沒有系統，非常雜亂，矛盾，散碎和怪樣。但一個人決沒有對世事全無感覺，完全不發表他的意見的。任你如何不管閑事，超然物外，就到山上去做和尚，或整天閉着一張口，不說一句話，你並不是對世界就沒有表示態度。因為做和尚不開口的本身，也就是一種對世界的態度，這態度也必定是根據某一種感想，某一種對世界的看法有緊密的關聯的。

是的，所謂「心」的現象，乍看起來是複雜的，不易了解的，但是如果經過一番整理，找出這無數感想的一定的綫索來，我們知道以上種種現象一點不足怪異。每一種感想中，一般「日常思想」中，都潛伏着一種哲學的根據。這些日常的思想，雖然是沒有經過整理，是一些片斷，不能說它是某一種哲學，但它確多少反映了一種哲學思想。

因此，我們對當前救亡運動，從無數不同的看法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大哲學思想的系統的輪廓來。

全國大眾都是站在爭取中國民族解放方面的，所以他們的感想和行動是積極的，鬥爭的，前進的。他們的哲學，必然是屬於最進步，可以作為鬥爭的戰術，行動的領導的這一系統內。

在另一方面，為了個人的利害，懼怕鬥爭，從甘願出賣民族的大漢奸仇視救亡運動起，到空口同情救亡運動而又迴避救亡行動止，他們思想是消極的，卑怯的，腐爛的。他們的哲學必然是屬於腐敗的，無力量的，祇能作為一種粉飾自己行動的醜惡的脂粉，和麻醉一部份落伍的大眾的奴才哲學這一系統內。

關於梅世鈞的事件中，也明明看出這兩大哲學系統所表現的形蹟。

在失業這個問題上，那三種看法，每一種的根底裏就表現了一種哲學思想。自殺的是表示了厭世主義的哲學思想，相信命運的是表示了宿命論的哲學思想，

追尋失業的根源，去作有眼光，有計畫的奮鬥，謀大衆解放的，是表示了現實主義與實踐的唯物論的哲學思想。

在對於自然認識這個問題上，明顯的是表示了那唯心與唯物二大冤家在那裏作怪；就是上面指出的進步的哲學和腐敗的哲學，也無非是唯物唯心二大哲學思想系統在社會觀，在中國實踐上所表現的形態罷了。

不錯，在日常思想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哲學思想的碎片。這些碎片，雖然並不就是哲學，但一切真理都在平凡中，我們從這些日常思想的碎片中，是可以發現哲學的踪跡的。至於哲學到底是什麼東西，現在暫且不要管她，我在這裏要向大家交代清楚的，就只一點，即哲學是一片打開認識的門的鑰匙。我們有了一片這樣的鑰匙，我們的眼界就會寬廣起來，我們頭腦裏面那紛亂如麻的思路，藉着認識的力就可以理出一個系統，我們的行動，就可以按照我們應走的道路，很合理的行動。

她的氣量

「哲學是一片打開認識的門的鑰匙」。我們現在姑且假定這一個比喻沒有一點語病罷！我們接着要問，我們要認識什麼呢？我也知道，諸位一定馬上可以答道，要認識世界，雖然諸位目前最迫切要知道的是人事，是如何進行生存的鬥爭，但我們總是生長在這世界中，認識『人事』並不是在這世界以外認識的，世界却包括了我們要認識的一切。這答話自然很對。

不過，這一片鑰匙我真的可以交給諸位麼！這却有點躊躇。這不僅是我個人的認識有限，交不出貨，還有一個更大問題，就是如果諸位把這句話太機械的看了，向我要這一片鑰匙，以為有了它，對於世界的認識，就全部完事，世界從此就沒有新花樣了，那我却要趕快聲明，那樣的一片鑰匙，在今日的人類還沒有，

也永遠沒有。人類對於世界的認識，有史以來已經六七千年了，史前期人類對於這奇異的世界，就不知道經過好多個千萬寒暑，人類到今日止，雖然對這世界的了解已經很有可以自傲的成績，但並不能說，我們都了解完了。宇宙（即世界）是無限，我們的認識也是無限，到今日止，我們可以肯定，我們對宇宙的存在，我們可以認識它，一點不猶豫，我們也相信我們已有了打開這認識的門的很好的鑰匙，但不認這片鑰匙就真的像一片鐵打的斯普林的鑰匙一樣，機械的無變動，完全相反。這鑰匙的話，不過是一個比喻，實則我們的認識發展，就連這比作認識的鑰匙的東西也是在發展的。

要先了解了這個，我才敢大膽的向諸位道，我雖不敢說我能交這樣的一片鑰匙出來，但我可以告訴諸位如何去取得這片鑰匙。

人類這東西，找求宇宙的『神祕』，到現在能找到一片名字叫做辯證法唯物論的鑰匙是經過一個怎樣的奮鬥期呢？

在原始時期，人類在自然的懷抱中，找東西吃，天天與自然接觸，久而久之，對自然漸漸有了一些認識。後來找東西吃的方法有了進步，人類漸漸對自然的也大起來，勞動的分工與協作的形式也繁複了，於是處理社會關係的工，又使人類漸漸認識社會。不過，當時從各方面所得到的經驗，雖然也不少，但因找東西吃的技術（即生產技術）還太低，傳授過去的是靠記憶，父傳子，子傳孫的，由肉口傳下去，知識並沒有分類，所以一切的知識都是混然一物。宗教，哲學和科學都連結在一塊，你分不開它，雖然等到社會內部已經發生階級了，社會內貴族階級能一部分脫離勞動，在閑暇時上觀天象，下察人事，但傳受這些知識的人仍是那些帶着鬼氣的『巫』，『儒』那些東西。綜合智識以成思想系統的還不是哲學。我們知道，哲學到了隔我們很近的中古時代，還在那裏作宗教的婢女。宗教確是一切知識的母親。

不過，這母親的產子越多，兒子大了，也就漸漸鬧起分家來。因為適應着生

產力的發展，後來有叫做科學這一個兒子獨立起來。兒子又生兒子，於是成立各種科學。

所謂哲學這一個特別有能力的女兒，她也像叫做科學的兄弟一樣，是漸漸獨立起來，不過論年歲她還是一位姐姐。這位姐姐的氣量是最大的，她把所有的知識，在一種最一般，最大量的，最普遍的思維的觀點下，整理出來，弄成一個系統，聯成一個有系統的總和。她與一切科學都有關係，但她仍有她一定的存在。她的科學兄弟並不能搶去她管理的那些事務。

哲學注意的是一些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對於自然的解釋，其次是對社會的解釋，人的思維的解釋，宇宙的本身是否存在呢？人類是否能夠認識這位宇宙爸爸呢？我們的感覺對於宇宙的反映到底正確不正確呢？什麼是真理呢？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呢？此外對於所謂道德，倫理等諸方面都可發出無數的疑問。

這些問題與任何一種專門科學，說來都有關係，但都不能在各種專門科學中特別加以探討。我們對於任何科學要有正確的理解，也非得了解哲學不可，所以認識宇宙，雖然不單只靠哲學這一片鑰匙，但這片鑰匙實在來得太重要。因為認識之門，被這一片鑰匙所打開的實在是最基本的一門了。

自從她獨立門戶後，是怎樣成家立業的呢？

這要說得詳細，在本書場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她的子孫到現在已成了許多房份了，但我可以首先交代出她的家族發展並沒有離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軌道。歸根到底，哲學也要受社會生產力所規定。不過，哲學比起政治，法律來，要間接一點。譬如一條鏈環，哲學這一環，與經濟這一環間，要多通過幾個環子，不是直接相套着。

這一條鏈環的了解，大致是這樣的，我們說某一時代的哲學，那與她直接套住的環子是某時某地的社會心理，社會心理直接規定一個時代的哲學的色彩。社

會心理却是由階級的位置及其一般的生存條件來規定。這些一般的生存條件，又由階級社會經濟中的地位來規定，這與當時生產力的狀態又是緊相連結一致的。這裏你規定我，我規定你，聯成了一環一環，與哲學相結合。

我們學當前中國救亡運動中所表現的那一種腐敗哲學系統來作一次檢查罷！譬如中國目前的腐敗哲學是帶着一種無力的，卑怯的，無恥的情緒，它不敢認真看現實，失掉了一切生的意義，只想苟且偷生，在空虛中，幻影中去回味腐爛的中國的骸骨，安於奴顏婢膝服侍民族大敵。我們覺得這個哲學系統非常奇怪嗎？

不！我們如果直接考察產生這種哲學的心理，我們並不會怪異。它的存在並不是偶然的，乃是帝國主義最後階段。殖民地再分割的大戰前，殖民地大地主，買辦，官僚階級陷入了絕望的窮途，他們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既無力抵抗，又不能鎮服國內大衆的叛亂。他們失掉了爭取一個時代主人的興趣，找不出一條正常發

展的道路。他們看了國內大衆反叛的可畏，於是就生出『寧送友邦，不與家奴』的政治主張，自己甘願以奴才自安。他們的感覺，心意，思想，不能不印上自私，卑怯，失望，懷古，無恥，空虛，苟安等印記。這些奴才的感覺，情緒，腐敗的思想變成了一種雜燴，表現在他們的哲學中，它就賜與了這個哲學系統一種腐臭無比的氣氛。

這一鍋臭雜燴又是由於什麼造成的呢？

這是可悲的中國國民經濟的總潰崩中，半殖民地內經濟上佔上風的階級，失掉了它的獨立性，失掉了國民經濟中主導的地位。自然，這又是與國民經濟總崩潰，使中國生產力發展停滯，苦悶的陷於半封建狀態有着緊密的關聯的。

這一個例子想來夠明白了罷！今日的哲學的發展，出了『汗牛充棟』，的文獻，雖然一個專家也難把終身的時間讀盡天下書，但以上的例子中所用的方法却可以運用到整個哲學思想的實際發展過程中去。這方法可以在哲學實際發展過程

中證實它的正確，可以由此明瞭她的發生，發展的全生命。

話分兩頭，在這一家門內，曾經熱鬧過一些什麼呢？這一片啓發認識之門的鑰匙是怎樣被人們一天天變爲更有用的東西呢？

下面就要表出了。

最大的『口舌』

世界上最大的『口舌』，恐怕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哲學家們的熱鬧罷！這種官司已經打了幾千年了，現在的是非曲直，雖然早有定評，可是因着社會生活的分野不同，造成的不同的社會心理，決定了某些人的頭腦，存在着某些歪曲學派，仍不肯接受真理，要來和真理夾纏，對敵，互打，就是到了今日，也還有前天我們說過的許多那般怪模怪樣的眼睛，頭腦，言論和行動。

在今日，我們返觀這一段悠久的抬槓，雖然夾七夾八，但也能找出一個頭緒，這我是交代過的，不論你的話是『義正辭嚴』，或是『花言巧語』，也總脫不了唯心，唯物這兩大派別。要在這兩派外，找出一種中性的東西，那確實是不可能的，即使你穿着怎樣新奇的衣裳出現。

譬如就宇宙的由來說罷！起先是人類的知識不夠，他們對於宇宙的了解，只能根據一點感覺的經驗，不能有科學的認識，對於宇宙的一切現象就不免有點亂猜。後來是人類在生活有了利害的關係不同，就故意學會了來扯謊。中國人到現在方有人說，構成宇宙的是陰陽兩種氣，或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在宗教家就說宇宙是神造的，基督教並且扯出一個大謊，說上帝是怎樣創造宇宙，開天地，造人，好像真的有那麼一回事。

但是人類從生產的經驗中，發展了生產力，慢慢的促起了科學的發達。科學發達後，聖經上的創世記實在太荒謬了。這時以前主張宇宙是物質，不是神造的人，對於唯物論的宇宙觀就漸漸明確的得了保證，唯物論世界觀漸漸建立起來了。但是唯物論的世界觀並不就統一了人們對於世界的觀念，有些人雖然接受科學知識，但他們並不完全改變對世界的觀點。他們生活的利害逼迫他們陷於一種矛盾中。這時他們因為有了一些科學知識，覺得再說神話不免要令人冷齒，於是

有的就變得更無賴，改口說，宇宙這東西，本來是不存在，不過是我們的心理想到它，它才在我們的心裏發現，除開我們的心以外，根本就沒有什麼宇宙不宇宙。他們只承認有一個萬能的心。把心去代替了神；或者他們說，宇宙這東西是不能了解的。我們的眼睛，耳朵，以及一切感覺器官都是靠不住的。用這些靠不住的照像機去攝影，我們怎能照住正確的影片呢？他們好像這話說得很科學似的。

等到科學更發展，唯物的世界觀也更向前發展了。他們這些鬼話再被擊碎後，他們對於自然現象，也再不能不運用科學的法則去解釋。不獨知道上帝那東西是靠不住的，宇宙間一切現象也不見得只存在在心裏，確確實實在人類沒有以前就有宇宙了。自己死亡後，宇宙也不見得會消滅，感覺的器官雖有缺陷，科學却供給了我們的機械用具，去補足器官的不足。宇宙不是不能認識的，並且，現代資本主義就是因為人類生產力有了進步，利用自然越多，才有今日的世界。自

己成了大財主，也多半靠了自己對宇宙的認識更豐富，不能說自己工廠發了財是上帝的意旨呀！

然而，在資本主義的幫閑的學者和有些資本家間，它心中並不反對唯物的世界觀，但他們每個星期日却仍然帶着自己的家屬上禮拜堂。工廠辦得越大，工廠內的禮拜堂也建築得越堂皇，牧師越用得得多，這一種矛盾可笑的現象是到處都有的，你以為這種矛盾是奇怪麼？

不的。他們為的對付另一部份人，還用得着神祕的宇宙觀。他們知道對自己的僕人是不能主張無神論的，如果自己的僕人，真的知道世間上本來沒有什麼主宰，他還安心把你當作主人麼？這要謹防呀！

因此，禮拜堂內總是熱鬧的。你真的以為這些肥頭大腦的人相信什麼上帝麼？要聽那沙音的牧師讀一世也讀不完的聖經麼？相信那些可笑的祈禱麼？你以為他們沒有信仰跑到禮拜堂來會感覺無聊或寂寞麼？不！在牧師低着頭默禱時，

他們的眼睛是斜注在前排座位中某一位貴夫人，或某一位名媛的頸子上的。他們的靈魂是有所寄託的呀！不過不是那長鬍鬚的基督，而是那小鳥一般的乖乖啊！我們再來看哲學家們討論社會或人生的問題罷！在生產中發生了管理人，指揮者和被管理人，被指揮者以後，哲學家們便開始討論人生問題，道德問題了。自然，這一方面的看法是要受他們對於宇宙的觀念所影響，所規定的。

世界既然是一個神靈，一個不可知的東西，或一個心的玩意兒，客觀的宇宙既然不認它存在，那末，在社會的觀念上，自然就只認識有權，有勢，有財富的人羣，不承認有其他的人羣生存的權利了。天上的神是上帝，地下的神就是搶着了『王位』的統治者及其家屬了。心既然支配一切，統治者也自然可以爲所欲爲，支配全社會。他們對於社會現象的原因既然不會去究問它，社會運動的法則自然不能被他們所了解。因爲他們主觀的陳見已阻止他們深刻的去了解真實。現在還是用幾個例子來解釋罷！

譬如現在有些人說，人類苦痛的根源，不在於社會制度，而在於產生這種制度的思想，所以要解除人類的苦痛，並不是改良與革命而是真正的道德的恢復。

由此，對於中國民族當前的危難，他們就只知喊出道德救國的口號，中國今日的貧弱，是人心不古，道德淪亡，要『復興』民族，就首先要挽回道德不可。要婦女能夠守貞操，死節，要小學生讀經，要把少男少女都變成少年老成，一律穿長衫馬褂，會對人下跪下拜，要江亢虎之流的人講學，使整個中國文化界的空氣弄得腐臭不堪，生人死絕，這才可以得救。他們不從社會發展的階段，求出中國社會貧弱的真正原因來，他們只悲自己的階級沒落的哀感，發出一些狂妄的夢囈。這樣的理想，你看如何不構成腐敗的亡國哲學呢？

再說到人生的看法罷！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智識界曾經有過一回人生觀的戰論，他們胡亂的嚼了一回舌頭，把人生離開實踐的社會，架空的混戰了一次，就是今日恐怕還是有人抽象的在追求人生的意義罷！

唯心論者對於人生的看法，自然不免隨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他們的心意，現出陰陽怪氣來。這裏我們可以用一個羅馬帝國崩潰時代，一位富裕的財主，同時又是哲學者塞內加，給他的朋友劉齊亞的信作例子。他對人生是怎樣的感覺呢？

他那信上寫道：

「你能有什麼東西阻止你不死麼？一切使你猶豫不決的享樂，你都一一嘗過了。在這些享樂之中，你沒有一樣，是外行的。你飽嘗一切美味，你領略過葡萄酒的滋味和蜂蜜的香甜；不管你喝過一百瓶子或一千瓶子，這又有甚麼分別？牡蠣蝦仁，你同樣是飽嘗的。你的奢侈的生活，使你明年再沒有什麼新鮮的，沒有嘗過的東西可嘗了。你到了這步境地，你還不能與這些東西分離麼？你還能有什麼可留戀呢？你留戀朋友呢？還是留戀家鄉？難道你以為因了他們的緣故，就得再活一天嗎？啊！假使你有力量時，太陽都要被你熄滅了喲！因為你做的事體沒有什麼是光明正大的。你還是承認罷！你所以好生惡死，……總是不忍離開肉

舖，然而肉舖的一切滋味，你都是嘗過的。」

這是一個飽食終日，昏庸老朽，失掉了一切生趣的寄生者的悲觀主義者，他竟宣傳死滅，認爲這就是人生的意義。

在資產階級對封建地主下宣戰書時，不僅對世界觀多採取唯物的觀點，就是對人生也是充滿着熱望，對人生的意義也會實際認真追求過。不過到了現在，因爲社會經濟的恐慌，資本的破滅，勞動者的革命的威脅，懷疑和悲觀的情緒又籠罩着他們，對於人生意義自然也覺得乏味了。塞內加的話，也許對於今日德國好多資本家們反是很動聽的罷！

總之，唯心唯物這兩大論爭，主張唯物的人總常常是一個代表新與氣象的階級。資產階級曾經對封建地主鬥爭中，用它作過武器，不過資產階級到底被階級觀點所限制，他的唯物論始終不能澈底。他對自然現象的解釋主張唯物論，因爲唯物論發展的技術科學，可以改進生產力，使自己的工業發展，多得些利潤。對

於社會現象的解釋，却還是唯心的，因為對僕人，對受剝削階級是不能主張唯物的，他要用神祕去蒙蔽他們，模糊他們的人生觀，和緩他們革命的情緒。

自然，幾千年來唯心，唯物論的鬥爭，並不是如上面說的這樣簡單，雙方都出過不少的偉大的人物。唯心論大師黑格爾及辯證唯物論大師馬克斯，恩格斯，伊利契這些大名，我們每個人都該認識認識的。

不過，哲學上的鬥爭發展到辯證唯物論佔着優勢的現階段，那是因為勞動階級以將來主人的雄姿跳出了世界的緣故。這一階級的人，他們沒有兩重人格，他們要創造的是沒有壓迫與被壓迫的階級社會，大家都要做主人的，沒有什麼秘密要隱藏起來的必要。所以他們敢於面見真理，精心的去考察物質世界的辯證的公律，他們發現了整個宇宙是物質的辯證法的發展的。他們肯定：

『客觀的世界是在主觀之外獨立地存在着，並不是幻影；客觀事物的種種變化，也是依照着它自己的性質變化的，並不是神靈的心意要它這樣，它才這樣。』

它的變化有一定的方式，這方式，科學家稱爲「法則」，一種事物的變化有一種法則，我們不能夠隨着自己的心意妄想將法則更動。我們要改變事物，只能利用這法則，隨着這法則去推動事物，才能達到目的。」

勞動階段目前在進行解放鬥爭中，就是以上面的新的哲學觀點去作鬥爭的指針，去改造世界；同時去改造一切人的觀念，使新的哲學更向前發展。

作爲解放自己的戰術

話說回頭罷！我們這個書場上要詳表的不是空談這片打開認識的門的鑰匙，也不僅僅要使大家了解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思想，更不只希望某些個人聽了上面的話，把自己紛亂如麻的思路整理一番，使自己個人的行動更正確，就可說我們書場上沒有白費力氣。不！我們最主要的是明瞭上面一切後，每個個人，都能接受一種爲解放自己，解放民族的戰術的哲學。這哲學是實踐的負起了當前救亡的任務，成爲整個民族解放鬥爭之一的。

是的，現在全中國人分爲兩大陣營了：一方面是少數爲了個人私利，甘心出賣民族利益，毒害自己兄弟的漢奸，一方面是絕對多數要抗敵自衛的大衆。這兩個陣綫現在一天天對立得更厲害。不僅在行動上，就是在思想上，我們已經說

過，也是彼此不能並存，成了二大哲學的對立了。

大眾要打退敵人，自然同時要制裁有賣國嫌疑的一切漢奸，但肅奸不僅要檢舉奸人，同時要肅清奸人散佈毒素，一切落後的思想。救亡陣綫上的人，雖然一定是絕對多數，但多數中仍有不少的人還沒有自覺，還受了過去腐敗的哲學思想所毒害。所以，在整個救亡鬥爭中，思想的鬥爭，還是十分不能忽視。要大家自覺了，大家有了鬥爭的意識，才能發生鬥爭的行動，民族陣綫才能堅固。所以，在哲學上，中國目前也有所謂兩條路綫的鬥爭了。

當然，民族敵人和漢奸，就是在哲學思想上，對我們也是絲毫不會放鬆的。他們今日大家打成了一片，動員了一切腐爛的封建思想，捧出死了幾千年的古屍作幌子，密謀殺滅中國民族意識。他們向大眾的『靈魂』的襲擊，是採取了種種方向，在種種形式上化裝出現的。

『實行理論鬥爭，理解周圍的現實上發生的事情，這是「中國大眾」在「救

亡鬥爭」上的必要的要素。理論、只有理論，對於運動給以確信與標定方向的力量，給以周圍事變之內的聯結的理解。因為理論、只有理論，幫助實踐，不僅使我們理解中國大衆現在必須怎樣前進，並向何處前進，而且使我們能理解在近的將來必須怎樣前進，並向何處前進。」

中國大衆當前不能不和各種腐爛的思想作頑強的鬥爭。

首先，我們要反對投降的和平論，這一方面的論者，和敵人在大吹『大亞細亞主義』，『同種同文』，『共存共榮』，『維持東亞和平』等鬼話，藉以擾亂大衆的視綫。這裏的和平是我們不抵抗侵略，使敵人不花費侵略的資本，而讓他稱霸東亞，我們乖乖的作殖民地的奴隸。這種和平，如果是可能，也不是中國大衆要講的，因為在這和平下，我們所得到的是做奴隸。我們不反對和平，並且要求世界和平，但我們在和平下得到的要是自己能夠生存，我們歡迎和任何以平等待我的國家及各國大衆講和平，不能和敵人講和平。我們不能不揭破這種無恥的

和平論。

我們要反對心理救國論。『愛國愛在心裏』，不要行動。『祇要人心不死，國就有爲』了。他們以爲今日的國難，完全是『人心已死』的結果，所以他們提倡道德救國，標榜少數民族英雄，以爲只要有了少數英雄，大家有了愛國的良心，『民族』就『復興』了。這些論者，巧妙的用『良心愛國』粉飾自己的迴避愛國的行動，用少數英雄事業去代替了整個民族集體的行動，以取消對敵抵抗。

更進一步麻醉的，還有亡國的宿命論。他們早已高唱『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了。這是一種劫數。中國民族的劣質，現在到了非死亡不可的時期了。這種論調，和『民間』殘餘的命運觀聯結一起，在落後的大衆間，很起作用，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粉碎這種悲觀論。

此外，還有一種在外表上似乎很動聽的準備論。這種準備論，在原則上，裝做主張抵抗，但他根據『唯武器主義』，覺得中國的武備不及敵人，目前不能和

敵人言戰，所以要長期準備，至少五十年，中國方可和敵人一戰。他們用準備去掩飾屈辱，去爲自己的投降政策辯護。

在嚴重的國難的課題下，一切的妖言鬼話都產生出來了。他們直接間接都在爲民族的無恥作辯護，在那裏有意無意的作侵略者意識的進攻的內應，先導者。

他們動員了一切的封建思想。他們把五四以後埋葬到十八層地獄下的死屍都弄返魂了。他們從帝國主義國家販運了許多毒害殖民地及勞苦大眾的靈藥，和着中國尸骨，外面包上一層糖衣，用各種賣藥郎中的爛言，勸一切身壯力強，知恥明辱的大眾吞服。

這一羣「靈魂」的好徒，他們中間，無論在程度上有怎樣的差異，但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不是垃圾不成堆，這一堆垃圾就是構成今日腐敗哲學的全系列。中國大眾在「九一八」以後，四年以來沉着的反帝的實踐；尤其是東北義勇軍運動，「一二八」以後的全國學生運動所造成的救亡運動，把腐敗哲學的無

恥，謬妄完全揭露了。他們的理論已經不能爲他們的行動辯護了。他們到了只有藉刀劍之力，才能宣傳他們的說教。

在另一方面，新的哲學思想，解放鬥爭的理論，却相反的現出空前沒有的活躍。大家在行動中，要求理論的指示，在和別人作理論鬥爭中，強化了自己認識，展開了自己的理論。新的哲學現出統一了大衆陣營的頭腦最大限度的可能，在當前民族鬥爭的開展中，無疑的是一種領導行動的力量。

是的，民族的敵人和漢奸在中國目前還是支配的力量，大衆中還有不少的人數沒有自覺。腐敗哲學思想雖然貧弱無聊，却得着刀劍的保護，安然存在。我們還不能把他們力量，估計得太小。新的哲學雖然現出無限發展的前途，受着千萬人擁護，但也不應以此自滿。我們學習哲學，應怎樣才算盡了我們實踐的任務呢？

是去和一切腐敗哲學鬥爭到落後大衆中去說服他們的陳見，愚頑，及所染的

毒害；是教育自己，教育你的同伴。我們怎樣教育自己和教育別人呢？

我們應建立戰鬥的世界觀，人生觀。我們應認清當前的民族解放鬥爭的辯證的規律性。我們應研究鬥爭中的戰術和策略。

諸位朋友！我們這一席談話，是太使諸位緊張了。但這不是我這書場上喜歡故作驚人之談，實在是我們的社會生活，個人生活都太緊張了。我們來談哲學，老實不客氣的說，是缺乏學者氣氛的。我們太貧弱了，三句話不離生活，我們只好這樣粗枝大葉的，像魯智深似的大叫一頓，提醒提醒大家。至於要詳細研究新哲學，那自然應該再到別的書場去。

賽恩斯先生

賽恩斯 *Science* (即科學) 先生的大名，在「五四」運動以後，好像卓別麟一樣，在中國是名盛過一時的。「五四」時代的中國人，爲什麼會記起他老先生呢？這中間自然有段緣故。

原來中國在這八九十年來，窮困衰弱，就好像一個人患了貧弱症，天天在那裏訪醫問藥，一旦聽得外國有了一位賽先生，他的的確確在歐美顯過靈通，把許多昔日消瘦貧弱的國家，改變成了肥頭大腦的胖子，這在病人的心理上，自然要感覺萬分興奮。在中國「五四」時代就有一位吳稚暉先生，特別把頸子提高，喊出中國要歡迎賽恩斯先生。吳先生這一喊出，許多人就不禁同聲喝彩起來，於是青年們開口閉口就離不掉「科學」，「不科學」等口頭禪。

「你說得不科學」，「此不合科學之談。」

「按科學的說法應該是怎樣怎樣。」

你將來預備學什麼呢？

「我預備進理科，我覺得只有科學才能救中國。」

這些對話，在「五四」以後隨處都可聽到。在現在呢！吳老先生還在力弱聲嘶的喊「科工救國」，許多「科學家」也在雜誌上寫自己的本領好大好大，祇有他們才是救國的好漢。許多愛國之士，也勸青年人安心坐在實驗室裏，耳上帶上皮套，不要聽天空敵機轟轟之聲，分散了自己的研究和發明。賽恩斯先生雖然現在在中國已經沒有「五四」時代的英名了，却仍有人在那裏捧他，大唱科學救國，以為中國要挽救沒落的經濟，也仍非請賽先生的教不可。

像這樣的一位能救苦救難的賽先生，我想大家一定想認識認識他的。

賽先生到底是誰呢？我還得詳細的介紹介紹。賽先生是吳稚暉先生開玩笑喊

出的。賽先生並不真的是一個人，是指科學。科學這一個字，照英文的讀法爲賽恩斯，所以吳老先生也就把他喊作自己的朋友了。

諸位中，有許多人是在工廠生活的，你們最崇拜的人物不是那些管機器，指揮機器的工程師麼？工程師爲什麼本領大，因爲他懂得一點科學。科學這東西，確實在當前世界生產中，發生了最大的力量。就是諸位雖沒有機會受專門的科學教育，但在機器旁邊作了許多年的工，無疑的也就得了許多科學常識。至少，這一次書場上說的東西，比較什麼藝術，哲學來，你們總會覺得較親切，更聽得入耳，容易了解些罷！

關於這位賽先生是否可以救中國目前的危難，我想到後面再說。這裏，我們還是從他的身世說起罷！

是的，賽先生並不是一位神仙，他的年齡比起耶穌基督來，他不過是一位小弟弟。我們知道上古時候，一切知識都包括在宗教內，沒有聽見有什科學。隨後

他又和他的姐姐，哲學混在一塊，並沒有長大成爲今日的賽先生，賽先生的冠年，是在資本主義的初期。資本主義登場，賽先生才被世人敬重。不過，他雖然年齡不大，近兩三百年來，確是風頭十足，在人類歷史舞台上，扮演着極重要的角色。

我們在知道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仙以後，我們還要知道什麼呢？

我們還要知道，科學也不是從什麼聰明人的腦裏空想出來的把戲。「一切科學都是由實際中產生出來的，都是由社會的人對自然界的生存競爭的條件和需要中，由各種社會團體對社會的自然力，或對其他社會團體的生存競爭條件和需要中產生出來的。」這話說得有些難懂罷！是的，我不過希望大家擺脫今日許多長得肥頭大腦的科學家那一副臭架子，以爲今日的社學，都是由於他們個人的腦力想出來的，與當前的實際無關。所謂「純粹科學」，「爲科學而科學」那一套話，也不過因爲分工的結果。他們坐在實驗室內太久了，因此變成了井底蛙，看

不見科學的發展與社會生產力的狀態及需要的關係。

實則，現在每一種科學，都可找出實際發展的根由來。譬如天文學的發生，並不是出於人類對宇宙好奇，而是由於農業耕作中，需要確定的季候，以及精確的劃分時間，旅行荒郊或海洋時需要辨別方向。物理學則直接與物質生產技術和軍事技術有密切的聯繫。化學的發生是由於工業生產，特別是礦山的刺激。礦物學是由於生產中要利用礦物，並為生產的需要而來考究這些礦物才發生的。植物學起初祇在於認識能供作人類食料的植物，然而才及於有用的植物，最後來才用來考究一切植物。動物學也由於需要認識動物的有用和有害的性質。地理和人種學則因商業和殖民地戰爭而發達。社會科學發生也完全與自然科學相同。政治經濟學是隨資本主義而發生，牠起初不過是一種商人的科學，為滿足資產階級政策之需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的社會主義，也完全是十九世紀以後無產階級的實際鬥爭運動所引起來的，決不是空想的烏託邦或什麼理想的天

堂。總括一句，不管科學越發展，越細分，不管社會的分工，使這些專門家看不見他的研究與實際的關聯，但我們還是可以指明它與當時的生產力的狀態的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來的。所以他也不是單由什麼幾個聰明的人的腦子想出來的。

賽恩斯先生的身世，我們大概明白了。但爲什麼他要到資本主義的初期才能開始大出風頭呢？這幾乎用不着我們多說，人類過去幾千年來對於宇宙現象及社會現象雖然從勞作中，獲得了許多經驗，科學雖然在這悠遠的過去中，就萌了芽，可是要把過去的經驗，或者說，認識的碎片，聯結起來，求得各種現象的因果聯繫，整理一個系統，那倒不是一件易事。這要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科學不僅是限於意念的系統一方面，同時還有他的技術，即科學的物的裝置，缺乏了器械，儀器，圖表，書籍，實驗室，圖書館，博物院，等等設備，科學的發展不僅受到限制，且成爲不可能了。

人類的社會的發展，一直到資本主義初期，才具備他生長的條件。這不是偶

然的呀！

至於賽先生對於人類的功績呢？

我們一點不誇張，今日的世界，與其說是由上帝創造的，還不如歸功於賽先生了。資本主義的家庭，使賽先生壯大了。賽先生却也能夠光宗耀祖，發展了資本主義文化。講到他對於人類的貢獻，這有今日萬花撩亂的世界爲證，真用不着我們嚙舌，他是不是一個救苦救難的『觀世音』呢？

就整個人類說，因爲有了他，對於自然的鬥爭才取得今日的勝利，真不知打救了多少人的苦難，提高了多少人的生活。不幸的是，他的威力因爲是憑藉着資本主義的關係發展的，因此，不獨他的能力被限制，同時因爲由他造出的福利，完全被少數資本家階級所佔有，弄到現在他變爲資本階級御用的東西，甚或畸形發展爲榨取勞苦大衆，屠殺勞苦大衆的工具。在現象形態上，使許多粗心的人懷疑他老先生來了。

雖然，這完全不能責備賽先生。賽先生在今日的世界雖然現出一方面是功人，同時也似乎不免造了一些小過，但這完全是歷史的必然，如果一定要找負責人，也不應找賽先生，而要歸罪資本主義制度，或者是我們自己。

賽先生的歷史是值得一讀的。不過，過去的還不是他最榮繁的一段，他那光華燦爛的時代，還在將來呢。

賽恩斯先生在蘇聯

賽恩斯先生雖然是資本主義的恩人，資本主義却太對不起他。資本主義的世界確是太小了，雖然能養育他，使他有了相當的生長，却不能讓他充分的自由發展，弄到今日，資本世界竟「恩將仇報」，已對賽先生宣戰了。

這是怎樣說的呢？

在上篇略說賽先生的歷史中，也曾提到，資本主義看重科學，並不是那些老闆們在主觀上，真的爲了人類的幸福，在那裏提高生產力，進行對自然的鬥爭。我可打賭，工廠老闆們是連夢都沒有像這樣做過的。工廠老闆們看重科學，是因爲科學的發明，用到工業上去，可以使生產擴大，成本減輕，利潤增大，和同業競爭起來，對自己有利。一切都是爲了自私自利，老闆們才肯接受科學上的某種

發明，偷偷摸摸在小規模內實行的。但是這種接受性，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就是在資本主義方在自由競爭的階段，不管這些老闆們的動機怎樣，在客觀上，總算他們誰也不肯讓誰，在那裏搶先接受科學上的新發見，總是帶着進步性的。

但是一旦資本主義由競爭走入獨佔階段，情形就完全變化，這時代的大老闆們，對科學上的發現，不獨不敢接受他，並且懷着非常的敵視。因為垂死的資本主義，本身就不需要更大的生產力，他要求的是維持現狀；甚或自己在那裏破壞已經發展的生產力。

科學既不斷的發展，科學家們不斷的有發現。一種新的發明，不久又被別種發明所代替了。工廠老闆們那裏能容忍這些科學家們瘋狂的搗亂呢？他們工廠中新近採用的方法，新的工廠的裝置，是已費了一筆大資本的。說不定你明日又再來一種更新的發明，搗毀了他的計劃，他那能允許你。並且今日不像往年，生產進到獨佔，競爭減少了，出貨已經找不到銷路，再擴大了生產，不是自己在發瘋

麼？

所以今日資本世界的發明家，要想把自己的發明立刻被老閹們採用，那是少有的事。發明家常常遭到冷遇，甚至暗中被人謀害。幸運一點的，也不過被一個大老闆暗中收買，使你的發明永遠是一個秘密，不讓旁人知道，如此終古而已。

科學這東西，到了今日，對於資本家們是再也沒有什麼興趣的了，倒還不如宗教，還可以安慰安慰他們搖搖不定的心靈，給與他們一些靈感罷！

賽先生雖然在當前的資本世界裏受到迫害，但對他的前途，並不能損害他的毫毛。資本家們雖然很有權力，但在歷史中，畢竟不能過於誇大。賽先生不是現在已在另一個世界中，受到空前沒有的歡迎麼？

這世界就是佔地球六分之一面積的蘇聯。

因為，在這國度裏，社會制度是完全改變了的，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工作將近完工，社會主義已貫通全綫在前進。當前建設

的工事中，是要求技術的改進，要求新的生產力無限制的發展，要求新的發明的競賽，這裏完全走着資本世界相反的道路。這裏沒有什麼個人的私利妨害賽先生的發展。這裏的一切發明，不是謀私人利益的發明家創作出來的。這裏的發明大都是集體的勞作，即使是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貢獻，也都由廣大羣衆把它接受過來，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一切的發明，不論大小，都馬上把它實行起來。『有計劃的工作，代替了無政府的工作，交換經驗，代替保守祕密，集體勞動代替了個人經營。』在這新的世界中，我們賽先生真是一日千里，『無望無礙』的在那裏展開他的『雄才大略』了。

同時，在這國度裏，我們只看見賽先生在替人類造福，沒有聽見人再浩嘆，科學的功過了。因為在私有制度撤廢的國度內，科學完全變爲人對自然的鬥爭的武器，那種因被資本家們利用而現出的科學的罪惡也看不見了。

至於還未走上社會改革勝利道上的國度呢，賽先生自然還在苦悶中。不過，

不要以為賽先生僅僅只可以做老闊的幫助，同時要知道在大衆的解放鬥爭中，賽先生也是可以作爲大衆的參謀的。說到這裏，我們却要回想從『五四』到今日，我們中國許多人歡迎賽先生那個問題上去了。

關於歡迎賽先生，那我們沒有理由反對。我們這樣落後的國家，不歡迎賽先生難道反歡迎耶穌麼？自然不會這樣發瘋的。

至於歡迎者的心中，是抱着一種什麼期望呢？却不能不分辨。

有的人，把中國的貧弱，當前的國難，認作是中國科學不及他人的結果。要自強，救亡，只有提倡自然科學，只有科工才能『救亡』，『復興』，那就是在做夢，說夢話。要賽先生目前到中國來，起死回生，那是過於期望的。因爲前面已經說過，科學的發展要有相當的物質條件，不能僅憑希望。中國今日的貧弱，危難不是在單純的技術問題上，恰恰相反，中國今日要求的是在改變社會關係，這時不僅談不上改造技術，沒有改造技術的社會條件，而且這時來談改造技術，

明顯的是把社會的改造弄到歪曲的道路上去，使大眾鬪爭的意識模糊。這不僅無益於民族解放，社會改造，而且要妨害民族解放，社會改造。

『五四』以來那般狂熱的高呼歡迎賽先生，爲什麼不發生一點反應呢？中國今日又喊出『科工救國』了，爲什麼完全無一點同聲呢？這不是無原故的呀！

賽先生在今日這般可憐的中國社會狀況下，是不能發生一般人預期的神通的，因爲賽先生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不是一個上帝，今日中國高唱賽先生名字的人，却把他喊成耶穌基督了。

至於賽先生在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中就不能盡一點幫助的功用麼？

那倒不然！社會科學明顯的在今日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它是領導這個運動的理論的嚮導，是鬥爭的一種有力的戰術，就是自然科學依然在這運動中，在某些鬥爭的場合，仍用得着它，它仍可以發揮一些作用，但不是有了它，中國就能像受魔術的一樣，一夜就變成功了。

正確估計起來，自然科學者在當前救亡工事中，能盡一些什麼作用呢？要說得更具體啊！

我覺得生活教育第三卷第一期上，那一篇『國難教育方案實施辦法草案』，『大學之部』，『關於理工學院』那一部份，頗可供給許多學習自然科學的朋友們去參考。現在我讀給大家聽罷！

- 『一、製造毒氣，防毒器具，防空器具，救火器，軍用品，戰時用品。
 - 二、研究變更平時工廠爲戰時工廠的問題。
 - 三、修理鐵路汽車，汽船，軍艦，電話電綫無綫電，飛機及槍械，
 - 四、架設輕便鐵道，裝置電話電綫，裝配汽車，飛機。
 - 五、編製防毒常識防空常識等小冊子。
 - 六、測量地形及其他有關軍事的工作，如戰壕地窖的挖掘等。』
- 自然這裏也許還說得不够，不過，我們把它作爲一個例子看時，自然科學在

這些方面都用得着。但這裏也同時告訴了我們，自然科學的作用在今日的中國不過在幫助我們和民族敵人抗戰中，盡一點技術作用而已，不能比這更大。離開了這一種目的，空喊自然科學救中國那是萬分荒謬的。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我們對於賽恩斯先生，是萬分歡迎的。但他什麼時候才能被我們邀請到家呢？那就是我們能有了一個能讓他展佈雄才的社會的時候。中國現在離技術改造的時候，恐怕還遠罷！在當前的社會關係下，技術是無法改造的。一切賽先生的忠實門徒們！你們目前的任務是在救亡中負起戰鬥的工兵的職責呀！我們大家一塊去創造中華民族生存的條件罷！

街頭講話

每冊實價捌角整

著者 柳 湜

發行者 柳 湜

總經售 生活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三六年四月
一九三七年三月

0/100

中

組

定價

1.20